

『美食不会骗人，
每个人在它面前，
都会露出本性。』

马伯庸 著

THE
JOURNEY TO
THE SOUTH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一章

咔嚓！咔嚓！咔嚓！

火镰一下下砸在燧石上，迸出一连串耀眼的火星儿，钻入干燥的苔藓堆中。

微弱的火点如雨后蘑菇一般纷纷冒头，很快接连成一片明亮，迅速蔓延到周围的枯叶之上。枯叶们惊恐地蜷曲起身躯，活像一群奴隶遇见君上。与此同时，一口悠长的气息从侧面吹过，火势陡然高涨，几乎要从青铜质地的烤槽里溢出来。

此时天色将晚，槽内火光映出一张男子的胖圆脸。面相约摸三十出头，白皙的双颊高高鼓起，双眼在热力刺激下眯成一条线，好似一头打瞌睡的肥狸猫。

眼看火头旺起来，这胖子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鼻头沾的星点苔藓，回头喊道：“开杀！”

在他身后的军营门口，一面“汉”字旌旗下方一字摆放着十几只野兔和土雉。士兵们听到指示，立刻掏出刀子，开始宰杀猎物，褪毛剥皮。

“肉块的大小要切均匀！串起来要肥瘦相间！”

胖子大声叮嘱了几声，然后小心翼翼地身旁竹筐里取出几枚炭块，一一喂给槽火。这些灰白色炭块蕴含着惊人的热力，一投入火中，温度很快变得炙热。

胖子满意地拍拍手，转头高喊：“赵尉史，先把我那两串拿来！”一个老吏模样的中年人几步赶过来，手里递过两根细竹签。竹签上串着四枚血淋淋的新鲜兔腰，一看就是刚挖出来的。

“唐县丞，这是您要的……”

赵尉史话没说完，胖子一把抢过竹签横置在火槽之上，确保腰子正下方是火头最旺盛的位置，然后一屁股坐地上，就这么托着下巴、一脸虔敬地守在烤架旁。

赵尉史刚刚担任尉史不久，总觉得堂堂一位大汉豫章郡番阳县的县丞，居然亲自上手烤肉，未免太不成体统。可这位叫唐蒙的上司，对官员体统似乎并不在意，更在意的是火候。只见他不时拨动槽内精炭，或者转动竹签，偶尔还费力地弯下大肚脯，用嘴去吹上一吹火，比批阅文书还上心。

过不多时，县兵们聚拢过来，每个人手里都捏着十来根竹签，上面串着大小不一的兔肉和雉肉块，都是最新鲜的活杀，颜色粉嫩，甚至还滴着血。

唐蒙仔细地一一查验，谆谆教导：“兔肉质柴，要先抹点脂膏，放两侧闷烤；雉肉质嫩，搁中间焦烤。烧烤上应天时，下合物性。若是错乱了，可是要遭天谴的。”他絮叨完了，终究不放心，索性霸道地抢过所有的肉签，亲自一根根往火槽上摆。

赵尉史心虚地看看周围，忍不住劝道：“唐县丞，咱们毕竟是来打仗的，这么吃……合适吗？”

要知道，他们这支县兵此时并不在番阳县，而是在南部边境参与一次军事行动。这才刚刚抵达一天，唐县丞就公然在军营前烧烤，未免太高调了。

唐蒙满不在乎道：“王主帅刚才不是传令诸营埋釜造饭么？我们是遵令行事。”赵尉史皱了皱眉头，别的营头都是酱菜汤加掺麸子的硬麦饼，谁会在营门口这么精雕细琢地烤肉？如果敌人突然袭击，岂不危险？

唐蒙一边翻弄着肉串，一边哈哈大笑：“老赵你真是瞎操心，这仗啊，根本打不起来。”

赵尉史一怔，他们千辛万苦来到边境，不是为了打仗吗？别说他，就连周围的县兵们都露出疑惑表情。唐蒙见肉串还要烤上一阵，索性伸直手臂，指向南方：“你们看见那道山岭了吗？”

众人顺着他手臂看去，只见远处是一道巍峨苍翠的山岭，山势连绵不断，宛若一道巨大的长城横亘在视野之中。

“那道山岭叫做骑田岭，地势险要，只有一条阳山关可以通行，是南越国和咱们大汉的分界线——南越国你们知道吧？”

有人点头，有人摇头。

唐蒙索性拿起一根竹签，在槽边的土地上一边划拉一边说起来：

“这个南越国啊，是南边的一个小国。它跟咱们大汉之间，被五道莽莽山岭所分隔。这五岭分别叫做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和都庞岭，从豫章郡一直绵延到长沙国，几乎挡住了大半个大汉南境。”

随着解说，竹签在泥地上划起线条来。这些线条简洁明了，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五座山岭的大体走势。这些山岭彼此相联，如同一条张牙舞爪的狰狞长龙。紧接着，竹签又在龙身下方勾了一个“汉”字，上方勾出“南越”二字。于是泥地上显现出一幅下北上南的地理图，如同拨云见雾，让整个汉南格局一目了然。

唐蒙把竹签子往南越境内狠狠一戳，那签子竟立在了土地之上。

“本来呢，南越国是大汉藩属。可最近南越王蠢蠢欲动，居然打算称帝，跟咱们大汉天子平起平坐。朝廷哪里受得了这个，特意派了大行令王恢来兴师问罪……”

他正说着，那四枚兔腰突然滋滋冒出油来，几滴醇厚的浊脂落入槽中，在火中发出悦耳的“滋啦”声。唐蒙从腰间小布袋里抓出一撮黄褐粉末，这是用粗盐与花椒磨碎的混合物。他倒转握拳，细细搓动，只见粉末从指缝之间缓缓漏下，均匀地撒在半熟的腰子上，这才继续道：

“……你们仔细想想，大行令这次带的什么兵？都是会稽、豫章两郡的县兵，一个长安来的精兵都没有。你说就咱们这样的乌合之众，打得过谁？”

众人惶恐摇头。唐蒙双手一摊：“所以嘛，朝廷派咱们来，压根根本没指望打仗，只是多调点人，打算吓唬一下南越国而已。。”周围的人听罢，俱是松了一口气。这些县兵其实都是普通百姓，一提打仗就哆嗦。如今听自家县丞一番自嘲，才算如释重负。

唐蒙熟练地把腰子翻了一面，对赵尉史笑道：“老赵，别杞人忧天了。天塌下来，有一两千石的大官们顶着。咱们既然出来了，只管安心享受就好。”这时烤槽上的腰子开始散发出浓郁的焦香，他又趴到槽边，狠狠地吹起气来。

赵尉史抚了抚额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下意识环顾四周，忽然发现一桩古怪：

此时阳山关外的山头，几乎都被诸县汉军占满，每一处高地都飘起了炊烟，那应该是其他营头在埋釜造饭。骑田岭气候太过潮湿，木头和树叶里的水气特别重，一烧火就浓烟滚滚，格外醒目——唯独唐县丞起的这个火头，虽说炽热无比，烟气却几近于无。

“唐县丞，咱们营的这个火头，怎么不怎么冒烟呐？”他好奇问。

唐蒙大为得意，一指槽底：“老赵你不知道，我带来的这几块炭，叫做桑炭，是用桑树闷烧出来的精炭。无烟无焰，火力强盛，乃是烤炙上品。”他炫耀似地拿起那两串兔腰子，只见表皮焦黄，上缀一层细粉，隐隐有花椒的香气传来。

他轻轻冲竹签吹了一口气：“而且这桑炭还有一个妙处，用它烤出来的肉会带有一股桑木香气，滋味妙美——来，你先尝一口？”

赵尉史迟疑地接过一支竹签，张嘴一咬，口腔内顿时汁水四溅。这腰子烤得外焦里嫩，腥鲜交错，一股极致的脂香从口腔直冲头顶，几乎要把脑子融化掉。待到油味稍散，赵尉史细细再一咂巴嘴，舌头上还残留着一层辛香与椒香，回味无穷。

但快感过后，袭上心头的却是一种沉重的罪恶感。烤个腰子而已，又是配桑炭又是沤

椒盐，未免奢侈太甚！赵尉史忍不住内疚起来。

唐蒙坦然拍了拍肚腩，发出醇厚的砰砰声：“奢侈过甚？你想想，天下至真者，莫过于食物。好吃就是好吃，难吃就是难吃，从来不会骗你。咱们要不精心侍弄，怎么对得起人家？”

赵尉史觉得这是歪理，可又不好反驳，只好低头默默把另一个兔腰也吞下去，香得他又是一阵哆嗦。一抬头，唐蒙已经迅速干掉了另外一串，重新回到烤槽之前。

槽上那一大把肉串陆陆续续都熟了。在唐蒙的细心呵护下，每一串都烤得恰到好处，外焦里嫩。县兵们排起长队，每人分得两串，一串兔肉一串雉肉，再拿一块麦麸饼。

“老赵啊，这里的野雉肥得很，膏脂丰腴，我告诉你怎么吃才不浪费。”

唐蒙热心地拿起一个麦麸饼，从中间掰开，举起一根雉肉倒转，让还未凝固的肉油滴落下来，浸入麦饼的芯儿中。滚烫的油脂迅速渗透下去，粗白色的麦芯儿很快被染成深褐色。

赵尉史看看左右，发现那些县兵都这么吃，手法很熟练。唐县丞在番禺做了五年县丞，估计这些人早被这位老饕“教化”。他索性把心一横，如法炮制，闭着眼睛享受起这罪恶的快感。

别说，被肉油这么一浸，麦麸饼的粗粝口感变得绵软，嚼起来毫不扎嘴。赵尉史又咬下一口兔肉串，烤得很干，颇为耐嚼，有一股闷闷的香味，忍不住发出一声满足的呻吟声，浑然忘我。

唐蒙分发完烤串，坐回到军营前的火槽前。这样肉串可以随手放在槽上，保持温度——这是县丞的小小特权。他吃一口麦饼，就一口雉肉，待吞咽下去之后，再拿起兔肉串咬一口，慢慢咀嚼，双眼百无聊赖地望向远处那道翠绿山岭。

此时天色几乎完全暗下来，夜幕遮蔽了骑田岭的大部分细节，只保留了它高耸险绝的轮廓，黑暗中，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峻气质。泥土里那幅随便划拉的地图，在昏暗中隐隐浮现成一片模糊的图景，仿佛在提醒着唐蒙，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中原人所不熟悉的陌生世界。

听说岭南的风土别具一格，有很多中原难得一见的食材，不知吃起来是什么滋味啊……唐蒙忍不住在脑海中浮想联翩。

他正自想象，突然发觉营地的北坡下方，有几处灌木丛剧烈地摇曳起来。唐蒙心生警惕，赶紧把最后一口雉肉吞下，定睛去看。下一个瞬间，十几个人影从树林里猛然蹿出来，这些人身披褐衫、下着短绔，右肩缀着几根羽毛。

“南越兵？”

唐蒙立刻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冷汗不由得“唰”地冒出来。他刚跟手下夸完海口说不会开战，敌人就来袭营……不对啊，汉军在北，阳山关在南，怎么南越兵却从北边摸过来了？

唐蒙正要回头示警，不料一个南越将军几步冲上坡顶，拔出铜剑就要刺他肚子。

唐蒙身子肥胖不及闪避，情急之下飞起一脚，狠狠踢向火槽边缘。脚尖儿恰好套进把手，把整个烤架凌空掀翻。那些还未燃尽的桑炭碎渣，一下子飞散开来。其中一块火炭高高弹起，正好砸在那逼近的军官脸上，“滋”的一声皮肉紧贴，令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唐蒙知道此时若是退了，肯定跑不过对方，索性合身扑了上去，利用体重优势一下子把那军官扑倒在地。后者脸上痛极，陡然又被这一座肉山压住，登时动弹不得，连铜剑都丢去了一边。

更多的火炭，滚落在草坡之上。这一带野草丰茂，枯枝遍地，被这些炽热的碎片一滚，山坡上登时冒出七、八条赤蛇。它们游走于草木之间，所到之处无不火光四起。一会儿功夫，两人便被浓密的烟雾所笼罩。

那军官兀自挣扎，唐蒙不懂搏击，只得死死把他压住。随着烟雾越发浓密呛人，两人

渐渐都没了力气。唐蒙的右手无意中触到对方腰间，如深陷绵软泥中。他急忙抽回手，手上湿哒哒的，似乎沾了一手软泥，同时鼻子嗅到一种令人心生愉悦的气味。

“好甜！”唐蒙迷迷糊糊的，冒出了一个古怪念头……

一条青筋，在王恢的额头轻轻绽起。

身为大行令，王恢的日常职责是处理朝廷与藩属之间的关系，什么麻烦事都见过了。可此刻望着跪在下首的两个人，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跪在左边那位，是南越国的一个左将，他的右脸颊上有一大块触目惊心的新鲜烫伤，身子不时因疼痛抽搐着；跪在右边那位，是这次跟随自己南下的番阳县丞，胖乎乎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活像只蜀中貔貅。

在他们身后，是一大片烧得乌秃秃的山丘，至今仍有余烟袅袅。一座军营孤零零地矗立其上，活像黑狗身上的一块斑癣。

一个时辰之前，王恢正在中军大帐研究舆图，突然接到消息，说汉军一处营地突燃大火。他急忙率中军精锐赶来救援，没费多大力气便生擒了这一小批南越兵，顺手救下死死压在南越军官身上的唐蒙。

这场小小的胜利，却让王恢很烦躁。

他这一次率军到骑田岭，只是摆出姿态施压而已，没打算真开战。但如今人家公然袭击你的军营，如果追究，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如果不追究，有损大汉颜面——左右为难，可真是个烫手芋栗！

思忖再三，王恢决定先对付左边的麻烦。他用马鞭一指那个南越军官，居高临下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黄同，在南越军中担任左将一职。”军官老老实实回答。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佣兵，阔鼻厚唇，中原音讲得很流利。

“你一个藩国裨将，居然敢公然袭击天军营寨，到底是受何人指使？”王恢厉声质问。黄同吓得连连叩首：“在下冤枉，冤枉……”

“冤枉？这军营难道不是你烧的？”

黄同哀声道：“真不是啊，明明是这位……”他看了眼身旁的唐蒙，唐蒙立刻跳起来大叫：“我那是无畏牺牲，阻止你们去袭击中军大营！”

他胸口一挺，显出大义凛然的模样。黄同慌忙解释道：“下官原本是在骑田岭以北巡哨，没想到天军乍临，把阳山关前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急切想寻个空隙，撤回关内，无意中撞进了这位将军的防地。下官只有归家之意，实无挑衅之心啊！”

王恢冷笑：“无意撞进来？我军连营数十里，你为何偏觉得那里是空隙？”

黄同也是一脸茫然：“下官在傍晚时分仔细观察过。骑田岭北侧的山丘之上，皆有汉军炊烟飘过，唯有此处没有。下官以为这里并无天军驻守，遂带队趁夜钻行，哪知道……”他叹了口气，把脑袋垂下去。

王恢把视线挪到唐蒙身上：“唐县丞，我记得那时传令诸营就地造饭，为何唯独你的营中不见炊烟？”唐蒙立刻来了精神，眉飞色舞道：“因为下官带了几斛桑炭。这种炭乃是用桑木闷烧而成，不烟不焰，热力健旺，烤起肉来那真是……”

“等一下！”王恢打断他的话，感觉第二根青筋也绽起来，“你在军营里烤肉？”

“没有，没有，是军营门外烤的，我们自己打的野味。”唐蒙怯怯解释了一句。

“你哪来的烤槽？”

“呃，自己带的……”

王恢大怒：“临阵接战，军中饮食以速为要，你居然慢悠悠地去打野味烤来吃！万一贻误了军机怎么办？”唐蒙慌忙伏地请罪：“王令您既然打算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我……对，我想让士兵吃得饱些，好有力气长期对峙。”

“谁跟你说我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三 “如果朝廷有心开战，应该派一位将军来。大行令您是负责邦交事务的，带着一群县兵，能打得过谁呀……”

第三根青筋终于在王恢的脑门成功凸起。

他确实没指望这些临时征调的县兵打仗，但……这种事不必公开讲出来吧？

王恢正要出言呵斥，唐蒙却忽然转过头去，看向黄同，抬起右手。黄同以为他要扇耳光，吓得一缩，然后才看到，这只肥厚的手手上沾着一块黑乎乎的污泥。

唐蒙对黄同道：“其实你不是在阳山关的北部巡哨，而是刚刚从东边赶回来的吧？”黄同脸色登时一一僵：“胡说！”唐蒙把手指凑到自己面前，先用鼻子嗅了嗅，然后伸出舌头，津津有味地舔了一下。

这个举动，让在场所有人面色大变。就在王恢爆发之前，唐蒙赶紧恭敬道：“王令明鉴，这不是污泥，而是仙草膏啊。”

王恢脸色铁青：“你在说什么？”唐蒙道：“闽越之地有一种仙人草，也叫草粿草。此草晒干之后，煎取汁液，与米粉同煮，放凉便会凝成玄色软膏，叫做仙草膏。其性甘凉，可解热毒，是闽越人穿行山林的必备——即是此物了。”他说得口水几乎都要流出来。

“然后呢？”王恢感觉自己的耐心即将耗完。

“我适才与黄左将缠斗之时，无意间沾了满满一手。想必是黄左将也嗜好此物，随身携带。”

唐蒙伸手一扯黄同的布腰带，上面果然还沾着几块黑渍。

“这仙草膏风味绝美，只是难以久存，不出三日必会发酸。所以闽越国之外，几乎没什么机会吃到。”说到这里，唐蒙再次把那根指头竖起来，啧啧道：“好在黄左将身上带的仙草膏只是微酸，尚可入口。”

王恢听到最后一句，陡然怔住了。

闽越国在南越国的东边，也是个不安分的小藩属。仙草膏是闽地独有，三日即会酸坏。黄同既然随身携带此物，且还未发酸，岂不说明此人刚刚从闽越返回？

身为大行令，他敏锐地嗅到了一丝阴谋的气息。

唐蒙见王恢反应过来了，索性蹲下身子。之前在泥地上划拉的那张五岭格局图还在，他拿起树枝，在上面又添加了几笔线条，在“汉”与“南越”的左侧勾勒出“闽越国”的边境轮廓。然后那树枝从闽越边境划了一条线，直接连到骑田岭的位置。这一下子，黄同的行动路线就变得十分清晰。

在汉军与南越军对峙的敏感时刻，一支南越国的精锐小队从闽越国返回阳山关。王恢意识到，这个黄同只怕身上肩负着什么重要的外交使命。

不过刚才卫兵搜查过他全身，并无任何简片丝帛。王恢沉思片刻，突然对黄同道：“闽越王捎给南越王的口信，可是约定互尊为帝，联手抗汉么？”

黄同猝然被问，不由“啊”了一声，旋即醒悟，赶紧把嘴巴闭上。可惜为时已晚，他那一瞬间的失神，已然暴露出足够多的信息。

王恢冷哼一声，没有再多问什么，吩咐手下把黄同拖走。接下来的审讯干系重大，得回中军大营才能继续展开。他望向下首的唐蒙，眼神一时变得复杂。

这家伙私设烧烤，违背军纪，论律本该重罚。但他却阴错阳差抓到了黄同，而且还从仙草膏这个细节，牵扯出两国勾结的大阴谋。真不知道这胖子到底是福缘至厚，还是大智若愚。

王恢一甩袖子，语气和缓了些：“唐县丞，你肆意妄为，本该军法从事。不过念在你擒获敌使，姑且功过相抵。接下来，你可要更加用心才行。”

“谨遵王令吩咐。”唐蒙乐呵呵地深深一揖，然后抬起头，讨好似地问道，“……那我，能不能搜一下？”

“搜什么？”

唐蒙一指那支垂头丧气的南越小队：“除了黄同，其他人身上说不定也携有仙草膏。能不能容下官搜检一下，献与王令品尝？”

第四根青筋在王恢额头猛然拱起，他狠狠瞪了一眼唐蒙，没好气地一摆手：“我不要那鬼东西！你想要便自己留着！”

一个水刻之后，王恢押解着南越国的俘虏离开，而唐蒙则心满意足地提着一个布袋回军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运气很好，有四个南越斥候腰间的竹筒没有损毁，里面的仙草膏保存完好，被他统统倒进袋子里，

番阳县兵们关切地围拢过来。他们不太理解唐县丞的古怪性格，但如果一个人总是能带来美味的食物，自然而然会赢得其他人的敬爱，这一点人类和其他动物并无区别。

唐蒙把手里的袋子晃了晃：“今天你们有口福。我记得西边那个山头，好像有个野蜂窝，你们去几个人，设法刮些蜂蜜回来，浇在这仙草膏上味道绝美。”

他让一个县兵转过身，拿起一块残炭，在其背襟上画了几笔，权当指引。这县兵带着几个同伴，喜孜孜地离开了。唐蒙小心翼翼地打开布袋，把仙草露倒入一个陶盆。这东西颤巍巍的，很容易碎掉，必须仔细侍弄。

赵尉史凑过去，小心地问王令到底怎么说？唐蒙笑呵呵道：“王令说我功过相抵，真是最好不过。”赵尉史大为不解：“您擒贼的功劳都给抵没了，这也算好事？”

唐蒙“啧”了一声：“老赵，这你就不懂了。过大于功，要受罚挨打，不合算；功大于过，下回上司有什么脏活累活，第一时间会想到你，也是麻烦多多。只有功过相抵，上司既挑不出你的错，又不敢大用，才能落个清静。”

赵尉史更不懂：“别人天天盼望建功升官，怎么唯独唐县丞你避之不及？”

唐蒙不屑道：“升官有什么好？前朝有个宰相叫李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历不厉害？到头来被推出去杀头，临死前对儿子说，很想念父子俩一起牵着黄犬出东门的悠闲日子——我干嘛不一步到位，直接去东门溜狗？”

“那您就打算……一直做个县丞啊？”

唐蒙一拍胸口，更加理直气壮：“夫唯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孝文、孝景二帝提倡黄老，讲究无为而治。我这么做，是为了缅怀先皇，遵其遗志。”

赵尉史没想到，这位县丞能把胸无大志说得如此雅致，一时无语。

很快县兵们抱回一大块野蜂巢。唐蒙从里面抠出蜂蜜，直接浇在陶盆里面，给众人分食。唐蒙收缴的仙草膏不算多，每人只能分上小半勺。但对这些县兵来说，已是极难得的奢侈，个个吃得心驰目眩，神意洋洋。

赵尉史犹犹豫豫地尝了半勺，仙草膏那顺滑的口感，配合着蜂蜜的甘甜，一瞬间包裹住整条舌头，不由得精神一振、疲乏全无，一种升仙的错觉潜然滋生。

他对唐蒙的话，忽然有了一丝理解。如果每日都能有这样的体验，确实要比做官开心多了。赵尉史花了好久，才从回味中清醒过来，耳畔忽然听见一片参差不齐的酣畅歌声。

其中带头领唱的县丞声音醇厚响亮，语气里满满的全是幸福：

“人生不满百，莫怀千岁忧，黄老独清静，脂膏复何求。”

唐蒙一指那支垂头丧气的南越小队：“除了黄同，其他人身上说不定也携有仙草膏。能不能容下官搜检一下，献与王令品尝？”

第四根青筋在王恢额头猛然拱起，他狠狠瞪了一眼唐蒙，没好气地一摆手：“我不要那鬼东西！你想要便自己留着！”

一个水刻之后，王恢押解着南越国的俘虏离开，而唐蒙则心满意足地提着一个布袋回军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运气很好，有四个南越斥候腰间的竹筒没有损毁，里面的仙草膏保存完好，被他统统倒进袋子里，

番阳县兵们关切地围拢过来。他们不太理解唐县丞的古怪性格，但如果一个人总是能带来美味的食物，自然而然会赢得其他人的敬爱，这一点人类和其他动物并无区别。

唐蒙把手里的袋子晃了晃：“今天你们有口福。我记得西边那个山头，好像有个野蜂窝，你们去几个人，设法刮些蜂蜜回来，浇在这仙草膏上味道绝美。”

他让一个县兵转过身，拿起一块残炭，在其背襟上画了几笔，权当指引。这县兵带着几个同伴，喜孜孜地离开了。唐蒙小心翼翼地打开布袋，把仙草露倒入一个陶盆。这东西颤巍巍的，很容易碎掉，必须仔细侍弄。

赵尉史凑过去，小心地问王令到底怎么说？唐蒙笑呵呵道：“王令说我功过相抵，真是最好不过。”赵尉史大为不解：“您擒贼的功劳都给抵没了，这也算好事？”

唐蒙“啧”了一声：“老赵，这你就不懂了。过大于功，要受罚挨打，不合算；功大于过，下回上司有什么脏活累活，第一时间会想到你，也是麻烦多多。只有功过相抵，上司既挑不出你的错，又不敢大用，才能落个清静。”

赵尉史更不懂：“别人天天盼望建功升官，怎么唯独唐县丞你避之不及？”

唐蒙不屑道：“升官有什么好？前朝有个宰相叫李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厉不厉害？到头来被推出去杀头，临死前对儿子说，很想念父子俩一起牵着黄犬出东门的悠闲日子——我干嘛不一步到位，直接去东门溜狗？”

“那您就打算……一直做个县丞啊？”

唐蒙一拍胸口，更加理直气壮：“夫唯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孝文、孝景二帝提倡黄老，讲究无为而治。我这么做，是为了缅怀先皇，遵其遗志。”

赵尉史没想到，这位县丞能把胸无大志说得如此雅致，一时无语。

很快县兵们抱回一大块野蜂巢。唐蒙从里面抠出蜂蜜，直接浇在陶盆里面，给众人分食。唐蒙收缴的仙草膏不算多，每人只能分上小半勺。但对这些县兵来说，已是极难得的奢侈，个个吃得心驰目眩，神意洋洋。

赵尉史犹犹豫豫地尝了半勺，仙草膏那顺滑的口感，配合着蜂蜜的甘甜，一瞬间包裹住整条舌头，不由得精神一振、疲乏全无，一种升仙的错觉潜然滋生。

他对唐蒙的话，忽然有了一丝理解。如果每日都能有这样的体验，确实要比做官开心多了。赵尉史花了好久，才从回味中清醒过来，耳畔忽然听见一片参差不齐的酣畅歌声。其中带头领唱的县丞声音醇厚响亮，语气里满满的全是幸福：

“人生不满百，莫怀千岁忧，黄老独清静，脂膏复何求。”

第二章

蝉鸣阵阵，如沸如羹。

王恢捏住毛笔，在竹简上写下一行指示。不防一滴汗水从额头滚落，恰好落在墨字之上，将其洇成一个小黑团。他懊恼地用小臂擦了擦脑门，从口中吐出一口暑气。

汉军在阳山关前与南越国已对峙一个多月了，眼见到了六月底，天气日渐炎热起来。对一个燕地出身的人来说，南方这种湿热实在难熬。一贯注重仪表的王恢，也不得不在办公时改换成一件无袖短褂。

他拿起刀来刮掉墨字，正要重新提笔凝神，忽然一个亲随从外面走进来，在他耳边访了几句。他脸色微变，连忙起身出去。

王恢匆匆来到军营门前，见到一位白袍公子正站在辕门之下，饶有兴趣地观察门上的一只黑色鸣蝉。这公子不过二十多岁，眉目锋锐，尤其是脖颈挺拔细长，有如一只长鹤立于浅滩。

“《大雅》有云：五月鸣蜩，六月精阳。久闻岭南物种长大，没想到连蝉也比中原大了一圈，真是开了眼界。”白袍公子缓缓感慨了一句，这才把视线移到王恢身上，微微一笑：“在下庄助，自长安奉陛下钦命而来。”

王恢闻言一惊。“庄助”这个名字来历可不小，他是辞赋家庄忌的儿子，年纪轻轻就被皇帝拔擢为中大夫，随侍左右，乃是朝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王恢不敢怠慢，连忙施礼，可庄助却站在原地不动，嘴角含笑。

王恢开始还觉得诧异，等到目光对视片刻，才意识到自己如今正披着一件短褂，双臂裸露在外面，有如蛮夷。反观人家，大热天的依旧把深衣裹得一丝不苟，白皙的面颊不见一滴汗水。

衣冠不正，不可执礼。庄助这是在隐晦地批评他，身为朝廷命官，岂可如此袒露肉身。王恢顿时尴尬，赶紧回到卧榻旁换回官袍。

换得袍子，两人这才进了大帐，各自跪坐。王恢吩咐随从端来一杯解暑的蔗浆。庄助正色推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我身负皇命，要时刻保持清醒，只要喝清水就够了。”

这一会儿功夫，王恢就碰了个两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只好换了杯温水给他——这水不是烧温的，而是从河水里打出来就这样——庄助这次举杯一饮而尽，可见他其实也渴极了，只是要极力维持住风度。

王恢暗暗有些好笑，面上却依旧肃然：“庄大夫此来，可是为了之前那条奏报之事？”

一个月之前，王恢擒获了南越密使黄同，从他嘴里问出一条惊人消息：“闽越国暗结南越国，欲支持其称帝。”他立刻遣使飞报长安，原以为皇帝会回信指示方略，没想到陛下居然干脆派来一位心腹之臣前来宣旨。

庄助缓缓把杯子放下：“之前王令送去的奏报，陛下十分重视。他有口谕在此，内不稳则外不靖，您在骑田岭的应对甚为妥当。”

“陛下年方不过二十一岁，却毫不操切，深谙韬光养晦之道啊。”王恢真心诚意赞叹道。

当今天子是六年之前登基的，可秉政的一直是窦太后。今年五月太后去世之后，各方势力皆在蠢蠢欲动。对刚刚亲政的年轻皇帝来说，首要任务是维持长安朝堂的稳定，至于

边境藩属，姑且镇之以静，这是最稳妥的应对。

“闽越也罢，南越也罢，不过是两只夏日飞蝗，趁热鼓噪罢了。一俟秋风吹至，迟早灭之。”庄助冷笑一声，习惯性地把手按在剑柄之上。

若换了别人说这话，王恢只当是吹牛，但庄助却未必。三年之前，闽越国进攻东瓯国，东瓯向大汉求援。正是庄助力排众议，只身一人赶至会稽，手刃了一个不服命令的司马，逼迫会稽太守出兵，一举吓退了闽越国，大得朝野赞赏。

这年轻人看着文弱，骨子里的狠劲可不容小觑。皇帝这次派他来，想必也是有用意的。王恢心想。

“那么……陛下可还有其他指示？”

庄助喝干了第二杯水，淡淡道：“我来之前，已经说服闽越国具表请罪，国主答应送世子到长安去做质子。”

王恢一惊，差点直起身子来。他竟是先解决了闽越国才来的？这效率也太快了吧？庄助淡淡一笑，仿佛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接下来，我会前往南越国宣谕，让他们也知难而退。”

王恢点点头。闽越只是小国，真正难对付的，是这个雄踞岭南的南越国。如果通过外交手段，让南越王主动打消称帝的念头，是最好不过。不过他看看庄助身后，并无随从仆役，亦无旗仗鼓吹，不太像是一个使团：“就你一个人去？”

“没错，就我一个。”庄助傲然道，“南越窃据帝号，这一次我代表陛下去面斥其僭越，一人一旄节足矣。”

王恢在心里“嘿”了一声，大概猜出庄助的心思了。

近年来，长安的一些年轻郎官热衷于出使各种外邦藩属，要么说几句硬话狠话，要么动剑动刀乃至杀人，动静越大越好。只要他们能活着回朝，便可以博得一个强项刚直的美名。

当然，王恢不会蠢到直接讲出来，苦口婆心提醒道：“南越国可不比闽越国那种小地方，那是坐拥三郡的大国，民风彪悍，朝堂形势复杂，而且最近十几年来对大汉的敌意越发深重。庄大夫这趟差事，恐怕会相当凶险啊。”庄助笑起来：“说来正好有一事相求。

在下从长安走得急，没带什么得力的手下在身边。这次想从王令这里借两个人随行。”

王恢心想你刚刚还趾高气扬地说一人足矣，这就来找我借人了？忙问是哪两个人？

“一个是那个被俘的南越左将黄同，我缺一个熟悉南越情形的向导，用他正好。”

王恢表示没问题。该审的都审完了，这个人留下来也没什么价值，这次正好让庄助带回南越，也算是释放善意。

“庄大夫确定，他会为大汉所用？”

庄助嘴唇微微一翘：“他既交代了闽越和南越结盟的机密，便再没有回头路了。”王恢哈哈一笑，这位庄大夫的手段果然够狠辣，又问：“还有一人呢？”

庄助道：“王令在奏报里提到，黄同的身份之所以被识破，是因为他随身携带唯有闽越才产的仙草膏。不知是您麾下哪位幕僚目光如炬，我这次出使，正需要这么一位伶俐人随行臂助。”

王恢的表情一瞬间变得尴尬：“这个……不是我的幕僚，看破此事的，乃是豫章郡的一个县丞。”

说完他把唐蒙的事讲了一遍。庄助听完，微微眯起眼睛：“这个人有点意思啊，竟然现场能画出一幅五岭形势图？那图还在么？”

“哦，他用树枝在地上随便划拉出来的，早磨没了。”

庄助正色道：“舆图之术，讲究分率望准、高下迂直，非胸有丘壑者不能为之。此人能随手绘出，还籍此判断出敌人行进路线，可见于这一道十分精通，正是我急需的人才，王令可否把这位贤才让给我？”

王恢叹道：“此人确实有点小聪明，但口腹之欲太盛，行事不分轻重，恐怕会耽误大夫的事啊。”庄助轻笑一声，压根不信：“吃食无非是用来解饥果腹，怎么会有人沉迷于此？莫非是王令不忍割爱，故意贬损么？”

王恢一听这话，不好再劝了：“不如我叫他来一趟，庄大夫可以自行判断。若觉此人可用，我绝不阻拦。”庄助摆了摆手，从席子上站起来：“既然要考察真性情，便不要让他有所准备。我们直接去番阳县的营地一趟便是。”

他说走就走，王恢只好起身跟随。

番阳县的营地这里虽然之前遭过一场火灾，如今地面上又冒出星星点点的茵草，南国植被的恢复程度，着实惊人。两人抵达营地之后，发现只有赵尉史留守，唐蒙不在。

王恢的脸色登时沉下来，身为主官，居然不坐镇在营中，简直胡闹！他问去哪里了？赵尉史一脸惶恐地指向营地右侧下方的密林：“唐县丞去那边……呃，勘察敌情了。”

王恢冷哼一声，这种鬼话他一个字都不会信。他看了眼庄助，后者面无表情。两人让赵尉史带路，朝着那片密林走去。

这片密林是典型的岭南物候，圆柏和木棉相挨群立，上有藤萝连缀，下有灌木拱卫，浓密的绿意几乎把日头遮得照不进来。暑气和瘴气在林间结成无数肉眼看不到的蜘蛛网，让一切穿行的生灵都黏闷在其中。

赵尉史一边朝前走，一边喊着“唐县丞，唐县丞”。身后两人注意到，他的视线不是看向前方，而是往上瞟，心中无不升起浓浓的疑惑。他们在密林里走了一阵，赵尉史的呼哨总算得到了回应。

“在这呢。”

声音是从头顶的树上传来。两人刚刚抬起视线，突然听到“咔吧”一声树枝断裂，一团白乎乎的东西噗通掉在两人面前。庄助下意识从腰间拔出佩剑欲砍，却被王恢拦住：“等会儿……好像是个人……？”他再一看，不由得青筋绽起。

眼前躺在地上的的是一个仰面朝天的胖子，全身几乎全裸，只在腰间缠着一件犊鼻褌，肉乎乎的四肢摊开，白皙的肚皮朝天凸起，活像一只青蛙——不是唐蒙是谁。

王恢气得差点抢过庄助的剑，一下扎进他肚脐：“唐县丞，你不留守在营地，在这里做什么？”唐蒙一骨碌爬起身，一扬右手：“我，我是去抓这个了。”只见一条灰黑色的大蛇被他牢牢抓在后颈位置，正无力地摆动着尾巴。

两位主官同时往后退了一步，王恢叱道：“你为什么要上树去抓蛇？”

“这蛇叫过树龙，习性向高，不爬到树上很难抓到啊。”唐蒙的回答，似乎永远抓不住上司的重点。王恢眼皮一跳，几乎是咬着牙：“我是问你，为什么抓它！”

唐蒙兴致勃勃一手把大蛇提起来，一手顺着蛇脊往下一捋，蛇瞬间不挣扎了：“我听说把这玩意拿来炖汤，可以辟瘴去湿，祛风止痛，所以想抓一条尝尝味道。”

拿蛇来炖汤？这一下子别说王恢，就连庄助都有点绷不住了。中原从无食蛇的习惯，光是看那恶形恶相，就倒足了胃口，这家伙居然连这种鬼东西都吃？

庄助勉强压住胃部的不适，皱眉道：“你为何要吃蛇肉？”唐蒙回答：“岭南那边把蛇称为茅鱓，遇蛇必捕，不问长短，一律炖做肉羹。我想他们既然能吃，咱们也能——营地里的釜都架好啦。”

王恢赶紧喝道：“别废话！你快过来。这位是中大夫庄助，刚从长安赶到，要找你问话。”唐蒙连忙施礼，然后抬头喜道：“据说蛇肉可以舒筋活血，最适合长途跋涉之后食用，庄大夫有口福。”

说完他双手捏住蛇，往前一递。庄助陡然被一个狰狞蛇头顶到面前，脸色霎时变得煞白，整个人后退数步，一个趔趄差点被树根绊倒。

唐蒙这才意识到唐突，赶紧把蛇收回来，赔笑着解释道：“大夫莫惊，莫惊，这蛇的脑袋不是三角的，没有毒。”庄助略带狼狈地伸出双手，正了正头上的进贤冠，极力维持

着淡漠的神情。

王恢尴尬得想挖个坑把自己埋了，他虎着脸朝地上狠狠一指，唐蒙不情愿地把那条蛇放进草丛，算是让它逃过了一场鼎镬之灾。

见蛇被放走，庄助这才如释重负：“唐县……”可他只说了两个字，突然止住了。眼前这胖子赤条条的只穿一条犊鼻褌，双手抱臂，这么谈事委实不成体统。他皱皱眉头，一抖袍袖：“回营再说！”

于是三人从密林中离开，返回番阳县军营。唐蒙先换回一身深衣官袍，这才出来重新见过两位中朝官员。庄助不想再客套，直接开口道：““我听说你只靠一味仙草膏，就看破了黄同的身份？”

唐蒙谦逊道：“欲知大釜里的肉是否炖透，不必品尝，只消掀开盖子闻闻味道就够了。食物至真，从不骗人，下官侥幸揣测而已。不过……”

二 “不过什么？”

“不过当晚我们就把仙草膏吃光了。您若是问这个，现在可没有啦。”

庄助总算理解了，王恢额头上的青筋为何那么多。他脸色一沉：“唐县丞，你好歹也是朝廷官员，总是围着吃食打转，成何体统？”

唐蒙正色道：“下官可不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是为了大局才这么做的。”庄助一怔：“什么？这和大局有什么关系？”唐蒙道：“久闻百粤之地，食材甚广。只要设法搞清楚楚南越人都吃什么，就能估算出他们的粮草虚实。”

“那不至于亲自去吃…吃那个吧？”庄助努力不去想象一条蛇在汤里翻腾的景象。唐蒙一脸严肃：“孙子有云：食敌一钟 当吾二十钟。万一我军深入南越国境，需要就食于当地，多抓点能吃的食材，也是为王令运筹帷幄提供帮助。”

王恢忍不住冷哼一声，这家伙真敢胡说八道，为偷吃点东西把孙子都搬了出来。庄助伸手递给他一根树枝：“这骑田岭前的山势布局，你画一张出来我看看。”

唐蒙有些莫名其妙，看王恢面无表情，只好蹲下身子开始勾画。他的画工很拙劣，地面上满是凌乱线段，全无美感可言。可在庄助和王恢眼中，这图却再清楚不过了，曲者为峰，平者为谷，远近高低各有斜差，一会儿功夫，地上便显现出了骑田岭北麓的山势，简洁清楚。

庄助蹲下身子，用指头随便量了两座山头的距离，折算下来与实际远近差不多。这一点，连王恢中军里的那幅舆图都做不到。他一脸不可思议地抬起脸：“你之前专门测量过附近地势？”

唐蒙摸了摸脑袋，有些腼腆：“也没有，就是跑得多了，多少路程自然就熟谙于心。”

“你为何要跑那么多路？”

“这不是为了多找点食材……呃，是为了摸清南越军的粮草虚实嘛。”

庄助一阵无语，合着这家伙为了一口吃的，居然把前线山头跑了个遍。他若有所思地盯着这个胖子，心情有些复杂。

舆图这种技艺，易学难精。唐蒙只是走过几趟，就能把形势还原到图上，可见在这方面有着直觉般的天赋，这样的人可不多见。至于贪吃的缺点，倒也不是什么大罪过。

庄助沉思片刻，开口道：“我这一次奉天子钦命，要出使南越，如今身边还缺一个副手。你有没有兴趣？”唐蒙诧异地望向庄助，不是画舆图吗？怎么又跳到出使南越去了？

庄助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要求。唐蒙大袖一摆，干脆地回答：“承蒙大夫错爱，恕在下无能，难堪重任。”庄助以为他嫌官位太低，忍不住嗤笑了一声。中大夫的副手，可是有机会随侍皇帝左右，乃是升官的不二途径，这小县丞眼界忒低了。

“唐县丞，你可要想清楚。出使敌国，这本身就是莫大的荣耀。若侥幸有所建树，陛下更是会不吝封赏。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庄助强调了一句。

唐蒙正要开口，忽然面色一变，捂住肚子，“哎哟”一声整个人佝偻下去。庄助正要上

前搀扶，却见这胖子勉强抬起头，痛苦道：“哎呀呀，又犯病了……”庄助眼皮一跳：“什么病？”唐蒙一边揉一边说：“估计是感了瘴气，得了好几天了，没事就会犯一下。”说完又躺倒在地，连连喘息，大肚腩有规律地抖动。

岭南多瘴，罹患瘴气再正常不过。而瘴气之病，症状万千，唐蒙这病想什么时候犯，想什么时候好，全由他自诉，谁也无从验证真伪。

面对在地上徐徐滚动的唐蒙，庄助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他家学渊源，辩才无碍，面对什么人都可以辞锋滔滔。可偏偏遇到这种不要脸面的耍赖，却不知该如何应对。

他实在无法理解，都把立功机会送到嘴边了，怎么会有人拒绝？

在一旁的王恢注视着庄助脸色阴晴不定，心中有些紧张。三年之前，那个会稽的司马也是如唐蒙一般拒绝配合，结果被他一剑斩杀。这次庄公子会不会故技重施？那家伙虽访惫懒，一剑杀了也有点可惜……

还好，庄助的左手虽按在剑鞘上，右手到底没有动作。他盯了唐蒙半天，末了长长吐出一口气，淡淡对王恢道：“看来人各有志，不必强求。王令，我们回大营吧。”王恢看了唐蒙一眼，摇摇头，也转身离开。

待两人走远了，唐蒙这才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催促旁边的一个县兵：“赶紧！刚才那条蛇被我捋了一下脊梁骨，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赶紧去草丛里抓回来！”

县兵匆匆离开，唐蒙会到帐篷里，迫不及待地吧官袍脱下来。这鬼天气穿深衣，又在地上滚了那么久，简直要捂出白毛汗来。旁边赵尉史实在憋不住：“可以去长安做官啊！这么好的机会，您为什么要放弃？”

“屁！什么好机会！”

唐蒙拿起一块湿布，拼命擦拭脖颈后的一条厚肉：“那个庄大夫，一上来就先让我画图，还拿指头去丈量，可见是个特别挑剔的家伙。这种人做上司最麻烦了，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为了立功会不停地折腾。我如果跟着他出使南越，估计不被累死也要被烦死。”

“可是……那毕竟是一个京官，多辛苦都值了！”

“哎，老赵你还没明白吗？官秩越大，风险越高。长安城里每年被砍头的大官，加起来得有几万多石。同样是躺在地上，咱们活着躺下来不好吗？”

赵尉史知道自己这位上司歪理最多，默默闭嘴。唐蒙发完这一通议论，县兵已经把大蛇挑了回来。唐蒙一撸袖子，先把蛇身去了鳞皮和内脏，切成几段丢进大釜里头，又陆续放入姜片、野葱、夏菊、鲜蘑菇和一条浸满了醋汁的布条，开始炖起来。

赵尉史摇摇头，转身干别的去了。唐蒙自顾炖了一阵，掀开釜盖，只见浓褐色的汤汁咕嘟着密集小泡，肉段不时浮起翻滚，一股奇异的香味弥漫在整个营地中。番阳县兵们本来对蛇肉有点怵，但闻到这种异香，众人都颇有些意动。唐县丞别的不好说，对食物的品鉴没出过错，等一会儿又有口福了。

唐蒙见熬得差不多了，用木勺盛出一勺黏稠的羹汁，凑到嘴边刚咂摸了一口。赵尉史忽然匆匆跑过来：“唐县丞，中军来令，请您签收。”

唐蒙点点头，汤里还有一缕土腥气未散，得加点柑橘皮杀一杀。他盖好釜盖，从赵尉史手里接过文书。中军每天都发军令过来，无非是提醒夜间警惕、整饬军械云云，签个字缴回就行了。

唐蒙漫不经心地拿起一管毛笔，刚要在竹简尾部签名，却忽然“嗯？”了一声，嘴唇开始哆嗦起来。赵尉史发觉上司表情不对，凑过去一看，也倒吸一口凉气。

这赫然是一条叙功令，说番阳县丞唐蒙勇擒敌将，颇见锐意，特拔擢为大行令丞，参谋军机。

唐蒙可没被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唬住。他在长久的摸鱼生涯里，早练就出了敏锐的嗅觉。这与其说是叙功令，毋宁是一封绑架信。

他本是地方官员，如今多了这么一个“大行令丞”的头衔，便要受到军法节制。王恢可

以堂而皇之地把他指派给庄助：如果唐蒙拒绝接受任命，王恢可以用军法斩了他；如果他挑唆番阳县兵们鼓噪闹事，借故不去，王恢可以用军法斩了他；如果他称病，王恢可以挂控他托辞不前，用军法斩了他……

一力降十会，人家摆明了强行耍横，唐蒙纵有万般小手段也施展不出来。没想到那个文质彬彬的庄公子，居然出手会如此简单粗暴，甚至不屑于掩饰。

他沮丧地捏着竹简，一时间心乱如麻。赵尉史好心舀了一碗蛇羹过来，唐蒙木然拿起勺子尝了一口，却根本品不出味道。他的全副心思，都放在一个疑惑上。

“庄大夫到底看中我什么？”

“你到底看中他什么？”

在中军大营内，王恢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他不明白，庄助为何不惜用威胁的方式，也要把这么一个惫懒的家伙征调过来。

庄助正负手站在一张舆图之前。这是绘在绢布上的中军大图，精美雅致，只是地理关系不够精准，连山川走势都很含糊，只能观其大略。他听到王恢的问题，缓缓转过身来：“王令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一次去南越，是去沽名钓誉、赚取名声？”

他问的得这么直言不讳，反而让王恢有些狼狈。不待对方回答，庄助转过身来，双眸射出锋锐之光：“不瞒王令说，这一次在下出使南越，其实还负有一重使命……不，毋宁说，这才是在下此来真正的使命。”

王恢一听还有密旨，连忙挺直身体。庄助正色道：“自高祖、孝惠、孝文、孝景数帝以来，南越国不服王化六十余年，所凭恃者，无非是五岭天险而已。这次我去岭南的使命，是要窥其虚实、寻其破绽，为大汉凿空五岭，开创一条用兵坦途！”

他伸出拳头，重重砸在了案几之上，引带着王恢“嘶”地倒吸一口凉气。

好大的口气！好大的雄心！那五道山岭高逾百丈，横亘千里，如一条巨链牢牢锁住大汉南疆，历代诸帝无不望之兴叹。只要能破开这条锁链，那汉军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冲入岭南腹地，灭掉南越国，建立不世功业。

王恢惊讶地望向这个年轻人，从后者的灼灼眼神里看到一种急切的渴望。那是一种轻浮、凶猛、充满昂扬的欲望，比点燃了脂膏的火堆更炽热，比百炼的长剑更锋利。

这种眼神王恢很熟悉，如今长安的每一个年轻人，无论坊间无赖还是当朝郎官，无论府中小吏还是军中校尉，包括天子在内，都是这样的眼神。他们带着勃勃生机，像乳虎入林一般睥睨着每一只猎物，不惧犯错，不守陈规，不惮去抓住任何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这是弥漫整个长安的热切风气，而且与日俱浓。

王恢突然心生羡慕。自己曾几何时也是如此雄心勃勃。只可惜岁月不饶人，如今的他，只是在骑田岭前维持对峙，就已精疲力尽了。

“如此，在此预祝庄大夫此行顺利。”他半是恳切半是怅然地祝贺道。

“承王令吉言。”庄助微微收回身姿，收敛锋芒，“我既然要凿空五岭，身边正缺一个可以记录山川形势之人，把沿途地理默记于心，再绘制成图，进呈天子御览——王令该知道，施政用兵，有一份舆图有多重要。”

王恢微微点头，可他又皱眉道：“此人确实有些小聪明，只是心性轻浮，这么重要的任务，别被他耽误了。”

庄助呵呵一笑，几步走到桌案前，将一卷竹简扔给王恢：“王令对于手下之人，还是要多了解一些才好啊。”

王恢接住一看，原来这一份是唐蒙的行状。他的中军帐里存着征调诸县的官吏履历，但没认真看过。在庄助的提示下，他仔细读了一遍：唐蒙是沛县唐氏一族的子弟，文法吏出身，积功拔擢为县丞，至今在番阳县丞的位子上已有五年。

庄助指头一点，王恢立刻看出这份履历里的不寻常之处。

朝廷对县丞的任免之策，向来奉行“非升即迁”。以三年为期，一个县丞要么治绩出

色，升迁上调；要么表现欠佳，降职转任，唐蒙若想在番阳县丞这个职位上呆了五年，必须保证自己连续两年既不会出色到被拔擢，也不至于差到被降职，这难度可不低

“这家伙是故意的？为什么？”王恢有点难以置信。

、 庄助顿了顿，神情玩味：“原因我不知道，但一个人愿意花这么多精力在偷懒上，至少不会是个蠢材。”

、

、

、

、

、

、

、

、

、

、

、

色，升迁上调；要么表现欠佳，降职转任，唐蒙若想在番阳县丞这个职位上呆了五年，必须保证自己连续两年既不会出色到被拔擢，也不至于差到被降职，这难度可不低

“这家伙是故意的？为什么？”王恢有点难以置信。

庄助顿了顿，神情玩味：“原因我不知道，但一个人愿意花这么多精力在偷懒上，至少不会是个蠢材。”

第三章

一条狭长战船鼓足风帆，正驰骋于大河之上。

这条大河足有五十余丈之阔，水面在艳阳下泛起半透的脂绿色泽。放眼望去，整条河道好似一条无头无尾的粗壮绿蟒，浪花此起彼伏，有如一层层鳞片相互挨挤，驱动着蛇躯朝东南方向蜿蜒游去。

此船是五日之前从阳山关出发，上面除了船工之外，一共有三人：一个是南越军的左将黄同，另外两位则是汉使庄助和副使唐蒙。此时三人皆站在船头，向着东南方向眺望。

“两位尊使，我们即将进入珠水。”

黄同站在船头，恭敬地回头报告。他的脸颊上有一大块触目惊心的新鲜烧伤，一讲话，总会牵动新疤，让恭谨的表情裂开几道缝隙，露出些许怨毒。

唐蒙正躲在船帆的阴影之下，擦拭着脸上层出不穷的汗浆，听到黄同说话，忍不住开口问道：“我们不是一直在郁水里航行么？为何突然变成珠水了？”

黄同走到船舷边缘，抬手朝大船前方一指：“尊使且看。”顺着他的手指方向，庄助和唐蒙看到前方数里开外的江心位置，横亘着一座浅灰色礁石。这礁石体量足有十围不止，因为常年被江水冲刷的缘故，形状浑圆，如同一枚硕大的隋侯珠。

船工们正喊着号子把战船撑离江心，避免撞上这枚定江石珠。

“此礁名叫海珠石，相传是西王母所遗阳燧宝珠所化。本地人以此为标名，只要过了海珠石，江流便可称之为珠水。”

“哦，这么说来，你们南越的都城番禺就快到了吧？”庄助问。

“正是。进入海珠石大约再走二十里，便可抵达番禺港。”

庄助点点头，见唐蒙仍在那里擦汗，轻咳一声：“唐副使，该去换官袍了。”唐蒙瞪圆了眼睛，像是在看一头从《山海经》里跑出来的怪物：“换官袍？这时候？”

此时天气闷湿，江风熏蒸，黏腻的暑气像藤蔓一样死死缠住人身。唐蒙本已晒得头昏眼花，若再换上全套官袍，他怀疑自己会变成一块在炉中烘烤的豕肉——这种烹饪手法很美，但前提是自己并非食材。

庄助见唐蒙不肯动，压低声音喝道：“等下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入城，你代表的可是大汉体面！”

体面？这种鬼天气还计较什么体面？庄大夫你难道感受不到现在多热吗？唐蒙气呼呼地看向庄助，却发现对方早早就把官袍换上，白皙的肌肤上一滴汗也没有。

这是与生俱来的能力，羡慕不来。唐蒙无可奈何，一跺脚，低声嘟囔了一句“又不是我要来……”悻悻走下甲板，回到自己房间。

一进屋，他先打开一块绢帛，那上头用炭笔草草绘着这一路的水线略图。唐蒙拿起毛笔在上面添了海珠石、番禺城、郁水、珠水几个墨点，这才开始换起衣袍来。

这一路上，庄助要求他一直待在甲板上，观察沿途山水，默记于心，到晚上再绘制成草图。可怜唐蒙这些天来蜷缩在船帆下的一点点阴凉里，强忍着江风熏蒸，汗出如浆，苦不堪言。

这才刚出发，就已经辛苦成这样，再往后日子可怎么过啊……唐蒙一想到这点，就想从中来。你庄公子想要建功立业，自去奋斗便是，何必拖着不相干的人遭罪。

这时仆从送进一碟新鲜橄榄，这是地方官员刚刚进献上船的，上面还沾着甘草粉。唐

蒙心想不吃白不吃，先去抓了一枚放入口中。

别说，这橄榄初一入口略有苦涩，嚼开之后，徐徐化开一片生津的清甜。唐蒙闭目细品味，感觉内心烦闷似乎消散了一些。南越这地方虽说热气难熬，食材倒是真丰富，每天都会有新鲜瓜果进奉上来，在这趟恼人的旅途之中，算是唯一的慰藉。

随着橄榄的清香在口中一层层地弥散开来，唐蒙的念头慢慢变得通达：是了！是了，这苦差事左右逃不掉，何不趁机享受一下？久闻岭南食材丰富，有许多中原不曾见的珍馐，索性利用汉使之便，狠狠地胡吃海塞，最好耽误了正事，让庄大夫把我赶回去。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还不简单嘛？唐蒙想到这里，心情复振，他换好官袍，强忍着酷热再走回到甲板上，另外两个人还在兴致勃勃地聊着。

“黄左将，咱们从骑田岭登船，五日可抵都城番禺。那么其他四岭关隘到番禺，是否也花费同样多的时日？”庄助的身体半靠在船舷，似是随口闲谈。黄同不敢怠慢：“正是如此，南越各地重镇，皆有水路连接，到都城的时间都差不多。”

庄助听着听着，白皙面孔上多了一丝忧虑，

孙子有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汉军还在崇山峻岭之间辗转跋涉时，南越军却可以利用岭南水路来去自如，从容调度。这边一天累死累活走五十里，那边躺船上舒舒服服一天走一百五十里，这仗怎么打？

庄助现在终于切身体会到，历代皇帝为何都对南越国无可奈何：一曰山险，二曰水利，实在不是人力所能克服的。

黄同见庄助神情有异，以为自己说错话了，颇有些惴惴不安。这时唐蒙忽然开口问道：“珠水流域如此广大，可有什么特别的水产？”

黄同“呃”了一声，脸上的疤痕微微扭曲。这人是自己毁容的元凶，现在却成了大汉副使，实在尴尬。他耐着性子回道：“若说特别之处，郁水珠水之间，有一种嘉鱼，身腹多膏，肉质肥嫩，可称得是极品佳肴。”

唐蒙两眼放光，不顾仪态一把抓住他肩膀：“那么等会我们进了城，是否可以吃到？”黄同愣了愣，摇头道：“如今嘉鱼还在积蓄腹膏，一般要到十月之后，才是最好的时令。”

唐蒙一阵失望，忽然转念一想：“这船上可有钓竿？我先钓几尾上来，尝尝味道也好。”黄同苦笑着解释：“嘉鱼一般栖息在深水河床的小石之下，水流湍急，下钓极难。要等到冬季枯水，派人下水翻开石头，拿网子去捞。”

“这样啊，那你给我讲讲，本地人都如何烹制法？”唐蒙心想过过干瘾也成。

他不见外，黄同也只好如实回答：“我们南越的烹饪之法，一般是把嘉鱼直接放在干釜之上加热。很快这些腹膏便会融解成汁，自去煎熬鱼肉。因为膏与肉本出同源，天然相阖，所以煎出来的鱼肉格外鲜嫩。”

开始黄同的语气还很僵硬，可一谈起本地吃食，渐渐放松下来。他当初就是因为贪吃仙草膏，才被唐蒙识破，本性也是个饕餮之徒。唐蒙听得垂涎欲滴，又追问起细节。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反倒把庄助晾在了一旁。

庄助对吃食毫无兴趣，实在不明白这两位为了一条鱼的做法，居然可以摒弃仇恨、忘记酷暑，简直不可理喻。眼见他俩聊得没完没了，庄助实在忍不住咳了一声。黄同这才意识到不妥，连忙敛起声气，说下官去准备入港事宜，匆匆走下甲板。

甲板上一下子陷入沉默。

唐蒙和庄助出身、经历与喜好皆大相径庭，前者又是被后者胁迫而来，实在没什么可聊的。庄助问了一句：“适才黄同讲的地理，你都记下没有？”唐蒙说都已记下。然后两人就没话讲了。

为了避免尴尬，他俩不约而同走到甲板旁边，手扶舷边，向缓缓后退的河岸望去。

南越国的景致，带着一股旺盛到凶狠的勃勃生机。只见珠水两岸密密麻麻矗立着各色树木。冠盖般雄壮的榕树、扇鞘挺立的棕榈，还有肥叶低垂的鱼尾葵，它们交错相挨。而

这些大木之间有限的空隙，则被木槿、刺桐以及更多叫不上名字的奇花异草所填塞。几十种杂芜浓郁的香气弥散在半空，被热风熏蒸熬炼，融成一体，形成一种岭南独有的气味。

庄助目视前方，忽然扬声吟诵起来：“伯夷死於首阳兮，卒天隐而不荣。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这是他父亲庄忌最著名的篇章《哀时命》，这两句的意思是：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终究默默无闻，全无荣耀；如果吕望没遇到周文王，也是生不逢时。”

庄助来南越一心欲求大功业，有感而发，随口吟出。不料唐蒙在旁边，居然接着吟了下去：“生天地之若过兮，忽烂漫而无成。”庄助眉头一扬，颇为意外：“你也读过《哀时命》？”唐蒙点点头：“读过几次，尤其喜欢这两句。”——我生于天地之间，一生匆匆而过，却一事无成。

庄助嘿了一声，这样的句子有什么好喜欢的？他随口品评道：“《哀时命》的作法，其实还是《离骚》伤春悲秋那一套，气质衰朽哀伤，美则美矣，却不合时宜。”

唐蒙一脸意外，你做儿子的，当着外人的面批评你父亲的作品，合适吗？庄助却毫不在意：“唐县丞，我知道你念这两句诗，心有怨气。但你得看清楚，如今时势已变，大风起兮云飞扬。看到漫天云卷之时，就该乘势而起。男儿想要建功立业，可不能学伯夷叔齐，而是该效仿吕望，岂不正当其时么？”

唐蒙难得也严肃地回答道：“庄公子误会了，我念那两句诗不是哀伤，是真心喜欢。庄公子你欲在长安扬名，我却只想终老番禺而已。庄子有教诲，先是一事无成，方有无用之用啊。”

庄助冷哼一声，他本想借此勉励几句，没想到唐蒙为了惫懒，连庄子都扯出来了。他摇摇头，把视线重新放到船头。此时在远方已隐约可见一座高大的灰褐色城垣，那应该就是南越的都城番禺了。

大船很快进入一条分叉的航道，偏向岸边驶去，很快番禺城的外城高墙清晰可见。这座城垣乃是夯土构造，高逾六丈，几与长安城的高度相仿。庄助仰头望了一阵，忽然问道：“唐副使，你观此城如何？”唐蒙观察了一阵：“跟咱们那的城池长得差不多，就是少了点东西。”

这番禺城四角有敌台，城头设有马面和女墙，主体风格与中原城池无异。唯一的区别是，面向珠水这一面的城门，直接正对码头，并没在外围修一圈瓮城。

庄助冷笑起来：“南越人大概不相信能有军队打到番禺城下，没必要多修一道瓮城御敌，真是何等自信！记得画下来，以后呈给陛下。”

说话间，大船缓缓驶入临城港口前。这番禺港的规模颇大，水面上少说也有二三十条大船进出，小船更多，如水蚊子一样钻来钻去，桅杆林立。十几条灰色栈桥像蜈蚣足一样，从岸边一直延伸到江中，栈桥上各色人等川流不息，喧闹不已，忙乱中透着井然有序，可见日常贸易体量颇大。

一条大船恰巧从他们的坐船旁开过，唐蒙深吸一口水气，捕捉到一缕奇妙的香气。他嗅觉很好，能分辨出来这船上装的，应该运载的是海外的香料。

在船上这段时间，唐蒙仔细钻研过南越的贸易。它北邻大汉，东接闽越、东瓯等国，南边与都元、邑卢没、湛离等海外诸国通过水路联系，是四方行商的重要枢纽。

然而南越国有一条叫做“转运策”的法令：中原商队走到五岭关隘即停，不得履足国门境，接下来的路只能委托本地商队代为南运。而海外诸国的商船，抵达番禺之后也不得继续前进，只能委托本地商队北送。靠这一条法令，南越便把南北货殖牢牢垄断在手里，收入之丰，简直是车载斗量。

很快船已在栈桥前停稳下锚。两名汉使走下船去，港口外早有一位南越官员上前迎接，此人皮肤黝黑，颧骨高高突起，托着一对细眼向两侧分开，始终保持着一个瞪人的姿态。

官员自称叫做橙水，是番禺城的中尉，主管城中治安，这次是特来迎候汉使。他讲得虽是中原话，但发音生硬呆板，说不上是不谙雅言还是性格如此。

唐蒙观察了几眼，发觉这家伙还挺有意思：头束中原式的短髻，却有两缕头发垂在耳侧；穿的衣服也非深衣，更像是改良过的窄腿短衫；脚上还踩着一对夹趾竹屐——每个细节，似乎都有意与中原强调区别。

唐蒙好奇去问黄同：“他怎么姓橙，是橙子的橙吗？”黄同道：“橙水是揭阳橙氏的子弟，因为当地盛产橙子，所以当地大族都姓橙。”他说出这名字时，脸上的烧伤微微变化，似乎有些尴尬。唐蒙更有兴趣了：“揭阳的橙子很好吃吗……”话没问完，不防庄助在旁边用剑柄狠狠磕了一下腰，唐蒙疼得悻悻闭嘴。

橙水先请汉使出示文书，慢条斯理地查验起来，好像生怕是冒牌货似的。唐蒙和庄助站在烈日下头耐心等了好一会儿，橙水这才把文书还回去。

验完文书之后，码头旁的一个乐班开始咿咿呀呀地奏起乐来，竽笙瑟鼓一应俱全，只是旋律荒腔走板，根本分辨不出是哪一段雅乐。在这滑稽的乐曲声中，橙水引着他们来到城门前，准备开门入城。

庄助正要迈步入内，突然眉头一皱，右手一按剑鞘，厉声对橙水道：“为何入城不走中门？”这时唐蒙才注意到，番禺城的正门依旧紧闭，橙水打开的，是旁边一道狭窄的偏门。

面对质问，橙水的脸好似一枚扁平的木牍，没有任何表情：“好教尊使知。都城中门，干系重大，非大礼、大祭或大酋出行，向来不能开的。”庄助剑眉一扬：“本使亲持旄节，行如天子亲临，难道还不配南越开城迎候吗？”

橙水丝毫不为所动，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唐蒙缩缩脖子，正要劝说算了，庄助已经冷笑道：“难道陆贾陆大夫来南越，你们也是开侧门迎候的？”

他说的陆贾，乃是一位历经高祖、吕后、孝文三朝的元老，曾先后两次出使南越，成功劝服南越王赵佗放弃称帝，自认藩臣，因此在南越的声望极高。

橙水不卑不亢回应道：“陆大夫乃是国使，前来南越与先大酋共议国是，自然应该开中门迎接。”——他讲起话来就像是深山里的藤蔓，字字都带着钩刺。这句话表面上是夸赞陆贾，其实是嘲讽这两位不够资格，不配让南越以最高礼节迎接。

“我最后问你一次，开还是不开！”

“北人入城，例走侧门。”

这个“北人”，是南越民间对大汉、闽越、瓯越等国之人的统称，多少带着点贬义。庄助闻言大怒，“锵”地一声拔出长剑：“区区一个藩国中尉，也敢阻挠上朝天使！”剑尖如迅雷一般递出，在橙水咽喉半寸前堪堪停住。

面对突如其来的锋锐，橙水面无表情，甚至还往前挪了挪，让剑尖微微刺入喉结。他身后的卫士吓得纷纷拔出刀剑，把两个使者团团围住。现场登时剑拔弩张，只有那个乐班在一旁还兀自鼓吹着乐曲。

唐蒙看着一片明晃晃的刃光，有些紧张地咽了咽唾沫。他不明白，为何庄助坚持要走正门，侧门不是一样能进嘛。橙水顶着剑尖，慢条斯理道：“南越虽是小国，自有规矩。若给你们开了正门，下官也只好自刎谢罪。贵使不如一剑杀了我，成全我一个不畏跋扈、守忠殉职的名声。”

他这话说得阴阳怪气，庄助反而不知该不该刺下去，但这么撤下去又嫌丢脸，两人睚眦看僵在了原地，黄同慌张过来，先把庄助的长剑按下，然后转头对橙水沉声道：“橙中尉，这两位可是汉使，你有点分寸！”

橙水瞥了他一眼，拖起长腔：“哟，黄左将，心疼了？到底是秦人出身，已经开始替老乡讲话啦。”黄同闻言脸颊一阵抽搐：“你这说得什么话？这是为了两国邦交，和我是不是秦人有什么关系？”橙水道：“风闻你之前被汉军俘虏，如今生还不说，还带回两位汉

使。若非有乡梓之情，岂能如此幸运？”

黄同气得大喊：“橙水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带汉使过来，是两位丞相都批准过的！又不是我自己主张！”橙水冷下脸色：“上头只让你带汉使过来，可没说一定要从中门入城。你们秦人体贴故国，我们土人可不理解。”

黄同嘴角一阵抽搐：“我是边将，你是城尉，这都是奉命行事。说什么秦人、土人，有意思吗？”橙水丝毫不为所动：“我们土人心思简单，只知道守着南越的规矩，别的一概不管。”

唐蒙对这一番对话莫名其妙，尤其是称呼，更是一头雾水。庄助事先是做过功课的，便在旁边悄声解释了几句。

当年秦皇统一六国之后，派遣一支秦军跨过五岭，开辟了南海、象与桂林三郡。那支秦朝大军就地转为三郡民户，在当地繁衍生息。秦末大乱之时，一个叫赵佗的秦将趁机封闭岭南关隘，合三郡而独立，关起门来自称“南越武王”，这才有了南越国。

所以南越开国之初，人口即分为两类：一种是中原秦军及其后裔，自称“秦人”；一种是岭南数百个大小部落的土著，统称为“土人”。在开国初期，大部分土人还是茹毛饮血、断发文身的蛮夷，秦人占据绝对强势。随着时光推移，初代秦人慢慢老去，土人也逐渐开化。此消彼长，如今十几年来，秦、土已呈分庭抗礼之势。

那个橙水既然出身揭阳橙氏，应该是当地土人，而黄同自然属于秦人子弟，难怪两个人的态度有点针锋相对。

“你注意到没有？黄同管南越王叫国主，橙水却称南越王为大酋，连称呼都有细微不同。”

“这是为啥？”

“这是因为赵佗为了统合南越，身兼数职。“南越国主”是在秦人中的身份，他还有个“百粤大酋”的头衔，是给岭南部落土著一个统属的名分。”

唐蒙忍不住喷舌，好家伙，这南越国内部，可比想象中复杂。庄助转头望着兀自吵架的两人，眼神有些异样：“南越武王赵佗的籍贯，可是在恒山郡真定县，乃是最纯正的秦人。如今他才去世三年，土人就已经嚣张到可以公开顶撞秦人了？有意思，很有意思……”

那边黄同吵不赢橙水，转回身来，一脸苦涩：“庄大使，唐副使，咱们要不暂时先停一宿再说？”庄助眼睛一瞪：“不成！今天我一定要从正门进入，此乃大节！”

黄同正在为难，唐蒙忽然笑嘻嘻扯住他胳膊：“黄左将，你适才说，珠水嘉鱼最好的季节，是十月之后对吧？”黄同不解，怎么这又扯到吃食了？

“但七月也可以捞到，对吧？”

“对是对，就是口感……”

唐蒙道：“吃到嘴里的遗憾，总比吃不到嘴里的完美要好。要不我们在港口这里姑且等等，劳烦黄左将弄几条嘉鱼来尝鲜，再进城不迟。”黄同还没说话，庄助先勃然大怒：“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这……”

话没说完，唐蒙按住他肩膀，轻轻使了个眼色，压低声音：“庄大夫，那个橙水明显是受人指使，我们先找个理由拖延一下，免得落入算计。”

庄助登时回过味来。橙水刚才的举动，确实有点蓄意挑衅的意思，似乎等着他们闹大。唐蒙这个吃嘉鱼的提议，恰到好处。汉使拿这个做理由，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船上，不失面子地回避掉城门之争。

庄助仍心有不甘：“这只能拖延一下罢了。难道橙水不开中门，我们就一直在码头吃鱼吗？”唐蒙先是露出一个“这样也不错”的表情，见庄助又要瞪眼，赶紧笑咪咪转向黄同：“黄左将，你说嘉鱼乃名贵之物，是不是只有番禺城里的贵人们才吃得到？”

“正是。这种鱼一打上来，就被官府收走了，寻常人家可没资格吃。”

“那你不能联系一下相善的贵人，通融几条给我们？”

唐蒙挤挤眉头，黄同立刻会意：“明白了，明白了，这件事交给我。”然后他走到橙水那边，说副使突然想吃新鲜的珠水嘉鱼，会暂时在港口停驻一日，暂时不进城了。

吃嘉鱼？橙水看向唐蒙一眼，面露鄙夷。那个大使年轻气盛，多少还有点使臣样子，这位副使肥头大耳，居然为了一口吃的，连正事都不顾了。中原居然派来这等庸碌贪吃之徒，当真可笑。

不过既然汉使怂了，橙水也不为己甚，冷着脸又强调了几句规矩，带着护卫大摇大摆离开。黄同随后安顿好船只，也拜别两人，匆匆进了番禺城。

返回坐船的半路，庄助问唐蒙：“你现在可以说了，到底打得什么主意？”唐蒙笑眯眯道：“秦人、土人既然矛盾深重，橙水不开门，城里总有意见相左的。黄同能从哪一家贵人府上借来嘉鱼，说明哪家府上肯定会帮咱们——先搞清楚哪些人愿意做朋友，您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庄助有些吃惊地望向唐蒙，看不出这家伙吃嘉鱼的背后，居然还有这么多考虑。唐蒙得意地搓了搓手：“无论成败，咱们至少还能弄几条嘉鱼吃吃，怎么算都不亏。”

庄助脚下一个趔趄，他一瞬间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这胖子苦心孤诣搞出这种布局，大概真的只是为了那几条鱼。他凝神沉思片刻，正要向唐蒙开口说些事情，谁知唐蒙却发出一声欢快的叫声，三步并两步冲到前头。

只见栈桥旁一个商贩刚刚放下挑子，挑子两边分别装着七、八个圆如人头大小的青果，外壳看起来颇为厚实，坚如木楮。唐蒙跟那商贩交涉了几句，捧回两个青果，对庄助喜孜孜道：“天气太热了，咱们弄两个胥余果解解渴。这玩意儿我风闻已久，还没吃过呢。”

庄助眉头一抬，他听过这名字，也见过用其果壳制成的水瓢，但真正的胥余果，还是第一次见。他记得典籍说过，这种大果的木皮极厚，但内里厚蓄甘汁，至为清凉，最适合解暑不过。

南越的天气湿热难忍，庄助适才又跟橙水争辩了一通，正觉得口干。唐蒙高高兴兴往庖厨的柴刀，狠狠削去两枚果子的顶盖，抱回船舱里，每人的案几前摆上一枚。

唐蒙跪定之后，迫不及待地双手捧起，像倒酒坛一样把汁水倒进嘴里，咕咚咕咚喝得畅快。庄助看着半浊的汁水顺着他的嘴角淌到袍子口，一脸嫌恶地收回视线，为难地盯着眼前的青果。

这东西也太像没了天灵盖的人头，难道要像禽兽吸食脑浆一样？万一洒在袖口、衣襟等处，未免齜齜，就不能先倒在漆碗里再喝吗？

唐蒙喝过一轮，看见庄助还没动。他哈哈一笑，说你等会儿啊，闪身离开船舱，不一会儿拿回两根米黄色的细管，分别插进青果的缺口里。

南越这边多用芦苇做燃料，唐蒙在庖厨的灶台下挑选了两根粗细合宜的苇杆，掐头去尾，变成两根中空小管。他给庄助比划演示了一下，庄助觉得这个喝法还算雅致，小心翼翼衔住一端，轻轻一吸，一股清凉黏糯的汁水便涌入口中，直抵灵台，整个人忍不住打了个激灵，体内暑气为之一散。

船舱里一时间变得很安静，只有吸吮胥余果的声音。两个人各自衔住芦苇杆，微眯着双眼，任凭那甘甜沁入魂魄，抚平心火，让人恍惚忘却外界的暑热与烦愁。

“唐县丞，你从哪里学来这么多奇技淫巧？”庄助松开芦苇管子，忍不住问道。

唐蒙咧开嘴笑起来：“这也不算什么新鲜学问。番阳湖边的渔民，若遇到尿撒不出来的情形，就拿芦苇杆插进阳物前端，一吹气就能导出尿来。”

“咳咳，咳咳！”庄助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唐蒙慌忙起身要去捶背，庄助却不许他靠近，双手扶住桌案咳了许久方停，只是再也不肯去碰那芦苇杆了。唐蒙尴尬道：“我去给庄大夫取个木碗……吧？”庄助一边狼狈地用绢帕擦嘴角，一边“唰”地拔出

长剑来。

唐蒙吓得往后一跳，不至于为这点事就动手吧？谁知庄助把长剑一旋，横在膝前，肃然道：“唐县丞，你坐下。在入番禺城之前，也该有一桩事要与你讲清楚了。”

“啊？”唐蒙有些莫名其妙。

“你可知道，为何我坚持要从中门入城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长剑来。

唐蒙吓得往后一跳，不至于为这点事就动手吧？谁知庄助把长剑一旋，横在膝前，肃然道：“唐县丞，你坐下。在入番禺城之前，也该有一桩事要与你讲清楚了。”

“啊？”唐蒙有些莫名其妙。

“你可知道，为何我坚持要从中门入城么？”

第四章

“你可知道，为何我坚持要从中门入城么？”

庄助严肃地盯着唐蒙，上半身挺得笔直。唐蒙只好乖乖跪坐回毯子：“愿……愿闻其详。”

庄助之前喝饱了一轮胥余水，声音变得洪亮：“眼前这个南越国从何而来、因何而起，想必你是知道的。”

唐蒙点点头。庄助伸出修长的手指，缓慢地抚着长剑的剑脊，语气凝重：“大汉周边，外邦不少。但夜郎也罢，匈奴也罢，都是天生自养之国，与中原没有什么干系。唯独南越不同，它本是大秦的岭南三郡，国主赵佗本是秦吏，国民本是秦兵。举国无论官制、律法、服饰、语言乃至建筑样式，皆依秦制而起，与我大汉可以说是系出同源。”

讲到这里，庄助手指一弹剑身，舱室之内登时回荡起铮铮之声，有如龙吟。

“高祖定鼎中原之后，南越国作为前朝残余，合该内附归汉，恢复三郡建制才是。只因那赵佗闭关自守，加上五岭险峻，朝廷一时不能进取，才让岭南暂时孤悬在外而已。”

正巧一条满帆的大商船从舷窗外飞驰而过，庄助向窗外瞥了一眼，继续道：“这番禺港的贸易何等兴旺，那是因为大汉每年出口大量铜器铁兵、丝绢布匹、漆物瓦当到南越，又从南越买回珠玑、犀角、香料等物。可因为转运策的缘故，中原商人连南越国境都不能进入，只能委托本地商贾来行销，好处都让他们赚了——你说朝廷为何要做这赔钱买卖？”

唐蒙摇头。

“那是为了示之以善意，羁縻南越人心而已。自高祖迄今，本朝历经四帝六十余年，与南越时而对峙，时而敦睦，无非五个字：让实而守虚。货殖之实利，可以谈，可以让，但唯有一处虚名，绝不能退后半寸。”

说到这里，庄助身子前倾，盯住唐蒙一字一顿道：“这个虚名，每一位出使南越的使臣，都得时刻铭记于心：南越不是外邦，而是大汉的岭南三郡。这是朝廷大节之所在。”

惫懒如唐蒙，此时也一脸肃然，俯首称是。名分看似虚无缥缈，却是万事之本。名不正则言弗顺，言弗顺则事不谐。强势如赵佗，也不得不挂一个“百粤大酋”的虚名，才能赢得诸多部落的服膺，就是这个道理。

庄助的声调微微放低：“这些南越国人，最喜欢沐猴而冠，在名分上搞各种小动作。这次橙水故意不开中门，就是一种试探——若南越国是大汉藩属，汉使前来，须以国主之礼开中门迎接；若两国是对等关系，我等汉使自然只能走侧门。”

唐蒙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开门之争看似简单，还有这等微妙用心在里头。庄助道：“我等如果不经心走了侧门，等于在虚名上退了一步。南越人必然会趁势鼓噪，长此以往，这名分可就守不住了。”

庄助把长剑重新收入鞘中，语气舒缓了一些：“唐副使久在地方，不知邦交往来，素无小事。一语不慎、一礼不妥，都可能会被对方顺杆往上爬。这一次虽说你只负责舆图地理，但这些利害关系，需要谨记，日常交往一定要留个心眼。”

唐蒙心想那正好了，我什么都不做，不就正合适了？谁知身子一动，肚子突然不争气地咕了一声。原来两人适才聊得太久，外面已经日落迟暮，到了用夕食的时辰。

唐蒙正要起身去安排吃食，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黄同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两位

尊使，下官寻得嘉鱼了。”唐蒙眼神一亮，连忙起身去开门。庄助见他那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摇摇头，不知刚才那一番苦心，这家伙能听进去几分。

门外站着两个人，站在前面是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渔笠的老者，手里用草绳拎着三条鱼，身后站着黄同。

那老者把鱼绳递过来，唐蒙接过去仔细端详，这些鱼大约都有一尺之长，黑背白腹，长吻圆鳞，头部还散布着一片白色珠星。鱼尾兀自一扭一扭，可见是刚刚捞上来的。

唐蒙大喜，抓着鱼左看看右看看，催促黄同快趁新鲜送去庖厨。黄同看了庄助一眼，对唐蒙说：“下官知道一个烹制嘉鱼的独门秘法，不如来献个丑？”唐蒙连声说什么秘法，我倒要见识一下。

“若大使有兴趣，可以在旁观摩，我绝不藏私。”

黄同说完便拎着鱼朝庖厨走去，唐蒙二话不说，紧随其后。庄助正打算也回自己舱室休息，一抬头，却发现那老渔翁还站在原地。他陡然觉得不对，一握剑柄，整个人杀气毕现，厉声喝道：“你是何人？”

那老渔翁摘下斗笠，露出一张中年人的忠厚面孔。此人脸庞方正，眉疏目朗，唇髭左右分撇有如鱼尾，下颌一部乌亮的长须髯垂至胸口，乃是最经典的中原理须之法，俨然一位淳淳君子。他深施一揖：“在下吕嘉，特来为尊使送嘉鱼。”

庄助瞳孔一缩：“吕嘉？那个南越右丞相吕嘉？”老人一捋颌下长髯，算是认可了他的猜测。

庄助把长剑缓缓放下，神色却更加凝重。南越袭用秦制，国中分置左、右丞相，执掌政务。这位吕嘉担任右丞相，可以说是南越王之外最有权柄之人。庄助委实没想到，黄同去借鱼，却借来这么一位大人物。

庄助这么一愣神，吕嘉已经抬步迈进舱门，双手一抬解下蓑衣，显现出常年身居上位者的雍容气度。庄助眉头微皱：“本使还没觐见南越王，吕丞相先跑出来私见，只怕不合规矩吧？”

吕嘉呵呵一笑，也不回答，直接一撩短袍，盘腿坐在了适才唐蒙的位子上。他注意到桌上喝剩下的两枚胥余果，拿指头在上面一点：“其实这胥余果在木囊内侧，还附有一层白肉，状如凝膏，口感绵软香甜，才是真正的精华所在。如果喝完汁液就扔掉，未免买椟还珠了。”

“本就是裹腹之用，在我看来并无什么分别。”庄助淡淡回了一句。他已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吕嘉再位高权重，身份也不过相当于中原一个王国的国相，区区两千石而已，不必诚惶诚恐。

吕嘉注意到了对方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他身子轻轻前俯，主动开口道：“这一次老夫夤夜来访，是为了向尊使澄清一件事。”

“什么？”

“这一次的变故，绝非国主本意。”

“哦？”庄助略带讥讽，“吕丞相说的变故，是称帝之事，还是开门之事？”

吕嘉微微露出苦笑：“两者皆是。”

“非是国主本意，又说的是哪一位国主？”庄助毫不客气地追问。

“两位国主皆非此意。”

庄助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有毫不掩饰的嘲讽之意。

南越国一共有两位国主。第一位是开国之主、南越武王赵佗。赵佗寿数惊人，足足有一百零七岁，从高祖、吕后、文帝、景帝一直活到当今皇帝登基，在南越国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存在。这位枭雄已于三年前去世，因为他活得比儿子还长，所以由孙子登基，即是如今的南越王赵昧。

赵佗曾自称“南越武帝”，后来在汉朝压力下自去帝号；赵昧最近蠢蠢欲动又想称帝，

还偷偷与闽越国串联。吕嘉说这两位国主皆无此意，是在讲笑吗？

庄助笑完之后把面孔一板，等着吕嘉解释。

吕嘉捋了捋胡髯：“我们南越偏居一隅，国力不及大汉十一。腐草之萤不敢与皓月争辉，所以武王生前，早就为国家规划好了方略：韬光养晦，恭顺称藩。这八个字，就是南越国运的压舱之石，只要遵照恭行，则国家无忧。”

庄助暗暗点头。那赵佗活了那一百多岁，早成了人精。这八字对汉国策，总结得极为精辟。吕嘉见他面露赞同，又长叹一声道：“可惜总有些目光短浅的宵小，为了一己之私，竟要把这八块压舱石抛下水去，撺掇国主做出愚行！”

庄助眼神微动：“哦，让我猜猜——这些宵小莫非都是土人？”

吕嘉击节赞叹：“跟聪明人讲话，就是省事！我们南越一共两位丞相，在下忝为右丞相，左丞相叫橙宇。鼓动国主重新称帝的，正是以橙氏为首的土人一派。”

庄助两条眉毛不期然动了一下，这可有意思了。土人丞相怂恿国主称帝，秦人丞相迺夜跑来跟汉使诉苦。他没有急于表露态度，吕嘉继续道：

“陛下天性谦冲，本无挑衅上国之心，奈何如今宫中几位得宠的嫔妃都是橙氏之女。外有奸臣游说，内有枕边吹风，日说夜说，殿下耳根子软，一时被他们蒙蔽，让汉使见笑了。”吕嘉说到这里，气愤地伸出巴掌用力拍了拍桌案，震得两枚胥余果差点滚下去：

“那些蠢材实在是目光短浅，格局狭隘！也不想想，当初先王明明称帝，为何又自去帝号？是他老人家怯弱吗？错了，先王知道南越国无法与大汉抗衡，与其争以虚名，不若务之实利，这才有了八字国策，保了两国几十年和平。”

庄助微微颌首。抛开一些小摩擦不谈，大汉与南越之间确实不动兵戈多年。究其原因，是两边奉行的国策互有默契：北边让实而守虚，南边避虚而务实，相得益彰。

“老国主在位之时，这些土人从来不敢聒噪。等到他一去世，他们橙氏便萌生了野心，为了自家的一点点好处，竟打算哄骗国主改变国策。殊不知，一旦称帝，中原贸易必然断绝，那可是每年几十万石的货殖！关乎国家命脉！先王于我有知遇之恩，我绝不能坐视这些人挖南越的根子！”

听到这种激愤之言，庄助嘿然轻笑，心里如明镜儿一般。别看吕嘉说得大义凛然，最后几句到底还是露了馅。

要知道，南越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吕氏一系把持，真要商路断绝，最疼的就是他们家。

吕嘉连夜跑过来这么着急地向汉使解释，到底是为了自家利益。如此看来，橙宇推动国主称帝这件事，也不是纯粹只为一个虚名，也是为了打击秦人的命脉。

赵佗才死了两年，两派矛盾就激化到这程度，可见新君的御下之术大有问题啊。庄助在心中暗想，开口问道：“凭您这位老臣的资历，都无法说服国主吗？”

吕嘉的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疲惫与无奈：“唉，别提了，我每次一提出意见，橙宇等土人大臣就跳出来，阴阳怪气地说什么秦人是外来户，骨子里心向中原。他们土生土长在岭南，才是真正为南越着想。我只要一反对称帝，橙宇就质疑我，是不是觉得国主不配做岭南人的皇帝——你说这话让我怎么答？”

庄助听着有点耳熟。黄同、橙水刚才争吵也是这种风格，上来就死咬住对方身份，无论对方说什么，就都变成了用心险恶，没想到南越朝堂也是这种水准。

“其实秦人已在南越繁衍三代，与土人除了相貌之外，实无区别。唉，又何必结党互伐，硬要搞出个分别呢？”

听到吕嘉这貌似坦诚的抱怨，庄助忍不住撇了撇嘴。秦人在南越国仍旧占有优势地位，这时跟土人说不要搞族属分别，只是为了保住自家地位，捡便宜卖乖罢了。

但他到南越来，不是为了公正执法，于是又问道：“所以这次橙水不肯大开中门，也是橙宇的授意喽？”

“正是如此。他们存心挑衅，就是想诱骗汉使动手。只要把事情闹大了，土人便会趁

机鼓噪，说汉使骄横无礼，让民众心存反感，为将来称帝做铺垫——幸亏尊使识破了奸计，否则麻烦可大了。”

庄助面色微微一尬，这事若非唐蒙阻止，只怕已经打起来了。吕嘉恳切道：“老夫这次乔装登船，漏夜私访，就是想亲自向尊使陈说一下利害，希望庄大夫你能明白我南越的苦衷，避免误判。”

“误判？不管是谁怂恿，你家南越王打算称帝，总是事实吧？这哪里是误判？”

庄助看得如明镜一般。土人一派久居人下，如果想要攫取更大权力，就一定要先把局势搅浑，才有机会——称帝，就是最大的一滩浑水。

吕嘉急忙解释：“主上是否称帝，目前秦、土两派还在拉锯折冲，尚无定论。汉使这个节骨眼上来到南越，如凤凰落于轻舟之端。小舟正自左右飘摇，凤凰要如何驻足，才不致让小舟失衡倾覆，总要细细商议才好。”

庄助闻言大笑：“吕丞相这比喻好绝，真可以写成一篇辞赋了。但我有一个疑问。连吕丞相这样的老臣，都劝不住国主，我们两个外来的使臣能做什么？”吕嘉双手撑住桌案，直视着庄助：“老夫此番来访，不是求使者做什么，而是希望使者不做什么。”

“嗯？”

“若老夫猜得不错，庄大使此来，是要当面质问我家国主是否称帝，对吧？”

“那是自然。”

“若大使如此，南越人必生同仇敌忾之心，只会让国主更快称帝。届时你们大汉将别无选择，只能开战。”

“开战便开战，此乃大节，不容僭越！”庄助毫不犹豫地表态。

吕嘉露出一丝笑意：“但五岭天险，汉军打算如何突破？”庄助嘴角微微一颤，这问到痛处了。吕嘉道：“打，汉军打不过来；不打，上朝的权威丧尽。对贵朝来说，一旦开战就是两难局面，所以最好还是防患于未然，方为上策——汉使此来南越，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么？”

他把大汉的困境分析得一清二楚。庄助一时寻不出破绽，便问道：“那你们要我如何？忍气吞声吗？”

“国主称帝，土人必然坐大，绝非你我所乐见。在这件事上，尊使与老夫目标相同，只要你我里应外合，必可说服国主，挫败称帝之议。”

吕嘉把双方立场摆得清清楚楚，庄助摸了摸下巴，只可惜自家胡髯还未留成形，捋起来总少了几分洒脱。

吕嘉见他不吭声，生怕这家伙年轻气盛，不愿妥协，又多恭维了一句：“昔日陆贾陆大夫出使南越，只凭一番言辞便说动先王，自去帝号，奠定了两国几十年修好之基。庄大夫年少有为，决断明睿，未来成就不会输于陆大夫。”

庄助笑起来：“我可比不了陆大夫，如今连番禺城都没办法进去，纵然想帮吕丞相，也是有心无力。”

吕嘉见庄助开始谈起条件，知道有门儿，顿时如释重负。他看了一眼外面：“再过数日，恰好就是武王三年忌辰。南越王将会率领文武百官出城，前往白云山的先王墓祠设祭奉牌，驻蹕一夜再返回番禺，尊使不妨同行观礼。”

庄助眼神一亮，这确实是个绝妙的安排。白云山就在番禺城外，他身为汉使，拜祭起佗乃是应有之礼。祭祀次日，顺理成章地同南越王一起返回番禺，届时走中门也就名声言顺了。

吕嘉不失时机道：“如果尊使没意见，我就去安排。等尊使顺利进了城门，见到了老夫的诚意，再议不迟。”庄助满意地点点头，吕嘉考虑得面面俱到，他实在没什么可以添加的。吕嘉见汉使同意，也很高兴：“你们先在这船上安歇，至于居中联络之事，就交给黄同好了。他做事情，我们两边都会放心。”

说到这里，吕嘉的眼神一闪。庄助知道，这个老家伙早猜出黄同被自己要挟，索性放手任用。果然，能身居高位者，都不是简单人。

庄助思忖片刻，沉声道：“我需要最后确认一下，你们秦人对于大汉与南越的关系，到底持什么态度？”吕嘉一拍胸脯，语气慷慨激昂：“秦人一向承秉先王八字，只想一切维持如旧，别无他求。”

听到这明确无误的承诺，庄助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敲起案面来。

吕嘉的话，不必全盘相信。但秦、土两派围绕“称帝”而大起矛盾，应是无疑。他这一次来南越，背负着凿空五岭的任务，“凿空”未必真要凿穿山岭，击破人心也是一样效果。如今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倒是个绝好的分化之机。

“好，就依吕丞相所言。”

两人相视一笑，互施一礼，一桩大事就此议定。吕嘉明显放松下来：“等一下尊使好好品尝一下嘉鱼味道，静候佳音便是。”他一边说着，一边看向船舱外面，却迟迟不见菜端上来，脸上略带困惑。嘉鱼无论烹还是煎，应该不至于耗费这么久才对。

两人浑然不知，此刻在庖厨里，大汉与南越国正进行着另外一个层面的对抗。

一座船灶忽忽地冒着火光，灶上搁着一尊盛满水的三足铜鬲，蒸汽咕嘟咕嘟地向上翻涌着，把鬲上架着的一具陶甑笼罩在云雾之中。唐蒙和黄同并肩蹲下，死死盯着不断被蒸汽掀动的盖子。

陶甑里面，并排躺着两条嘉鱼。两条长短几乎一样，但若仔细观察，会发现微妙的不同：右边那条的鱼鳞似乎没刮掉，左边那条下面多了几根白色的东西。

守在灶前的两人偶尔会对视一眼，眼神里尽是恼怒。怒意之深，简直比他们在骑田岭前那次生死相搏还强烈一些。

之前他们俩刚一进庖厨时，气氛还算和谐。黄同建议说七月嘉鱼不够肥，煎之不美，不如清蒸，唐蒙从善如流。可一到杀鱼的环节，两人却发生了严重分歧。

因为唐蒙发现，黄同杀第一条鱼时，居然没有刮鳞。他大为愤怒，说杀鱼怎么可以不刮鳞？黄同坚持说我们岭南从来都是这种做法，还语出讥讽：“今天在番禺城门前受辱，都没见尊使你这么激动……”

唐蒙实在无法容忍，抢过另外一条嘉鱼，说你别糟践东西了，亲自捋起袖子处理。一刮之下他才发现，这嘉鱼的鳞片居然是在鱼皮下面，看来是岭南人手笨不会处理，只好留下来。

他在番阳县做县丞好多年，那里背靠彭蠡大泽，鱼种甚多，杀鱼经验很是丰富。只见唐蒙手里小刀上下翻飞，把鱼鳞一片片挑出来，然后开膛、挖腮，去净肚内黑衣，动作一气呵成。然后他还削了几小根甘蔗，搁在鱼身下方。

黄同忍不住：“好好的嘉鱼，怎么要用甘蔗铺底？”唐蒙眼皮一翻：“我们番阳从来都是如此。”黄同没吭声，但呼吸明显变得急促，显然无法接受。

“在骑田岭前被俘时，都没见黄左将你这么委屈过。”唐蒙不失时机地嘲讽了一句。

好在两个人的其他厨序都差不多，无非是放些葱白、姜丝，再淋入一点稻米酒。一俟铜鬲里的水滚开之后，便把两条嘉鱼放入陶甑开蒸。

随着水声咕嘟，庖厨里陷入到一种微妙的安静中，只听得到咕嘟咕嘟的滚水声音。黄同不动声色地将左手大拇指按在右腕上，而唐蒙则偷偷瞄着窗外的光线角度。两个人用不同的方式，计量着时辰，因为这对蒸鱼来说至关重要。

江上一只白鸟振翅飞过，迅速掠过船边。两个人几乎同时身形一动，齐声说差不多了。黄同快了一步，顾不得蒸汽滚烫，迫不及待地掀开盖子。

只见甑内两条嘉鱼并排躺在陶盘里，俱是通体白嫩，软玉横陈。一股蒸鱼特有的清香，缭绕在四周，令人食指大动。

唐蒙拿起一双竹筷，先伸向黄同那一条。他本以为鱼身没有刮鳞，口感必然杂硬，可

谁知一入口，那鳞质变得绵软微脆，与鱼肉相得益彰，味道意外地精妙且带层次。唐蒙琢磨了一下，大概是因为嘉鱼腹部自带膏脂，一蒸之下，油花层层渗出，等于先在甑里把鱼鳞煎熬一遍，自带风味。

那边黄同的惊讶，也不输于唐蒙。他的筷子一触到鱼身，鱼肉竟自溃散开来，只见肉色如白璧无瑕，看不到半点血丝或杂质，只在表面浮动着一层浅浅的油光。他夹起一块送入嘴里，几乎是迎齿而溃，立时散为浓浓鲜气，充盈于唇齿之内。他之前愤怒，是担心甘蔗的甜腻会破坏鱼鲜，没想到蔗浆蒸开之后，甜味几乎消失，反而有了提鲜的妙用。

两人把两条鱼都品尝了之后，不约而同地陷入沉默。良久唐蒙方开口道：“看来阁下不去鱼鳞，是因鱼制宜，颇有道理啊……”

“我们南越盛产甘蔗，居然没人想到，这东西也可以烹鱼。”黄同也感慨道。

适才那点血海深仇，就此烟消云散。唐蒙看看盘中两条残缺的嘉鱼：“都动过筷子了，这样的菜端给两位贵人不太合适，还剩一条，另外烹过吧。”黄同立刻点头：“对，对，咱们再烹一条便是，不去鳞，铺上甘蔗……啊？你怎么知道？”

对方都说是“两位贵人”了，自然是识破了吕嘉的身份。

唐蒙起身从水缸里捞出最后一条嘉鱼，笑嘻嘻道：“那老渔民的手背白白嫩嫩的，哪里是常年在江上风吹日晒的模样。你适才跟在他后头，嗓门都不敢放开，还不说明问题吗？”

“就这些？”

“原来我还不确定，现在一看你的反应，便确定了。”

黄同懊恼地抓了抓头，中原人就喜欢用这种诈术，自己已经吃了好几次亏了。这时唐蒙把嘉鱼啪地甩在案板上：“时辰不早，尽快上灶。”

黄同伸手拦住，正色道：“适才尊使烹鱼，是不是还浇了点稻米酒？”唐蒙一点头：“不错，这是用来驱腥。”黄同道：“我们南越日常烹鱼，也用酒来驱腥。不过在这番禺港内，却别有一种更好的驱腥之物，待我唤来，给副使品鉴一下。”

他对唐蒙的态度，有了一丝微妙变化。先前还只是公事陪同，如今却更像是迫不及待与同好分享心得。

唐蒙对此，自然是从善如流。黄同示意稍候，走出庖厨对随从道：“去把那个小酱仔喊来。”随从应声而出，过不多时，船外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子叫卖声：“卖酱咧，上好的肉酱鱼酱米酱芥末酱咧~，吃完回家找阿姆咧。”

那声音清澈干脆，字字咬得清楚，一口气报出一长串名字连气都不喘，如一粒粒蚌珠落在铜鼎之上。

声音由远及近，过不多时，一个黄毛丫头来到了甲板上。这小姑娘看面相十六、七岁，四肢瘦得似竹竿一样，皮肤黝黑，唯是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她背着一个半人高的大竹篓，整个人晃晃悠悠，感觉随时会掉下水似的。

小姑娘熟练地跳上甲板，把大竹篓卸下来打开。只见竹篓里面分成十几个小草窠，每个草窠里都塞着一个人头大小的陶罐。

黄同告诉唐蒙，在番禺码头，常年徜徉着很多卖东西的小商贩。卖胥余果的就叫果仔，卖鱼的叫鱼仔。这个小丫头专门卖各种荤素酱料，是番禺港最活跃的一个小酱仔。

“贵人想要什么酱？”小姑娘问。黄同朝篓子瞥了一眼：“你这里可还有枸酱？”小姑娘迟疑了一下：“还有一点，三文钱一贝。”黄同道：“我们不是吃，是烹鱼要用。”

“那也要三文钱一贝。”

黄同“啧”了一声，这酱仔真是认死理，也不看看跟她讲话的是谁。稍微嘴甜一点，以后好处多得很。他也懒得计较，说那就三文吧。

小姑娘转身从最下面的草窠里掏出一个小罐子。看得出，她对这个小罐颇为珍惜，外面还裹了一圈用麻草编的套，怕它无意中摔碎。

黄同探头过去闻了闻味道，转身对唐蒙道：“这番禺城里，只有她家才有这东西，也是难得。尊使先尝一尝吧？”小姑娘从腰间取下一枚贝壳，先在袖子上抹了抹，探入罐子一刮，递给唐蒙：“呐，试吃不要钱，但只能尝一口。”

只见这一片大白扇贝壳里面，多了一团黑乎乎的糊糊，像稀粥一样水津津的，质感黏稠。唐蒙伸出舌头在贝壳边缘舔了一口，眼神霎时一凝。

这，这是什么东西？

寻常的酱料，多是佐盐腌渍，口味都很重。但这个枸酱不咸不酸，入口微有清香。唐蒙咂了咂嘴，舌头敏锐地捕捉到回味中的一丝绵辣。那辣意醇厚，冲劲十足，如同一只飞鸟闪过江面，稍现即逝。

等到唐蒙回过神来，口腔里已满溢津液。他还想再尝一口，小姑娘却把贝壳收回去了，一脸警惕：“再尝，可要额外付钱。”唐蒙把唾液咽下去，开口问道：“这酱叫枸酱？怎么写？”小姑娘摇头：“我不识字。”

“可是用狗肉熬的酱？”

“不是不是。”

唐蒙也知道不是，那酱里一点肉腥味都没有，又问：“那么可是用枸杞熬出来的？”小姑娘摇头：“也不是，不是。”却不肯往下说了。

唐蒙想了半天，也想不出第三种“苟”字发音的食材。黄同旁边咳了一声：“怕主家等得心急，先把鱼烹上吧。”唐蒙道：“黄左将，这枸酱味道虽说相对清淡，但放到鱼里，多少还是会喧宾夺主吧？”

“我不是用这酱本身，而是用它的汁水。”黄同解释了一句，从怀里掏出三枚秦半两，扔给小姑娘。小姑娘认真把铜钱收入囊中，然后用贝壳盛出满满一捧枸酱，再用另一枚贝壳盖住，递给黄同。

黄同捧着贝壳来到陶甑旁，用力一挤，便有黏稠的汁水沿着缝隙滴下来，淋在鱼身上。唐蒙伸出指头接过几滴，放在唇角品尝了一番，顿时恍然大悟。

刚才那股难以捉摸的绵辣味，在汁水里更加明显。唐蒙仔细分辨了一下，这其实就是酒味，但口感比稷酒和稻酒更清爽，没有浊劲，用来给鱼去腥，可谓极为得宜。

黄同淋完酱汁之后，把贝壳还给小姑娘，直接上甑开蒸。小姑娘细致地把贝壳上的枸酱刮回罐子里，收拾东西正要走，却被唐蒙拦住。

“这位姑娘，你这竹篓里还做些什么酱？”唐蒙问。

“哦，那可多了。这里有兔醢、雁醢、鱼露、卵酱、芥酱……便宜的也有麸酱和舂粉做的米酱，这要看你吃什么东西了。吃炖鸡，得配肉酱；吃肉脯的话得配蚁酱；如果是鱼脍的话，生食自然是芥酱最好。”

别看小姑娘耿直不太会讲话，一说起酱料来却如数家珍，一听就是惯熟的生意。唐蒙听得有这么多种酱，真是百爪挠心，复又问道：“那……这种枸酱可还有吗？”小姑娘摇头说：“如今只剩一点点罐底，一贝壳都刮不满。你还想要多的，只能等下个月再说。”

黄同一旁沉下脸色：“这是北边来的汉使，吃点酱是看得起你，一个小酱仔莫要狐狸心思。”然后转头对唐蒙道：“这些土人不知礼数，还请尊使见谅。”唐蒙这才注意到，小姑娘是个岭南土著，怪不得黄同的态度不太客气。

小姑娘一听问话的胖子居然是个北人，脸色微变。她赶紧移开视线，把竹篓一背，硬邦邦道：“没货就是没货。”转身欲走。

黄同面色有些挂不住，大喝一声：“我们还没问完话，你去哪里！”伸手一抓那竹篓，不许她离开。哪知小姑娘是个倔脾气，像耕田的牛一样低下头梗住脖子，硬是朝船边挪去。

黄同没想到她这么强项，不由多施加了几成力气。两个人互相这么一拉拽，竹篓上的藤绳登时绷不住，一下子断裂开来。整个篓子连同小姑娘瘦弱的身躯一起跌倒在甲板上。

簋盖大开，那些盛着酱料的陶罐纷纷滚落出来。

唐蒙吓了一跳，赶紧俯身想要去搀她。小姑娘像看到什么脏东西，吓得伸手狠狠一推。唐蒙倒退一步，左脚踩在那个装枸酱的小罐上，整个人登时失去平衡。小姑娘一见他要踩那罐子，急得低头去捡，一下顶到唐蒙肚子上。后者一个倒仰，朝舷外翻过去，“噗通”一声，掉落到珠水之中。

水花高高溅起，恰好洒到刚刚从船舱走出来的吕嘉和庄助身上。

手
く

、

一

し

じ

し

き
；

、

じ

じ

簋盖大开，那些盛着酱料的陶罐纷纷滚落出来。

唐蒙吓了一跳，赶紧俯身想要去搀她。小姑娘像看到什么脏东西，吓得伸手狠狠一推。唐蒙倒退一步，左脚踩在那个装枸酱的小罐上，整个人登时失去平衡。小姑娘一见他要去踩那罐子，急得低头去捡，一下顶到唐蒙肚子上。后者一个倒仰，朝舷外翻过去，“噗通”一声，掉落到珠水之中。

水花高高溅起，恰好洒到刚刚从船舱走出来的吕嘉和庄助身上。

第五章

“阿嚏！”

唐蒙在马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唾沫星子如飞矢溅出好远。庄助嫌恶地一抖缰绳，催促坐骑超前一个身位，以避其锋芒。在前面带路的黄同装作什么都没听见，继续朝着白云山的方向走。

三天之前，唐蒙在珠水意外落水，这件事迅速传遍整个番禺港，每个人都添油加醋，衍生出了无数版本。比如“汉使看中酱仔美色，用强不成反被推下水”，比如“汉使贪吃肉酱，腹泻腿虚跌落甲板，屎尿齐污”，甚至还有更荒唐的，说“汉使乃是江中鼃龙所化，一闻到鱼酱味道，便现出原形噉的一声跳回水中”。

庄助一度怀疑，是不是橙水在背后刻意推动流言。那个人讲话阴阳怪气，最擅长这种下作手段。无论是与不是，汉使的形象算是全毁了，沦为番禺港的笑谈。

至于唐蒙，他入水受了寒气，喷嚏不止，只能卧床安歇。熬到第三天，他强打精神，炖了一釜可以发汗解表的麻黄鱼头汤。可一口鲜汤还没尝上，吕嘉传来消息，说南越王即将启程前往白云山祭祀先王。唐蒙欲哭无泪，只好挥别鱼汤，被庄助拖着提前上路。

白云山距离番禺城不远，有一条秦式直道相联。道路两侧除了繁茂的植被，还有一片片散碎的水田，许多戴斗笠的农人在其中弯腰忙碌。扶犁的扶犁、插秧的插秧，除了他们驱赶的耕畜是一种头生盘角的灰牛之外，放眼望去景致与中原地区并无太大差异。

汉使一行沿着这条直道，不过一个时辰便抵达了位于白云山麓的武王墓祠。

赵佗去世之后，陵寝坐落在白云山中，但具体位置秘而不宣，另外在白云脚下修起一座墓祠，供后人设祭之用。大概是国力所限，这座墓祠比中原太庙要寒酸太多，不过是一座单檐悬山顶的殿宇，殿下无台，殿前无阙，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苍劲龙柏之间。墓祠上方挂着一块牌匾，上书“武王祠”三字。

两个时辰之后，南越王赵昧便会抵达这里。他们只要在墓祠门口耐心等着“偶遇”就成了。

眼下时辰还早，庄助背着手，背着手围着墓祠转了一圈，忽然指着祠顶那块木匾，大发感慨：“你们看看。周秦之世，本无此物，萧丞相修建未央宫时，才第一次在前殿题额，从此遂有悬匾之法。看来南越不止袭用秦制，汉风对其也影响至深——不愧是中原郡，事事都要学北边。”

唐蒙正捧着半个胥余果壳，抠里面的果肉，闻言抬起头来：“说起汉风，庄大夫，你刚才注意到沿途看到的农田景象没……阿嚏！”庄助厌恶地站远了几步，讥讽道：“唐副使，你怎么净惦记着吃食？”唐蒙摇摇头：“不是，不是。您看他们耕作的方式，有何特别之处？”

“岂不是中原处处都有的景象？”

唐蒙一拍果壳：“没错，正是中原的寻常景象，所以在这里才不寻常。我刚才路上看到沿途那些农民，没有在水田里直接撒种，而是插栽秧苗——这别稻移栽的法子，在中原推广不过十几年光景，南越就已经学会了。”

庄助神色微讶：“他们学得这么快？”唐蒙掰着手指算了算：“当然快啦。别稻移栽，比撒种的产量能高出四成。如今已是七月底，他们还在抢种秧苗，说明一年可以种两季。好家伙，这南越国每年的水稻亩产，得冲着十二三石去了。”

唐蒙在番阳县丞任上呆了五年，对农稼之事甚是熟稔。不须多做解释，庄助已醒悟这意味着什么。

南越的气候得天独厚，又得了中原耕作技术，蓄积必然丰饶。国之大事，唯耕与战。南越国既有五岭天险凭恃，粮草也足堪支应，怪不得有些人会起异心。

“朝中总有些无知官僚，只为些许蝇头小利，竟把如此重要的农稼之术外传！”庄助愤愤道。唐蒙的神情却很微妙，轻声喟叹：“也不好这么说，农稼毕竟是仁术。粮食多收几石，就能少饿死几个人呐。”

“养肥了山中猛虎，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庄助反唇相讥。

“田地就在外面摆着，就算朝廷禁绝外传，难道南越就学不到了么？”唐蒙对这个话题，意外地固执，“左右禁不住，不如由官府出面主动传授，大张旗鼓，让南越百姓都知道吃饱肚子是谁的恩德，长此以往，人皆归心——庄大夫说让实利而守虚名，不就是这么个道理么？”

庄助没想到唐蒙会冒出这么一番议论，他想了想，一挥袖子：“总之你把这件事记下来，待回到长安，供天子参考。”

唐蒙知道，这是上司委婉地表示谈话结束。他抬头看看日光，笑嘻嘻道：“这里有些闷，南越王还要两个时辰才到，我想去附近透透气。”庄助看了他一眼，默契地点点头：“你去吧，我这里有黄左将照顾，只是不要走太远。”

本来黄同想跟着唐蒙一起出去，被庄助这么一说，只好留下来。

唐蒙走出墓祠，随便选了条山路，朝着白云山的深处走去。未来倘若开战，这里必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庄助一早就吩咐他，设法勘测一下白云山势。对唐蒙来说，与其和上司在这里尴尬对望，还不如出去溜达一下，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偷懒，于是态度难得积极起来。

这座白云山不算大，目测宽不过八里，长也只有十几里。若论气势，远不能与巍峨五岭无法相比。但此山胜在山体跌宕，峰峦众多。唐蒙简单目测了一下，这附近至少有三十几座大小山峰，植被厚密浓郁，高低交错在一块，如同一团揉皱了的绿绒布。

唐蒙一边顺着山势闲逛，一边在随身携带的绢帛上勾画，说不出地惬意。约摸半个多时辰，前方出现一条潺潺而下的溪水。他正好走得乏了，大喜过望，飞奔到溪边，先美美喝了几大口清冽甘甜的溪水，突然嗅到一缕异味。

唐蒙如同一头警觉的肥野猫，脖子迅捷转向溪水上游，昂起下巴，鼻息翕动。他努力分辨了片刻，分辨出这是一种酸臭味，微微有些呛，但稍稍回味一下，能从这酸臭中品出一丝醇厚。

在幽静山林里，怎么会有这种层次丰富的味道？唐蒙起了好奇，把地图绢帛塞回袖子里，缘溪上溯，很快看到一处山间岩洞。

唐蒙仔细分辨了一下，确认味道是从那洞里传出来的，信步走了过去。甫一到洞口，他立刻感觉到一股清凉扑面而来，暑气为之一散，再定睛一看，只见洞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三四十个陶罐。不用开盖，仅凭味道就能分辨出里面盛放着各种酱物与腌物，少说也有十几种品类——那股异味的根源即在这里。

一个老头从洞深处走出来，略带警惕。唐蒙递了一小块肉脯过去，老人家态度立刻变热情了。他应该是秦人出身，中原话很流利。两个人攀谈了几句，唐蒙才知道这里是个仓库。山洞比外面相对阴凉，门口又有溪水，很适合存放腌渍之物。

“番禺城的酱园，大多都在白云山周边，但只有我家品质最好。”老头见他穿着不凡，以为是哪个进山纳凉的贵人，便有意夸耀了一句，“武王生前，他老人家最喜欢吃我家的东西。”

“哦？你家是御用的……”唐蒙意识到自己用词有误，连忙改口，“是王家专用的么？”老头得意道：“那倒不是，不过武王经常派人来我家采买，不信你尝尝。”

他殷勤地拿起一片贝壳，从罐子里舀出一点豆豉酱递给唐蒙。唐蒙尝了一口……好家伙，这小小一罐豆酱里装的盐，能活活齁死骑田岭前的全部汉军。

老头见唐蒙皱眉头，连忙解释道：“我父亲和武王是同乡，所以我们张记酱园的配方，是保留北方的原味。其他家的酱物味道太温吞了，吃起来没劲儿——这话可是武王亲自说的！”

唐蒙一想，也有道理。赵佗是恒山郡人，那边普遍嗜咸。一个人小时候养成的口味，无论后来走了多少地方，无论长到多大年纪，都很难改掉。

老头忽然又落寞起来：“可惜啊，现在嗜咸的人越来越少，如今的南越王不爱吃，我几个儿女也不爱吃，都爱吃石蜜饴蜜之类的甜物。这几十罐酱我坚持要做，可一直卖不出去，只能存在这里，唉……”

唐蒙宽慰了老人几句，忽又问道：“对了，你们张记酱园，做不做枸酱？”他那天晚上对枸酱的印象最为深刻，那种稍现即逝的奇妙，至今念念不忘。

老头一怔：“枸酱？那玩意儿只有甘蔗手里才有。”唐蒙一头雾水：“甘蔗是谁？”老头说是个小姑娘，描述了一番长相，唐蒙反应过来了：“哦，那个在番禺港的小酱仔？”

“对，就是她。整个番禺城，她家的枸酱是独一份，别处都弄不到。”

唐蒙脸上闪过一丝愧疚。那晚他被水手救上船之后，甘蔗已经不见了。听说她被狠狠鞭打了一顿，撵下船去，不知后面怎么样了。

“为什么你们不做枸酱？”

“不会做啊。”张老头讲话倒是坦诚，“枸酱那东西怪得很，酱不像酱，酒不似酒，那味儿却能偏偏勾走人的魂儿，回香无穷。番禺城的大酱工们一起琢磨过，可连这酱到底是用什么原料熬制，都没搞清楚过，只能确认一件事——肯定不是用的枸杞，也不知谁起的这怪名，故意误导。”

唐蒙更加好奇：“所以，这是甘蔗那个小姑娘的独家秘方？”老头摇摇头：“咳，这不可能。她一个孤儿，每天跑码头做酱仔，就算有秘方，又哪来的精力去熬蒸腌渍？”

“孤儿？”

老张头道：“这丫头啊，从小有母没父。她母亲本来是在宫里作厨子，后来犯了大错，投水自杀。她一个人每天从白云山进各种酱货，扛去码头贩卖。啧，真是苦，真是苦。”

唐蒙暗道怪不得那姑娘面黄肌瘦，原来竟还是个早年失怙、近年失恃的孤儿。

“所以她的枸酱，也是从别人手里弄来的？”

老头点头：“大概三年前吧，甘蔗开始卖这种叫枸酱的东西，尝过的人没有不喜欢的。可惜谁也不知她从哪里进的货，她也从不肯说。好在那玩意儿走货量很少，每两个月也就两小罐，大家可怜她，由着她卖个糊口钱。”

“那如今在哪里能找到她？”唐蒙急切道。

老头捋了捋胡子，貌似沉吟。唐蒙掏出五枚铜钱，说你给我拿一罐鱼露吧。老头冷哼一声，唐蒙如梦初醒，硬着头皮说：“我要那罐豆豉酱好了……”老张头这才接过钱：“这款豆豉酱你仔细品品，真不一样。”唐蒙懒得争论，说好好。

老张头喜孜孜拿起一罐给他，然后说：“贵人想要找她，可以去西边瞧瞧，沿着溪水上去就行。那边还有个酱园，甘蔗一般会去那里进货。”

唐蒙怀抱着豆瓣酱罐，按照老头的指引一路溯溪而上，很快看到另外一处僻静岩穴。他刚刚走进，远远地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喊：

“为什么今天不能卖给我啊？”

声音清脆响亮，确实就是那天的小酱仔。唐蒙探头张望，只见她站在酱园门口的石头上，蹙眉挺胸，一手叉腰，一手扶着竹篓，委屈得像一根没发起的小豆芽。

对面的酱园管事不耐烦道：“今天国主来祭祀先王，晚上要在白云山住下，附近合用

的酱都调空了。下一批酱熟得五天以后，到时候你再来好了。”甘蔗急得身子一晃，语气多了一分哀求：“我前几日没出门，今天再不出去卖货，可捱不到五天以后啦。”

酱园管事奇道：“我记得你刚进完一批，怎么快就卖光啦？”甘蔗左手捏住右胳膊，咬着嘴唇不吭声。

远处的唐蒙知道答案。那一晚在船上，甘蔗扛去的一竹篓坛罐尽皆摔碎，对这种小商贩来说，几乎是全部家当的损失。小姑娘胳膊上有鞭打的淤痕，估计被打伤卧床了好几天，今天实在熬不下去，不得不强拖病体来进货。

酱园主人见她神情黯淡，换了个语气：“甘蔗姑娘，其实你何必这么为难，只要你把枸酱的秘方卖给我，便不必这么辛苦。”甘蔗面色一变：“这个不行，绝对不行！”她气鼓鼓地扛起竹篓，毫不犹豫地离开。酱园主人摇摇头，回转到岩穴里去。

唐蒙有心跟甘蔗打个招呼，可又怕对方反应激烈。这姑娘性子太要强，而且似乎对北人有敌意，他只好偷偷在后头跟着，寻思着找个机会给她点补偿。

甘蔗背着竹篓在林子里穿行，身影比河边的芦苇还纤弱些，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大概是大病初愈，她走了一段就要放下竹篓歇歇，就这么不知不觉走到一汪水塘前。

这是溪水从岩边分流出来的一个小塘，形状如掌，水质清澈见底，半边水面都被各色水生绿叶遮住，甚至可以看到几条游鱼，浮空似地飞着。甘蔗走乏了，跪在池塘边双手捧着清水啜了几口。许是太饿了，她抬起脸怔了一阵，伸手去扯水面的叶子。

那水生植物从水下伸出一根长柄，柄端分出三枚椭圆形绿叶，样子颇似茨菇。甘蔗伸手一扯，扯动整株植物离开水面，下面的根茎居然像藕条那么粗。甘蔗饿得没什么力气，费力拽了半天，才把它拽上来，掰成数节，连根带叶放入篓中。

看甘蔗的举动，大概是打算弄点野菜裹腹。唐蒙心下惨然惭愧，决心露面去帮帮她。他刚一迈步，却见水塘另外一侧走来两个汉子。这两个汉子头裹圆巾、身着褐短衫，身上带着一股酸味，大概是附近酱园的酱工。

两个酱工显然认识她，眼睛一亮：“甘蔗，怎么不去卖酱，反而在这里捞野菜呀？”

甘蔗不理他们，一个酱工笑嘻嘻道：“听说你前一阵恶了一位贵人，挨了顿打，这会儿好点没？我来帮你看看伤口。”说完就去扯甘蔗的袖子。甘蔗瑟缩着身子躲开，继续埋头去拽野菜。

这更激起对方的恶趣味，第二个酱工伸手去摸她的脸：“看你卖酱那么辛苦，都瘦了，不如来我家算了。只要把枸酱的配方当嫁妆，亏待不了你。咱们白天熬酱，晚上熬人。”

他自以为说得俏皮，不料甘蔗“啪”地打开他的手，冷冷道：“回去熬你家的猪吧，都是同类，只有它不嫌你脏。”另一个酱工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这汉子脸面挂不住，抬起大巴掌怒道：“你一个小酱仔，敢骂老子？”说完抬手就要打。

甘蔗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但并不躲闪或求饶，而是梗直了脖子，死死盯着那酱工，仿佛要用目光支撑住自己。

那酱工受不了这样的注视，大手刚要扇下，这时一个陶罐从斜里飞出来，“咣当”正中脑壳。这倒霉鬼身子一歪，直接扑倒在地，一罐黄褐色的豆酱全洒在脑袋上。旁边同伴吓得一个趔趄，脚下一滑，也跌倒在地。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甘蔗吓了一跳。她一抬眼，看到一个胖子从灌木丛里走出来，再定睛一瞧，居然是那天在船上的可恶北人，脸色霎时难看了几分。

唐蒙不太熟练地抽出佩剑，笨拙地挥舞一下，沉声厉喝：“你们两个，光天化日之下，做得好勾当！”那两个酱工一见长剑寒光湛湛，再看来人衣袍华美，当即唬得面如土色，什么都不敢说，从地上爬起来转身就跑。

待得两人消失在树林深处，唐蒙才长舒一口气。他可没用过剑，真打起来肯定白给。他试图把长剑插回鞘里，却尴尬地连续失败了三次，不得不把双腿并拢夹住剑鞘，才算把

剑插回去。

甘蔗见他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忍不住“噗嗤”笑了一声，旋即又变回警惕神情。唐蒙看看她，一指地上破碎的罐子：“你如果要买酱，那边有个张记。”甘蔗一撇嘴：“张老头家的东西咸死了，根本卖不出去，我才不要从他那里进。”

这其实是唐蒙故意抛出的一个破绽，就为引得甘蔗开口。只要肯开口，接下来就好办了。唐蒙附和道：“他家的盐确实是放得多了点，把本味都给遮住了，实在可惜。”借着讲话的机会，他走到池塘边，顺手帮着甘蔗一扯，把一整根植物从水里拔出来。甘蔗也不访谢谢，自顾扔进竹篓。

“这叫什么？”唐蒙问。甘蔗觉得这人没话找话，头也不抬，硬邦邦道：“绰菜。”唐蒙想了想，没听过，大概又是什么岭南特有的物种：“这能做什么用？”

“焯熟了直接吃，能哄饱肚子睡觉。睡着了就忘了饿了。”甘蔗冷冰冰地回答。

唐蒙见她揪叶子时手腕都在发抖，大概是虚得实在没力气了，赶紧道：“啊，对了，甘蔗姑娘……前几天的事，实在对不住。”甘蔗浑身一僵，冷笑起来：“是我瞎了眼，不该上贵人的船，须怪不得别人。”唐蒙道：“这里有两吊钱，你拿去，权且算是赔罪。”

甘蔗没料到，这家伙居然真拿出钱来。她狐疑地接过去，在手里掂量了一下，足斤足两，而且是秦半两，不是汉铸的轻薄榆荚钱，眼神更疑惑了——这个贵人特意追到白云山里，难道就为了给一个小酱仔道歉赔钱？

唐蒙又道：“对了，甘蔗姑娘，那天吃到的枸酱，请问你那里还有存货么？”甘蔗本来稍有放松，陡然又被马蜂蛰了一口似的：“果然还是为了这个！你们都是苍蝇变的吗？一个个闻着味就凑过来！没有，没有！”

她把钱吊子往唐蒙身上狠狠一砸，背起竹篓就要走。唐蒙连忙解释：“我不是打听配方，我是想买来吃，买还不行嘛？”甘蔗停住脚步，回头决绝道：“我是不会卖给北人的，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她话音刚落，远处忽然传来隆隆的鼓声，由远及近，颇有节奏。唐蒙一拍脑袋，糟糕！这鼓声应该是南越王的先导仪仗传来的，他得赶回武王祠，和庄助一起“偶遇”南越王了！

他三步并两步冲到池塘边缘，这里位于一处小山坡上，可以远眺番禺城通往白云山的大道。唐蒙远远眺望，看到一支黑压压的长队缓缓走在大道上，朝着山麓而来。

他的方向感甚好，一瞬间便判明了自己和武王祠之间的位置关系。从山腰到山脚的武王祠，直线距离并不远，但落差甚大。刚才他是盘绕而上，如果原路返回，少说也要半个多时辰，无论如何也赶不上队伍抵达。

甘蔗本来要走，看到唐蒙站在山坡边缘，几次试探着往下去又缩回来，忍不住道：“你是想尽快下山？”唐蒙忙不迭地点头。甘蔗叹了口气，说我不要欠北人的人情，你跟我来吧，有一条近路，就是要吃点苦头。

唐蒙看了看山坡高度和密不透风的灌木林，又看看甘蔗，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我只是想进山偷个闲啊！”胖子在心中欲哭无泪，不得不哆嗦着榔糠身躯，紧随小姑娘朝那片绿海投去……

……与此同时，站在武王祠前的庄助，也陷入焦虑之中。

刚才黄同来报，说南越王即将抵达，可副使唐蒙却迟迟未归。庄助看了一眼郁郁葱葱白云山，繁茂的植被遮住了山中任何动静，那个混蛋八成又藏去哪儿去偷吃东西了吧！耳听得锣鼓声越来越近，庄助心一横，索性先不去管他，挺胸迈步，准备迎候武王的到来。

只见一里开外，负责先导的辎车已经驶来，后头跟着浩浩荡荡的大车、持旗骑士和牙班。人数很多，但大部分车辆皆是牛车。南国马匹数量很少，畜力主要靠牛，和大汉帝王的仪仗相比寒碜了不少。

眼见车队将至，庄助忽然听到墓祠后面一连串窸窣窸窣的声音，他视线转过去，赫然

看到墓祠后的密林里钻出一个黑瘦的小姑娘，背上还有个竹篓。庄助还没反应过来，紧接又见到一个肥硕的身影拨开灌木，满头碎叶与藤须子，活像一只绿头肥鹦鹉。

原来唐蒙跟着甘蔗一路披荆斩棘，取直下行，楞是从密不透风的坡林里钻下山来，左侧衣袖还被划开一个大口子，好歹赶到了。

一见唐蒙这副狼狈样，庄助气得要用剑鞘去抽。这时黄同急急跑过来，说国主车驾已经停在祠门口了。庄助悻悻把剑按回鞘内，低声道：“快给我收拾干净！”唐蒙忙不迭地把带着倒钩的藤须往下摘，疼得连声嘶哈，好不容易收拾干净，对庄助大袖一甩，郑重道：“幸不辱命！”

“还拽什么词！赶紧把那破袖子收起来！”

庄助气得直翻白眼。只见唐蒙右侧衣袖被树枝划开一个大口子，露出一条肥嘟嘟的胳膊。若被南越人看见，还以为汉使是来送祭祀用的豕肉。

那边甘蔗冷声道：“咱们两清了，我走了。”她背起竹篓正要离开，却被黄同给拦住了：“你不许走！”

唐蒙以为黄同要责骂她，先一步挡在面前：“黄左将，她就是给我带路的。”黄同一跺脚：“哎呀，现在国主已经到了，周围全是卫兵，她现在一个闲杂人乱走乱闯，会惊扰王驾！”

唐蒙环顾四周，实在没什么躲的地方。他看了眼身后的墓祠深处，发现祭台后面的壁柱旁有条窄窄的空隙，说甘蔗你去那里躲躲吧。黄同脸色大变：“那里可不能……”他还没说完，甘蔗已被唐蒙硬是推了进去，她实在太瘦，居然嵌得严丝合缝，只有竹篓放不过去，随手扔在一旁。

她刚钻进去，就听墓祠外一阵脚步响动，有唱仪官高声喊道：“国主驾临。”这下子黄同也没办法了，只好悻悻瞪了唐蒙一眼，站回到庄助身旁，恭敬肃立。

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在护卫的簇拥下迈入武王祠，此人头戴九旒冕，身着玄衣纁裳，头发垂下两缕在耳边，末端用玉环束结，正是赵佗的孙子、当代南越国主赵昧。

庄助悄声对唐蒙道：“你看，赵昧这番装束，便是南越国主与百粤大酋的合体，以示两边兼顾，哼，真是不伦不类。”唐蒙好奇地抬眼看去，这位南越王双眼高低不一，左右斜错，给人一种头歪的错觉。两个硕大的眼袋如悬铃垂挂，显得神情萎靡不振。

他忽然意识到。“昧”字读“默”，本是眼目不正之意。赵佗大概承秉着先秦遗风，以出生婴儿的体貌特点给孩子命名，看他双眼错落，名之曰“昧”，如晋成公之名“黑臀”、鲁成公之名“黑肱”。但……堂堂一国之主，叫这个实在太不讲究了吧？

在赵昧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位官员。一个自然是吕嘉，另外一位额前垂发、面色焦黄的胖老头，想必就是土人一派的领袖橙宇。他们穿的皆是改造过的窄袖凉袍，足踏绳编木屐，想来南越官员都是这么打扮——凉快是很凉快，只是太不正式了，怪不得庄助瞧不上。

橙宇一看到庄助，第一时间挡在南越王赵昧面前，瞪圆了眼睛怒喝道：“前方何人，竟敢刺杀大酋！”不知为何，他的双眼淡黄如赭，如同一头择人而噬的猛虎一样。

橙宇话一出，周围的护卫立刻紧张起来，呼啦一下把南越王围在中间。庄助不动声色，吕嘉先站出来大声呵斥道：“何事惊慌，毛毛糙糙的，平白惊扰了国主！”说完他对赵昧一揖：“国主，这不是刺客，而是汉使。”

赵昧抬抬眼皮，嘟囔了一句：“哦，是汉使啊？”语气含混，听不出什么情绪。旁边橙宇大声道：“我听说汉朝乃是礼仪之邦，断不会有这么不知礼的使者。此人不告而入王祠，刺客无疑！”

他的声线尖锐而古怪，但发音字正腔圆，搁在长安朝堂上也是一把论辩好手。庄助哪里还听不出来，橙宇这是在借题发挥。他立刻上前，径直对赵昧一拜：“汉使庄助，禀大汉天子之命，前来拜祭武王，不意偶遇殿下，冒昧死罪。”

橙宇叫道：“确实该是死罪！武王祠乃我南越重地，先大酋魂魄所栖。你们像个小贼一样偷偷摸摸藏在这里，存的什么心思！”吕嘉看了他一眼：“橙左相，你一口一个死罪，莫非是想替国主做主么？”橙宇回瞪过去：“若他们真是汉使，为何不先去番禺城�覲见？哪有不知会主人，先跑来别家墓祠的道理？”

橙宇讲起话来咋咋呼呼，颇有几分心直口快的蛮夷风格。可他每次嚷出来的话，却有句诛心，不太好接。

庄助早有准备，朗声道：“南越武王年高德劭，为朝廷藩守南疆近百年。本使临行前，天子谆谆叮嘱，要本使一至岭南，务必先行拜祭武王，以表慕贤尊老之心，试问橙左相，是觉得武王不配先受拜祭吗？”

庄助这一句话，更是诛心。橙宇眼皮一抖，知道这人不好对付，正琢磨要如何开口，旁边南越王赵昧却做出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

他伸出手来搀住庄助，神情很是感动：“唉，汉天子有心了，使者有心了。武王他老人家啊，生前最喜欢北边来使者，一聊就是一宿。你们能想着先来拜祭他，陪他讲讲话。很好，很好，老人家泉下有知，想必也欢喜得很。”

他这么一表态，算是承认了汉使身份，气氛登时缓和下来。橙宇也不是真的要抓刺客，不过是想趁机杀一杀汉使的威风。他环顾四周，叫住了负责护卫的中车尉：“吕山，差你过来！”

这人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吕氏族人，橙宇训斥他道：“明明汉使就在墓祠外等候，你负责巡查，为何不提前通报？”

吕山看了眼旁边的吕嘉，这事是家主安排“偶遇”，自然不能提前通报，但这理由没法讲出来，只好硬着头皮半跪下去，垂首请罪。橙宇冷笑道：“莫非你见到汉使，动了乡梓之情，想要行个方便？”

这话一说出口，吕山脸色登时大变。这指控实在太严重了，他急忙分辨道：“左相明鉴，在下只是一时疏失，绝无与汉使私下交通之事。这位使者我今日才是第一次见。”

橙宇阴恻恻道：“见面也许是第一面，但沟通可未必是第一次了。我听说汉使几天前就来了，留在番禺港的船上迟迟不见动静，也许就是等谁做内应吧？”他若有若无地看了吕嘉一眼，吕嘉冷哼一声：“吕山如果做事有疏漏，该罚则罚，左相你不要扯别的。”

橙宇双眼上下的褶皱一同挤压，几乎让眼睛凸出来：“右相处事公正，不因私废法，实在佩服。”他看向吕山，面色一沉：“今日在祠内等候的若不是汉使，而是个心怀歹意的刺客，你这么粗率敷衍，岂不是置大酋于危险之中？”

吕山喉结滚动，却不知如何辩驳。橙宇趁势道：“这一次是侥幸，下一次呢？如此心不在焉，怎么放心你来负责宫禁。滚出去，自领三十鞭子，等一会儿把腰牌交给橙水吧，别给右相丢人。”

中车尉这个职位一直由吕家把持。吕嘉没料到橙宇借题发挥，硬生生要夺掉一个要职：“橙宇，吕山有过当罚，但中车尉这么重要的职位，你自作做主，当场分给你家子弟，是不是太不把国主放在眼里了？”

橙宇不慌不忙道：“我这是内举不避亲。橙水身为中尉，本就是中车尉的副手。正选既去，次第补位而已，和他是不是橙氏没有关系。宫城与大酋身边，警卫不可有一刻松懈，还是你觉得无所谓？”

这句话反问实在犀利，吕嘉只好暂且闭上了嘴。奇怪的是，他们吵成这样，赵昧却恍如未闻，只搀着庄助的手一直在絮叨，大概这在南越朝堂属于日常，早习惯了。

站在庄助旁边的唐蒙暗自松了一口气，不自觉地偷偷朝壁柱方向看了一眼。甘蔗藏得挺好，现场根本没人发现。正巧橙宇朝这边靠近了一步，吓得唐蒙赶紧挺身站过去，遮断对方视线。就这么一交错，他闻到橙宇身上有一股味道，这味道苦中带香，似乎是某种中原不常见的香料。

他再仔细一闻，发现这里每一个南越大人物，身上都带着一点独特的香味。看来南越人嗜香，有事没事都喜欢熏点什么。唐蒙本还想仔细分辨，可很快发现祠堂里的味道变得驳杂不堪，似有鱼露、兔醢、猪脂羹、腌芥子……味道越来越多，越来越杂，唐蒙毕竟不是狗鼻子，实在有点疲于奔命。

J 好在答案很快就出现了。

一大批仆役从墓祠外鱼贯进来，一个个报罐抬坛，举案端盘，一会儿功夫就在墓祠内摆开一片祭祀用的飧宴。各色珍馐，琳琅满目，里面一半食材唐蒙都认不出来。

三 怪不得甘蔗买不到好酱，光是为了这一顿飧宴的调味，南越王就买空了白云山附近的酱园。待得仆役们布置完成，吕嘉上前提醒说仪式要开始了，赵昧才依依不舍地放过庄助，打了个呵欠，站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唐蒙抖擞精神，一盘盘细看过去，近距离观摩王家盛宴的机会可不多。他忽然发现庄助也在凝神细观，而且嘴唇还不时蠕动，顿感亲切：“庄大夫你也觉得这飧宴不错？”

庄助没理睬，仍旧全神贯注。这唐蒙这才注意到，他是在数数。等数完了，庄助低声感叹道：“《周礼》有云：王举，共醢六十饔，以五齐、七醢、七菹、三饔实之——南越王这是严格按照周天子的仪制来做供奉啊，还真把自己当天子了。”

唐蒙数了数器皿，数量确实对应得上。庄助微微冷笑：“到底是蛮荒之地，读书一知半解。周礼所言，是周王进餐的仪制，不是祭奠先王的礼节。他们拿活人吃饭的规矩来供奉死人，实在可笑。”

仆役们摆完坛坛罐罐之后，唱仪官又喊道：“奉神主。”很快就有两名巫童装扮的少男少女进来，举着一块长方形的大木牌，口中唱着招魂。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装束是浓浓的楚巫色彩，唱的调子却是越风。

在这古怪的旋律中，吕嘉、橙宇和其他南越臣子纷纷跪下，赵昧上前先叩首三次，然后把木牌接了过去，牌上写着十个大篆，笔迹繁复，如同一堆蠕动的虫子。

以南越之风俗，君王一年入葬，二年立祠，到第三年才可以在祠里供奉神主牌。所以南越王这一次致祭的目的，就是要亲手把赵佗的神主牌奉入祠内。从此之后，这座墓祠便可以代替陵寝，接受后人供奉和祭祀了。

在唱仪官咿咿呀呀的指挥下，赵昧按照礼仪一步步行事，很快就进入最后一个仪式。他双手举着神主牌，恭恭敬敬朝着案前立去，这时一个声音却打断了这个动作。

“等一下！”

现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这么庄严肃穆的时候，谁敢大声喧哗？众人视线一扫，发现出声的居然是那个汉使庄助。

庄助阔步上前，对赵昧一揖：“殿下，这神主之牌的材质，莫非是樟木制成？”赵昧把鼻子凑近木牌嗅了嗅，点头说有刺鼻味，应该是樟木没错。

“神主牌用哪种木料，历代均有讲究。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秦人以梓。以樟木为神主，怕是不合礼法。”

庄助声音洪亮，让所有人都听得清楚。橙宇第一个跳出来：“我南越国祭奠先王，你身为汉使观礼即可！凭什么横加干涉？”庄助坚持道：“既然是祭奠先王，更该谨慎，稍有错乱，可是会搅扰死者阴灵不安。”

“往大了说，这是南越国之事；往小了说，这是赵家之事。祖先开不开心，轮不到你来评判！”橙宇怒气冲冲，刻意用肥硕的身体挡住赵昧，唯恐这位南越王说出赞同汉使的话。

吕嘉在旁边也是一脸意外。按照计划，汉使只要随南越王一同回城就好，观礼期间不需要有任何动作。怎么这位汉使却主动跳出来，在这么一个小问题上节外生枝？他连忙打圆场道：“如今一时也做不出第二块神主牌，姑且先供奉上去，容后再补，不要耽误了吉时。”

庄助见两位丞相都拦着，南越王又是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不由得叹了口气：“我本是想给你们个台阶，你们却无论如何不肯下，非逼着我说破了实话！”

他迈步走到神主牌前，伸手指着那一排鎏金大字道：“你们真以为中原无人识得大篆么？这上面分明写的是‘南越武帝赵佗之神主位’！这是僭越！”

最后四个字，震得墓祠房梁上的尘土扑簌簌飘下来。

]

]

三

言

上

く

き

人

重

じ

六

厂

庄助见两位丞相都拦着，南越王又是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不由得叹了口气：“我本是想给你们个台阶，你们却无论如何不肯下，非逼着我说破了实话！”

他迈步走到神主牌前，伸手指着那一排鎏金大字道：“你们真以为中原无人识得大篆么？这上面分明写的是‘南越武帝赵佗之神主位’！这是僭越！”

最后四个字，震得墓祠房梁上的尘土扑簌簌飘下来。

第六章

当年秦末之世，赵佗趁着中原大乱之际在岭南割据，自称“南越武王”，坚决不肯归附，一直熬死了刘邦。到了吕后临朝，汉廷与南越连打了几场恶仗。南越军凭借五岭天险，连连挫败汉军的攻势。赵佗声威大震，遂公然称帝，改号为“南越武帝”。

孝文帝即位之后，老臣陆贾出使南越游说利害。赵佗考虑到连年征战，南越苦不堪言，便撤回了“武帝”之号，仍称“武王”，向北方称藩。汉廷与南越这才明确了彼此关系。

如今赵佗的神主牌上，公然写着一个已被废除的帝号，其用意昭然若揭。若不是庄助眼睛尖，便被这些南越人给蒙混过去了。

听到庄助这么一点破，吕嘉的脸色一变。这次奉神仪式是土人一派负责筹办，他没料到，橙宇会在这件事上搞小动作，而且更麻烦的是，那个楞青头汉使居然当场说破，连个转圜余地也没有。

“殿下，我只问你一句，这牌子的事您是否知道？”庄助目光灼灼，看向赵昧。赵昧很努力地分辨牌上的篆纹，这时橙宇已抢先道：“这具神主牌是放在墓祠里的，无伤大雅。”

庄助厉声道：“武王生前明明已撤销帝号，你们却强加僭称，违礼逾制。难道这是无伤大雅的事吗？”

他右手按住剑柄，整个墓祠里的气氛，陡然变得肃杀起来。唐蒙对这突然的变故有些惊慌，但他知道这时候绝不能塌台子，于是也努力挺直身体，站在庄助身旁。

“真以为我们南越怕了你们两个无礼的小使臣？”橙宇一双黄眼瞪得要凸出来。庄助毫不示弱：“戕杀汉使的后果，你可以试试看！”然后看向赵昧，朗声请道：“请南越国主更换神主牌！”

赵昧看看庄助，又看看周围，神情有些迟疑。这时橙宇“噗通”一声跪倒在地，放声大哭起来：“大酋啊，武王他老人家的临终遗愿，只要一个帝字陪葬而已。他统御南越几十年，对我岭南恩德深重，难道这小心愿，都要被北人阻挠吗？都要让您背负起不孝之名吗？”

他说哭就哭，哭得情真意切。赵昧一听自己可能会被骂不孝，立刻有些惊慌：“先王他确实不容易啊……”

吕嘉见势不妙，连忙大声打断：“橙宇！你不要信口雌黄，武王何曾有过这种遗愿？”橙宇收住泪水，双手一摊：“他老人家向他信任的人吐露心声，你没听见而已。”

“胡说！武王去世乃是意外猝死，当时你我俱在现场，何曾有过什么临终之语？”

“武王是没说出来过，但只要稍稍用心体谅，就该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

那边吵着，这边庄助和唐蒙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出震惊。这南越国也太耿直了吧？外人在场，一场吵闹便把宫廷秘事都掀出来了——三年前的赵佗之死，似乎还是场意外？

庄助微微眯起眼睛，喃喃道：“他们送往长安的丧报里，只说是寿终而亡，没想到竟然是意外猝死啊……”唐蒙在一旁道：“百岁老人，发生点意外倒也不奇怪。”

“可到底是什么意外，这就很值得玩味了。”庄助隐隐把握住了南越局势的关键。

看来赵佗之死非常突然，没来得及留下一个明确的遗嘱，给秦人和土人留出了想象空间。谁能掌握了武王心愿的解释权，谁就能控制性格昏弱的赵昧，从而决定南越国策未来的走势。而这种解释权的表现，就表现在“称帝”这件事上。

所以无论是吕嘉还是橙宇，在称帝这件事上必须竭尽全力，你死我活。

想到这里，庄助不失时机地献上一次助攻。他阔步走到赵昧面前，郑重一礼：“三年之前，南越送丧报至长安，报中只略言武王寿终，却未及缘由，天子一直深为困惑。今日希望能聆听武王登仙之情状，我代为转奏，也好让陛下安排巫祝祈禳，告慰泉冥。”

赵昧这个人没什么主见。两位丞相吵到现在，他没有发表任何明确意见，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与其和橙宇做口舌之争，不如直接逼一逼赵昧。

果然，赵昧被庄助这么当面一逼，立刻有些局促不安，看向橙宇：“左相，要不你给汉使说说看？”橙宇有心拒绝，但大酋既然表态，他只好无奈道：“这也没什么可说的。三年之前，武王召见

我与吕丞相议事，一直议到深夜才告辞离开。武王腹饿，便吩咐宫厨煮了一碗壶枣菜粥。谁知他食粥有些着急，误吞下一枚壶枣核，正卡在咽喉处。等我们发觉不对，返回查看，他老人家已经……已经溘然长辞，如此而已。”

他说着说着，赵昧拿起袖子，擦了擦眼角，似乎不忍回想当时的情景。

庄助一时无语。赵佗一代枭雄，最后却因为这么一枚枣核而死，未免荒唐。旁边唐蒙突然“啧”了一声，庄助斜眼看去，问他干嘛，唐蒙挠挠头，说没事，没事。

橙宇继续道：“事后我与吕丞相仔细盘查过，当晚武王身边只有一个护卫和一个厨娘，并无旁人在侧。是那个煮粥的厨娘太过粗心，没有把枣核去干净而已。事后那厨娘自知犯了大错，畏罪自杀，这件事也便到此为止。”

他话音刚落，突然一个凄厉声音陡起：“你们瞎说！根本不是阿母的错！”

这一下子，整个墓祠的人都惊了。众人左顾右盼，却没见到什么人影。不少人心想，莫非是山精作祟？还是仙人下凡？只有唐蒙面色大变，急忙要冲到祠后壁柱那里阻拦，可惜终究晚了一步，甘蔗从那空隙里跳了出来，双拳紧攥，向着墓祠里的所有人激愤吼道：

“我阿母没害死大王！没有！”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敢情这是……那个厨娘的女儿？她埋伏在墓祠干嘛？难道是要复仇不成？几名护卫立刻把赵昧护在身前，黄同猛然上前，一下子把甘蔗按倒在地。

甘蔗被压得动弹不得，脖子硬梗着不肯垂下：“不是阿母！不是阿母！你们不许这么说她！”反反复复就这么一句，言语里哭腔嘶哑。

吕嘉和橙宇同时看向对方，异口同声指责道：“右（左）相你让一个负罪厨娘之女藏在墓祠，专候国主（大酋），是何居心？”

他们对彼此都很熟悉，指责归指责，却能从对方的眼神里判断，这应该不是对家预先安排的手段。两条老狐狸一边指控对方居心叵测，一边百思不得其解，这丫头从哪里蹦出来的？

庄助狐疑地看向唐蒙，希望得到一个解释，可唐蒙也一脸茫然。他先前知道甘蔗的母亲在宫厨里犯了事，哪能想到这事居然是噎死了赵佗。更没想到，这小姑娘不知轻重，居然众目睽睽之下跳出来，替她母亲辩驳，这不是作死么？

他擦擦额头的汗水，正想着如何搭救，吕嘉已抢先一步，走到甘蔗面前温言道：“你的母亲，莫非是叫甘叶？”甘蔗仰起头，大声说是。吕嘉微微一笑：“我记得她。她是第一个做到厨官的土人，厨艺高妙，颇得先王信重，对不对？”甘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但这句话听在橙宇耳朵里，却是另外一番味道。

噎死赵佗的甘叶是土人，藏在墓祠的甘蔗是土人，这盆脏水泼向哪里再明显不过了。他立刻厉声打断：“不管她是不是甘叶之女，胆敢擅入墓祠，惊扰王驾，就是杀头的重罪！吕丞相，你同不同意？”

你不是说这人是我的指使的吗？那我主张杀了她，总能证明清白了吧？反倒是你，敢不敢做同样的事？橙宇一句话，把软鞠重新踢到吕嘉面前。吕嘉面无表情：“左相此言甚

当，典礼重地，岂容罪臣的子女乱闯！该杀！”

两人都是一般心思，防止对方拿这件事攻讦自己，最好就是主张将她杀掉。今天墓祠之争有点失控，不要再平添变数了。

黄同见两位丞相达成一致，一把揪起甘蔗的头发，要往外拖。甘蔗格外倔强，一边嘟囔着“我阿姆没害死大王！”一边拼命挣扎，踢翻了旁边的竹篓，里面装的绰菜一根根滚落在地上。

唐蒙眼见不能再拖，急忙拦住黄同，大声道：“你们误会了，误会了！是我在山中迷了路，请甘蔗姑娘带路到此，正好赶上南越王驾临，临时让她躲起来，小姑娘没有别的心思！”

橙宇翻翻眼皮，一阵冷笑：“一个罪臣之女，居然勾结汉使，潜藏墓祠，果然是居心叵测！”唐蒙一时又是气恼，又是钦佩。这个橙宇脑子转得真够快，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能瞬间曲解成一桩阴谋，真是天生就吃这碗饭的。

这时一直昏昏欲睡的赵昧睁开眼睛，看向甘蔗：“你的母亲原来是甘阿嬷么？”甘蔗被黄同压住，只得点了一下头。赵昧顿时喜出望外：“她煮的东西，我一向最喜欢吃，又香又甜，味道可真好。”说到这里，他忽又情绪低落，语气惆怅：“哎，可惜再也吃不到了。”

赵昧这么开口一问，吕嘉也罢、橙宇也罢，顿时都有些不知所措。南越王如此亲切地对甘蔗谈论她的母亲，那……咱们还杀不杀？一直钳住甘蔗的黄同，不得不把她的双臂松开，后退了一步。

甘蔗揉了揉被扭痛的脖子，牙齿咬在嘴唇上，几乎渗出血来。赵昧忽然注意到她脚下散落的绰菜，眼睛忽然一亮：“这……莫非是睡菜吗？”甘蔗楞了楞，迟疑答道：“这叫绰菜，只有阿姆才会叫它睡菜。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赵昧眼神更亮了：“那你吃过她熬的睡菜壶枣粥么？”

“吃过吃过。”甘蔗没想到全场唯一正常沟通的，居然是国主。

赵昧微微仰起头来：“从前本王每次失眠，甘阿嬷都会熬一釜绰菜壶枣粥，她说这叫睡菜，可以平肝息风，再加上壶枣，可以养心安神。我喝完之后再躺下，必然一觉睡到天亮。”

讲到这里，赵昧神色一黯，“她临死前一天，还给我熬过一釜，唉，那是我最后一次睡了好觉。之后别人再给我煮羹了，总不是那个味道，也没什么功效……”他絮絮叨叨地摇动着脑袋，两个黑眼圈格外醒目。

唐蒙反应最快，一扯甘蔗大声道：“愣着做什么？你阿姆不是教了你熬壶枣粥的秘诀吗？还不做给殿下尝尝？”他见甘蔗还傻楞在原地，生怕这耿直丫头说出“不会”二字，急忙又对赵昧一拍胸脯：“这些绰菜刚刚采撷下来，最是新鲜不过。殿下既然要在白云山驻跸一宿，我和她现在就去熬煮，保管您晚上可以喝到睡菜壶枣粥，踏踏实实睡一宿。”

他看出来，赵昧最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王位帝位，也不是秦土之争，而是睡个好觉。果不其然，赵昧一听，大为欣喜，催促说那你们快去熬来。

唐蒙松了一口气，至少在粥端上来之前，甘蔗暂时没有危险了。他想了想，又向赵昧恭敬一揖：“臣在中原之时，对于睡菜的功效也有耳闻。此物可以治心膈邪热，但须内外兼攻。殿下得先宁心静气，神无浊念，再服用睡菜壶枣粥，方奏全效。”

说完这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他左手抄起竹篓，右手推搡着甘蔗，一起朝祠堂门口走去。

橙宇眼见两人要走，眉头一拧，忙对南越王道：“大酋，武王赵佗正是吃了睡菜壶枣粥，才出的事，在他的祭仪上喝这个粥，不太吉……”

他还没说完，发现赵昧正深长脖子望向两人的背影，只好硬生生掐断了尾音。南越王长期深受失眠困扰，一直四处搜寻治眠良方。这时他如果站出来阻挠，就算赵昧不迁怒，

吕嘉也会伺机煽风点火，何必呢？

这时赵昧挥了挥手：“本王累了，你们尽快去把武王的牌位准备好，把仪程走完吧。”他说完之后，让仆役抬过来一架竹制滑竿，自己躺上去，闭目揉起了太阳穴。

无论是庄助还是吕、橙两位丞相，都敏锐地注意到，赵昧用的词是“武王牌位”，不是“武帝牌位”。这位自从踏入墓祠后就态度暧昧的南越王，终于表露出了一个明确意见。

看来唐蒙临走前说的那一番话，对赵昧起到了微妙影响。为什么无法安眠？因为无法宁心静气？为什么无法宁心静气？因为神有浊念？浊念从何而来？还不是底下人吵吵嚷嚷，让赵昧心烦意乱么？

率先反应过来的庄助，对赵昧大袖一拜：“臣不揣冒昧，愿为武王神主牌正字。”

他这么说，一来是给个台阶，你们只是写错字而已；二来是顺便嘲讽一下，蛮夷到底不识字。庄助乃是辞赋大家庄忌之子，他提出修改错字，没人能质疑其资格。

橙宇对赵昧的脾性很熟悉，知道这次神主牌非改不可，只得恨恨道：“不劳庄大使费心，我南越自有文士。”他侧脸唤过随从，过不多时，便搬来另外一副神主牌。庄助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次的牌位写的是“南越武王赵佗之神主位”没错。

这种木牌上的字，都是茜草根混着金粉书写而成，仓促间不可能制备得出来，除非……

“这家伙……早就准备了两幅牌位。”庄助暗暗冷笑。

对面橙宇虽然一脸激愤，眉宇间倒没什么沮丧之色。看来土人一派对于“武帝”神主牌这事并不执著，能立起来最好，不立起来也无所谓，至少能让大酋看到，他们为先王“争帝号”的忠心。相比之下，吕嘉一心维护汉使的嘴脸，反而暴露出秦人的屁股。以后南越王用人，多少会想起今天的情景——毋宁说，这才是橙宇的真正目的。

当然，庄助也不吃亏。他据理力争，挫败了土人的僭越之举。将来回到长安，这就是一笔可以写入奏报的光彩政绩。算来算去，只有吕嘉吃了亏，损失了一个中车尉的职位，但他涵养极佳，面上不露任何痕迹，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本来众人吵成一团乱麻，结果甘蔗一跳、唐蒙一言，反而把局面给破开了。诸方各自退开几步，垂手而立。赵昧见大家都安静不吵了，这才恹恹地从滑竿上站起来，在两个巫童的吟唱声中，按照仪程继续奉牌，墓祠里一时充满祥和肃穆之气。

赵佗的神主牌被奉立的同时，唐蒙和甘蔗进入了南越王的驻跸营地。

这个营地选在了两峰之间的山坳入口处，依山傍水，清凉而无暑气。南越王每次进山祭祠，都会在这里多停留一日再返回番禺，以示追思不舍之心。

两人来到庖厨位置，里面灶、鬲、甑、釜一应俱全，还有各色酱醢食材，估计都是今天从白云山征调来的。唐蒙环顾四周，一捋袖子：“你把荤菜择一择，我来生火。”甘蔗瞪着这个胖乎乎的北人，一脸莫名其妙：“你要干嘛？”

唐蒙道：“熬睡菜壶枣粥啊——哎，对了，我都忘了问了，你会熬吧？我可是把牛都吹出去了。”

甘蔗把脸扭向另外一边，语带厌恶：“我不想给他们做，是他们逼死我阿姆的。”唐蒙叹了口气：“现在两个丞相都要杀你，想要活命，非得把南越王哄高兴不可。我知道你阿姆是冤枉的，但也得先保命不是？”

甘蔗又是一撇嘴：“你一个初来乍到的北人，怎么能知道我阿姆冤枉？拿好听的话哄我罢了。”唐蒙一窒，这孩子可真会说话。他嘿嘿一笑：“我偏偏就是知道。我一听南越王是被粥里的枣核噎死，就知道你阿姆肯定是被陷害的。”

甘蔗愈加不信：“壶枣睡菜粥是我阿姆的独门手艺，你哪里知道去？还说不是大话。”

唐蒙像是屁股被刺了一矛似的，愤慨道：“你搞清楚，壶枣粥本来就是中原传过来的，膳食好吗？”甘蔗大为疑惑，似是不信。唐蒙气得笑起来，无奈解释道：

“南越王赵佗是真定人，这粥是燕地特产，是他带来南方的。最正宗的做法，是要用

甘草与麦粒来熬粥，才有安眠之功效。只因为岭南不产麦子，所以你母亲加以改良，把结菜换成睡菜而已。”

甘蔗一脸疑惑，仿佛在听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

唐蒙一说起食物，就来了精神：“我跟你说说这正宗壶枣粥的做法啊。先取上好的壶枣洗净，上甑蒸熟，再剥皮去核。单取枣肉出来碾成泥，拌上榛子末，用浆水调成糊糊。麦粒与甘草入鼎煮到八成熟，放枣糊下去调匀，熬半个水刻即好。”

甘蔗点头：“阿姆确实是这样子做的。”唐蒙一拍陶盘，肥嘟嘟的脸颊一阵颤动：“你想想看，按照这样的厨序，枣肉和枣核一开始就分开了，中间还要经过捣烂、调糊，怎么可能掺进一枚硬邦邦的枣核去而不被发现？”

甘蔗闻言，瘦小的身躯为之一震：“那……那粥里的枣核从何而来？”唐蒙摇头：“我不知道。只是从常理判断，厨师不可能犯这个错误。”

甘蔗先是怔了怔，随即两片薄嘴唇开始颤抖，越抖越厉害，最后全身都扑簌簌地哆嗦起来。唐蒙以为她得了什么急病，正要伸手去拍拍，却像是破坏了某种平衡，小姑娘陡然放声大哭起来。

唐蒙顿时手足无措，想伸手进袖子拿绢帛给她擦眼泪，一摸却摸空了——大概是下山时袖口被划破，里面的东西掉在半路了。唐蒙只好放弃这个举动，尴尬地转过身去，蹲下开始择菜。

甘蔗哭得很厉害，也哭得很痛快，泪水如岭南七月的雨水宣泄而出。她一直坚信阿姆是无辜的，但

那只是出于感情的一口倔强之气，没有证据，没有道理，更没人肯相信。此刻听唐蒙点破其中关窍，甘蔗才第一次明白地知道，自己的坚持并没有错，阿姆真的是被冤枉。

唐蒙低头择着绰菜，背后哭声渐消，一个鼻音闷闷的哭腔传来：“你这是在干嘛？”唐蒙头也没回：“你先休息一下，我把菜择好。”

甘蔗用手背擦擦眼边，一把推开唐蒙：“笨死了，哪有你这么择的？绰菜又不是只吃叶子，要连根茎一起煮才行。”唐蒙一愣：“这玩意儿的根茎苦得很，你给南越王吃这个，不是要苦死他？”甘蔗道：“那是别人家熬的睡菜粥，我阿姆的独家秘方可不一样。”她抬起下巴，微微红肿的眼神里满是自豪。

唐蒙好奇道：“是加甘蔗汁或者胥余果肉来冲淡苦味吗？”甘蔗大是不屑：“阿姆的秘诀，可没那么笨！”唐蒙一拍脑袋，是自己想岔了。这睡菜粥可不是为了品尝，而是为了治疗失眠，口感是次要的。于是他退开一步，看甘蔗操作。

甘蔗嘴上说是秘诀，手里倒丝毫不避人。她先把根茎切成碎块，统统扔进甑里单蒸。唐蒙注意到，她在隔水中撒了一把姜末和盐，然后又把绰菜叶撕成一条条的，用沸水淋过一遍，捣成叶糊。

当然，唐蒙自己也没闲着。他从一个大瓮里翻出几把壶枣，下手捣成枣泥，然后在食材堆里翻出一罐稻米，这是供应南越王的上等精米，每一粒都碾去了糠皮，白花花的如碎玉一般。他蓦地想到白云山沿途的水田，啧啧感慨了一番。用这样的精米熬粥，可以想象，口感该有多么浓稠。

“那是南越王才配吃的东西。我们平时都是吃薯蕷，难得吃到白米。”甘蔗说。唐蒙“哦”了一声，看来是自己想差了，白云山下那一片片稻田，看来只是专为贵人们享用的。

两个人忙碌了半天，把所有食材陆续放入釜中，开始熬煮起来。只见火苗有条不紊地舔着釜底，在热力托举之下，釜内发出咕嘟咕嘟的悦耳声，如楚巫呢喃。两个人守在旁边，还没尝到粥的味道，就已经快要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甘蔗猛然醒过神来，先看了看釜内的火候，然后从旁边竹篓底部取出一个小陶罐来。

这个小陶罐的外面，用一圈麻草套着，正是甘蔗用来盛放枸酱的器皿。之前在船上那一场骚动，这小东西居然幸存下来了。甘蔗把盖子打开，倒转罐口惯了一惯，隔了好久，终于有一小股黏稠的透明液体徐徐流出，落入沸腾的釜内，迅速融入粥海之中。

“这就是你阿妈的秘方？”唐蒙立刻猜出了答案。

甘蔗把罐子用力晃了晃，确保最后一滴流出来：“最后一点了，新的得等到下个月。”她抱着陶罐，眼神涌起一种淡淡的惆怅，但又混杂着几缕期待。

唐蒙没留意甘蔗神情的变化，他紧盯着鼎里，琢磨着枸酱在其中的功用。那种似酒非酒的神秘醇香实在太神秘了，既可以给嘉鱼调味，也可以辅佐睡菜壶枣粥，似乎无所不能。

这到底是用什么材料熬制出来的？唐蒙只觉百爪挠心，恨不得自己跳进釜里去感受一下。他想着想着，忽然觉得哪里不对。

睡菜壶枣粥的秘诀是枸酱汁儿，那说明甘蔗的母亲甘叶至少在三年前，就开始把它用于宫内烹饪了。看来这种枸酱，不是甘蔗做了酱仔之后才得到的，而是继承自其母。

怪不得别人一问枸酱来源，她反应就极其强烈。不光是生计原因，也因为这是属于她阿妈的羁绊吧？不过唐蒙没有贸然询问，这应该是甘蔗最忌讳的话题。两人关系好不容易改善，可不能毁掉信任。于是他换了个问题：“哎，你阿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对这位厨娘本身充满好奇，一个土人能做到赵佗的宫厨，手艺一定有过人之处。甘蔗嘴唇动了动，眼神发直。就在唐蒙以为自己被拒绝时，她单薄的身板往灶台旁一靠，双腿蜷起来，细声讲道：

“阿妈是罗浮山下人，本来在番禺港一家食肆做厨娘。她很喜欢做饭，经常会搜罗一些从来没人吃过的食材，烹煮一些从来没见过的菜式，很受水手们欢迎。武王有一次出巡，吃到她烹的嘉鱼，觉得特别美味，便把她召进王宫里，专门给整个王族做厨子。”

唐蒙听得双眼发亮，恨不得也去认个娘亲。甘蔗轻轻叹了口气，继续道：“可先王死了以后，他们都说是我阿妈干的。她做了那么多年饭，那么多人吃过，可到头来谁也不肯替她说一句话，结果她只能跳了珠水……”

甘蔗说着说着，又哽咽起来。唐蒙心下惻然，他是见着酱工们怎么欺负她的，甘叶怎么忍心抛下自己女儿自杀呢？他出言劝慰道：“别哭了，啊，等南越王喝完这釜睡菜壶枣粥，心情好了，就会赦你无罪啦。”

甘蔗用手背擦了擦泪水，定定看向唐蒙：“你倒没其他北人那么坏。”唐蒙听这话不太对劲儿，皱眉道：“什么话！你之前被北人欺负过吗？”甘蔗摇摇头：“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北人。但大家都这么讲嘛，说你们北人狡黠贪婪，又自大又小心眼，比珠水边的蚊虫还恼人。”

唐蒙没想到，中原人在南越国的形象居然这么差，连一个没离开过番禺的小酱仔都如此偏见。他苦笑不已，又无从解释。这时甘蔗上下仔细打量，又道：“哎，你应该是汉使……吧？”唐蒙纠正说：“是副使。”

甘蔗兴奋起来：“我听说南越的汉使都非常嚣张，整天胡作非为，官府从来不敢管——你能不能帮我做件事？”唐蒙眼角一抖，一时竟不知道她是在夸奖还是讽刺。甘蔗道：“你能不能帮我查查，是谁把枣核放进先王的粥里，冤枉我阿妈清白的？”

唐蒙圆溜溜的小眼里，陡然绽出锐芒。甘蔗的无心之语，提醒了他一种可能：噎死赵佗的枣核背后，可能潜藏着很深的水……宫闱之争，至为残酷，可不止长安是这样。轻易涉足，也许会淹死在里面。

甘蔗见唐蒙不语，咬了咬嘴唇，似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你帮我阿妈洗清冤枉，我把枸酱的来源给你。”

她说完之后，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不确定对方会不会感兴趣，但这是她唯一能够拿来做交易的东西。下一个瞬间，甘蔗感觉到双肩猛然被一双肥厚的大手按住，随即有炽热的

鼻息喷过来。

“一言为.....”

三个字刚刚脱口而出，最后一个字却被嘴唇硬生生卡住。唐蒙的表情古怪至极，溢于言表的兴奋还未褪去，又有戒备与忧虑涌现出来，仿佛体内有两种力量在互相交战抗衡。

最终他冷静下来，把大手从甘蔗的肩膀挪开，用不太确定的口气道：

“粥快好了，咱们赶快送过去。这件事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三

一

日

也
日

十
又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鼻息喷过来。

“一言为……”

三个字刚刚脱口而出，最后一个字却被嘴唇硬生生卡住。唐蒙的表情古怪至极，溢于言表的兴奋还未褪去，又有戒备与忧虑涌现出来，仿佛体内有两种力量在互相交战抗衡。

最终他冷静下来，把大手从甘蔗的肩膀挪开，用不太确定的口气道：

“粥快好了，咱们赶快送过去。这件事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第七章

南越王的仪仗从白云山徐徐开出，朝着番禺城逶迤而去。

赵昧坐在马车之上，脸色比来时亮了几分，眼圈也没之前那么黑了。他甚至有兴致拿起一枚柑橘，剥给邻座的庄助吃。庄助优雅地把橘瓣儿捏在手里，不往口中送，保持着尴尬的微笑。

昨晚那一釜睡菜壶枣粥效果惊人，南越王喝完之后，一夜酣眠，次日起身神采奕奕，一扫之前的颓靡。群臣纷纷祝贺，说先王有灵，庇佑子孙，于是赵昧当场赦免了甘蔗冲撞仪仗的罪过，还打算指派她入宫做帮厨。

这一次两位丞相难得意见相同，异口同声地劝谏大王不可。

甘叶毕竟是害死赵佗的元凶，把一个罪婢之女留在王宫烹煮膳食，怎么说都不太吉利。赵昧只好放弃这个想法，但吩咐甘蔗要定期送睡菜壶枣粥入宫。

安排完这些琐碎的人事之后，赵昧叫来汉使一同上车，结伴返回番禺。不过上车的只有正使庄助，副使唐蒙则被安排在后面一辆牛车上。

唐蒙乐得清静，他斜靠着牛车旁边，心思随着身体一起晃晃荡荡。

昨天甘蔗希望他帮母亲恢复清白，听着一桩小事，可仔细一想，会发现难度极大。甘叶的罪名是噎死赵佗，想还她清白，就得搞明白南越王真正的死因。想搞明白真正的死因，就得去刺探人家三年前的宫闱秘史。你一个汉家使者四处打听南越宫中之事？万一被人发现，到时候动静可大了。

唐蒙对于枸酱固然充满好奇，可分得出轻重。他在南越的本职工作都尽力在偷懒，更别说主动去招惹这么大的麻烦。只是甘蔗看着实在可怜，唐蒙不忍当面拒绝，说等回到番禺城，再给你答复。

他当天晚上，就找到庄助，一五一十做了汇报。唐蒙本以为上司一定会大骂荒唐，然后他就有理由回绝甘蔗。万万没想到的是，庄助非但没反对，反而大力赞同。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真能从武王之死里挖出什么隐情，汉使将在南越局势上占据主动。

“唐副使，这段时间你辛苦一下，除了绘制舆图，也多花点心思帮帮那个甘蔗。”庄助笑眯眯地拍了拍唐蒙的肩膀，勉励道：“别嫌它是一桩小事。有时候，些许微风便可以改变千石巨船的航向。”

“我没嫌它是小事，我是嫌它不够小！”

唐蒙在心中哀鸣着，面色僵硬地拱了拱手，内心后悔到噬脐。他本想躲事，千算万算，却给自己招惹来额外的工作。不过这须怪不得别人，只怪自己被那个该死的枸酱迷住了双眼。

一想到枸酱，唐蒙的嘴里不由自主又分泌出津液。有一说一，那东西确实充满诱惑，令人念念不忘。无论烹嘉鱼还是睡菜壶枣粥，只要它加入之后，滋味都会变得富有层次，下次试试去配炖禽鸟或熬脂膏，说不定还能发现更多妙用……

“咕咕”

他腹内发出几声蛙鸣，这才依依不舍地收回思绪，揉揉肚子，把注意力放到前方的大路上。

车队花了小半天时间，从白云山赶回番禺城。这一次，把守城门的橙水没有多做阻挠，乖乖地把中门大开，迎进了南越王和两位汉使。只是他看向庄助与唐蒙的视线，格外

不舒服，仿佛一条注视着猎物进入攻击范围的毒蛇。

番禺城的布局，和中原城市并没有太大区别——毕竟是出自秦军之手——同样是四方外郭，内置若干里坊。但和长安相比，番禺的里坊颇有一些独特之处。

一是绿植遍地，低矮的坊墙上爬满了各色藤萝，好似罩上一层绿帷。坊墙内侧矗立着许多株枝叶繁茂的大树，它们越过墙头，在半空中蓬开树冠、伸展枝桠，巍巍如天子伞盖——与其说坊间遍植林木，毋宁说是在林间搭起几座里坊。

二是番禺的坊墙并非完全封闭，在墙体之间开出很多小口，被一座座临时搭建的遮阳小棚所填充。这些小棚里大多是吃食摊子，有的是生剖瓜果胥余，有的是烧烤石蜜，还有_三的把一口大鼎摆在缺口，里面咕嘟咕嘟翻腾着各种杂碎。路过的人直接从鼎里捞一碗出_三来，就地蹲在街边吸溜吸溜。

唐蒙靠在牛车上，左右张望，如同老鼠掉进米缸里一样。他早在番禺港内就知道，岭南人爱吃，可进了城才知道还是低估了。他正看得入神，忽然前方路边出现一个瘦小的垂_三发之民，应该是番禺城民。此人赤裸上身，头缠布巾，正冲这边兴奋地叫喊。

唐蒙还以为这是岭南土著淳朴的欢迎，正要微笑回应，不防那人手里扔出一个黑物，飞过一条弧线正中脑门。他“哎呀”一声，顿时被砸得眼冒金星，差点从车上栽倒下去。再一抬头，那城民跑得无影无踪。

唐蒙暗叫晦气，忽然发现砸中自己的是个古怪东西，大如木瓜，皮色青黄，不是寻常_三的浑圆或长条形状，而是五条宽棱合并在一块。他把它捡起来，大小正好合掌一握，指甲_三抠进去，便有汁水溢出来。

他一瞬间不知道该先问问这是什么果子，还是先看看是谁砸过来的。

_三这一犹豫，很快有更多黑影从四面八方砸过来。他一边狼狈闪避，一边不忘分辨里面有橄榄、桃核、胥余壳碎片，还有一根不知是什么动物的骨头，其他的就顾不上认了，只_三知道砸起来很疼。

直到黄同从后头驱马赶过来大声呵斥，这次意外的袭击才告结束。唐蒙把歪掉的头巾_三重新扶正，抬眼看到两侧坊墙上面有许多人影。随着视线扫过去，这些城民纷纷低伏，却_三有阴阳怪气的喊声从两侧的坊墙内抛过来：

“北狗滚回可！”

_三“五岭山高，摔死汝属！”

_三“侮辱先王贼，头立断！”

有些叱骂声能分辨出是中原音，有些纯粹是当地土话，听不懂，但语气肯定不是褒_三奖。唐蒙不太明白，他们明明是初次进城，何至于引起这么大的敌意。

黄同在坊墙根下来来回回巡了几圈，这才满脸尴尬地来到牛车旁，解释说大概是番禺_三城民们听信传闻，对尊使有所误会。“传闻？什么传闻？”唐蒙莫名其妙。黄同“咳”了一_三声，说南越武王在南越民众心目中声望甚高，他们想必是风闻奉牌仪式的风波，故而气_三愤。

_三他说得委婉，唐蒙旋即反应过来，看来这又是橙宇搞得鬼。奉牌仪式不是公开活动，知悉内情的就那么几个人，肯定是他第一时间把奉牌风波传回城中，而且添油加醋，变成_三一个“汉使欺凌先王”的故事。

普通百姓一听说汉使砸了先王的牌位，自然个个义愤填膺。他们可不懂“武王”、“武_三帝”之间的微妙差异，反正汉使最坏就对了，必须得夹道“欢迎”一下。怪不得进城时，橙_三水的眼神那么意味深长，敢情是等着看热闹呢。

_三“吕丞相……就任由他们这么搞？”唐蒙把一截果皮从头顶撕下来，抱怨起来。

黄同苦笑道：“他们扔的只是瓜果皮骨，就算逮到，也不过几板子的事儿，反惹起更_三大的乱子。尊使多见谅。”

_三这大概是橙氏惯用的手法，不停在小处生事，一次又一次催动底层民众情绪，长年累

月，潜移默化，慢慢营造出一种反汉反秦的氛围。只要沉浸在这氛围里，甭管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唐蒙不由得暗暗感叹。橙氏这一手才是真正的“两全之法”。不停地挑事，闹成了，可以小小地占个便宜；闹不成，便借此煽起民众情绪，制造对立。对橙氏来说，怎么都是赚钱。两代之前，这些岭南土著还在茹毛饮血。在赵佗这么多年悉心调教之下，他们如今打起心眼来可丝毫不逊中原。

接下来的路程，没再发生大规模袭击，但零零星星的窥探和敌意，却无处不在。最让唐蒙心惊的是，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孩跑到牛车旁，冲他吐出一口唾沫然后笑嘻嘻地跑掉。他的同伴们躲在远处的一处棚子下，轰然发出赞誉声。

一个黄口小儿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怪不得甘蔗对自己也是这样的态度。中原权威令六十多年不至此间，只怕绝大部分南越百姓早忘了曾是大秦三郡子民。

但……这个局面是赵佗所乐见的吗？唐蒙心想。他看向前方的王驾，可以看到赵昧和庄助两个挺得笔直的背影，似乎谈得颇为投机，不知庄公子是否也注意到这些小臣的举动。

“哎，对了，这个是什么？”唐蒙举起手里还那个五棱怪果子。黄同看了一眼道：“本地叫做五敛子。”

“为何叫这个名字？”

“南越这边称棱为敛，这果子有五条棱，所以叫做五敛。”

“好吃么？”唐蒙最关心这个。

黄同看了唐蒙一眼：“好吃，就是有点酸，得蘸些蔗糖。不过这个都砸烂了……尊使你就别吃了吧？”

“谁说要吃这个了！”唐蒙犹豫了一下，终究把这个烂掉的五敛子扔掉。

过不多时，车队抵达城内客驿。早有接待的奴婢分成两列迎候，手捧美酒丰穗、彩帛鼓吹，把迎宾之礼做了个十足，就连庄助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赵昧本想把庄助送入馆内继续聊，橙宇站出来劝谏说，在宫中还有收尾的仪典要举办。他才悻悻离开，临走前拽着庄助，说过几日请汉使入宫深谈。

唐蒙等到赵昧离去，这才凑过去，把百姓投果之事讲给庄助听。庄助正自得意，听他讲完之后，促狭道：“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想不到在南越也能复见《卫风》之礼啊。这些百姓，莫非也知道唐副使的嗜好？”

唐蒙见他还有心思开玩笑，跺跺脚，强调说这可能是橙宇的下马威。庄助不以为然道：“些许青蝇营营，能成什么事？我跟你说道个好消息。适才我与南越王同车谈了一路，你猜如何？他居然也是我父亲的读者。我父亲的很多篇章，他都背诵得出来，而且解得妥当。”

“呃？”唐蒙像是被枣核噎到。

“没想到啊，这个南越王久慕汉风，对中原礼乐文字很是熟稔，独恨南越能聊这个的人太少。这次见着我了，可算是伯牙之遇子期。”庄助又是自得，又是兴奋，“我打算多跟他讲讲圣贤道理，趁机劝化，假以时日，赵昧莫说放弃称帝，就是举国内附，也不是不可能。”

庄助说着说着，忍不住挥动手臂，仿佛看到一桩偌大的功勋漂浮在眼前。

唐蒙总觉得庄助这股自信来得有些轻易，不过转念一想，岂不是正好？庄助若能说服南越国主，他就不必去做什么额外的事了。不料庄助一拍他肩膀，乐呵呵道：“唐副使，你尽快着手去办甘蔗的事。届时我在宫中感化赵昧，你在外面调查真相，内外齐攻，大事不足定！”

“其实吧……让吕嘉去查，岂不更加方便？他才是地头蛇啊。”唐蒙还不死心。

“若这件事交给吕氏查了，汉使的价值何在？”

唐蒙顿时无言，庄助肃然道：“甘蔗这件事，切不可让吕嘉知道，须是汉使独手掌握。你记住，咱们不是来帮吕氏，而是为朝廷争取利益的。”唐蒙只得一脸晦气地拱手拜别。他先回到自己房间，换了一身露臂短衫，踏上一双木屐，这样就和南越人无异了。

正当唐蒙走出馆驿大门时，守在门口的黄同立刻迎上来。

“唐副使要去哪里？”

看来黄同是接了任务，要一直监视两位使者的行动。一个被汉军俘虏过的军官，难以再得到信任，只能干这样的活。

想要查甘叶的事，可不能让这家伙跟着。唐蒙想了想，咧嘴笑起来：“我这不是刚被砸了头嘛，想上街找几个五敛子吃。”黄同知道唐蒙是个饕餮性情，适才又看到他被五敛子砸中额头，不疑有他，说我带您去吧，这番禺城里我最熟悉。

过不多时，两人来到了一处坊墙底下的小摊棚前。这里说是摊棚，其实就是一辆老牛车。车顶搭起半边遮阳竹篷。车厢里一半堆着青黄颜色的五敛子，一半搁着几个小陶罐，罐口有一堆苍蝇营营绕着。

黄同跟摊主喊了一声，后者从车厢里挑出一个饱满的果子递过去。唐蒙拿在手里翻覆看了几眼，确实是五条边棱聚在中心，可惜它太易腐坏，没法带出岭南，否则送到长安去，甚至能当个祥瑞去献呢。

唐蒙端详了半天，不知该如何下嘴。还是黄同比划了一下，他才学着把其中一条边棱放进嘴里，合齿横咬，一股酸涩的味道直入口中，刺激得唐蒙眉头一耸。

黄同见他神情有异，解释道：“这阵子五敛子刚成熟，味道有些涩。如果唐副使嫌酸，这里有蜜渍的。”旁边摊主殷勤地挥手赶开苍蝇，从陶罐里捞出一个沾满稠浆的五敛果。

换了是庄助，看到这种情景是绝不肯吃的。唐蒙却丝毫不介意，拿起来咬了一口，不由得大加赞赏。蜜水可以压住果皮涩味，让酸劲柔化成一种回甘，加上汁水丰足，味道颇美。

“啧啧，这么好的东西，可得给庄大使带几个尝尝。”唐蒙迅速啃完了另外四边，伸手要去罐子里抓。黄同说这点小事，何劳副使动手，让摊主选不就行了？唐蒙摇头道：“还是我自己来吧。”

说罢唐蒙俯身去选，先从罐子里掏出五个蜜渍五敛子，又从车厢里拣出十个新鲜的，一古脑递给黄同，还不忘叮嘱：“庄大使素有洁癖，可千万别掉地上沾了土尘。”黄同一听，不得不双臂并拢，在胸前勉强怀抱这一大堆果子。。

“行了，应该够吃了，劳烦黄左将你送回驿馆啊，我自己再逛一会儿。”

唐蒙抛下这句话，转身就走。黄同大惊，想要跟上去，却发现自己双臂还被这一堆果子占着——偏偏他又不能扔，这是汉副使亲手挑给汉使的，随手丢弃，恐怕对方会借题发挥。

黄同左右为难，只得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把这些果子一个个放在车厢旁边，又问摊主讨了张芭蕉叶卷好。等到他忙完这一套再抬头，唐蒙人影早不见了。

甩脱了黄同之后，唐蒙三步并两步，赶往甘蔗家中。甘蔗事先讲过自家位置，就在南越王宫的东南角，与宫墙只有一街之隔。番禺城不算太大，他方向感又好，很快就找到了那片区域。

唐蒙本以为靠着宫城的地方，就算不够富丽堂皇，好歹也该秩序井然。没想到赶到地方一看，结结实实吃了一惊。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杂污的乱象。这一带是全城地势最低的地方，宫城里的污水顺着粗大的陶管排出来，就在这一带散流漫溢，冲出十几条粗细不一的浅褐色沟渠。几十间杂乱的茅草屋，散布在这些污水沟附近，如同河边疯长的野草。在屋顶与水沟之间的上空，还不时升起黑雾——这是水中孳生的蚊虫腾空而起。

唐蒙转了好几圈，才找到甘蔗的住所，那居然不是一栋房子，而是一棵紧贴着宫墙而立的大榕树。

这树枝干粗大，根枝虬结，少说也得有几百年树龄。它有一部分粗枝自垂入地，与主干之间形成一个天然拱顶，拱顶下有一块木板勉强做门，外面摆着十来个坛坛罐罐，还有一个简陋的灶头，灶头旁晾晒着一串长圆形的榕树叶子。

唐蒙唏嘘不已。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居然如野人一样蜗居树洞。别的不说，单是这阴湿卑下的环境，就够折磨人的，更不要说还有蚊虫鼠蛇的滋扰。好在岭南长热无冬，否则真不知她怎么活。

唐蒙站在树下，大声喊甘蔗的名字。那块木板忽被推开，先是几只硕大的老鼠蹿出来，转了几圈消失在树根之间，然后甘蔗从黑漆漆的树洞里走出来。

她见唐蒙如约而至，双眼忽闪了几下，既喜且疑，似乎不相信这个北人居然真来了。她原地愣怔片刻，忽然道：“你等一下！”然后回身钻回拱顶下，再出来时，手里拿出几枚鳞皮红果。

唐蒙走得热了，也不客气，接过去咬了一口，顿觉干涩无比。甘蔗忍不住嘻嘻一笑，说你把皮剥去。唐蒙脸一热，赶紧用手抠开鳞皮，里面出现一团白如凝脂的玉球，放入口中，顿时清香满沁。

“这又是什么奇果？”唐蒙问。南越怪东西真多，他脑子都要记不过来了。

“这叫离枝。可惜你来得晚了些，上个月成熟的口感还要好。”甘蔗一边说着，一边坐到木盆前，撩起头发，慢慢择起绰菜。

看得出，她很紧张，生怕唐蒙变卦，所以连问都不敢问。唐蒙深吸一口气，开口道：“新的枸酱，什么时候能送来？”

甘蔗择菜的手腕一颤，没吭声，可她细长的脖颈却簌簌抖动着，暴露出了内心波澜。北人既然问起枸酱，说明承诺没变。她甩甩手里的水珠，走到灶台前，指着那一串榕树叶子：“我每次拿到枸酱，都会挂一串叶子在这里，每天挂一片，什么时候挂满六十片，新一批枸酱便会送来了。”

唐蒙本以为她晾晒榕树叶子，是为了治疗跌打淤伤，没想到还有个计时的功能。他数了数，这挂叶子已有五十多片，也就是说再过几天，就会有新枸酱送到了。

唐蒙暗自感慨。甘蔗到底单纯，孰不知已泄露了很多信息。讲“送来枸酱”，而不是“做好枸酱”，说明她自己并不掌握其制法，是有一条不为人知的进货渠道。通过榕树叶子，连供货日期都大致可以猜出来。

如果是个有心人，此刻已经可以甩开甘蔗，把这条渠道搞到手。

好在唐蒙是个懒人，不想额外付出精力去查，索性盘腿坐在树根下，吞下几枚离枝，开始询问起三年前的宫中细节来。

之前在武王祠内，唐蒙已经约略知道当晚情形：先是吕嘉和橙宇联袂来拜访，谈完事就离开了，武王一个人喝粥，意外噎死。但其中很多细节，还不清楚，需要一一酌实。他在番阳县也查过不少案子，深知查案和烹饪很像，都是要从细处入手，一处不对，味道天差地别。

可惜问了一轮下来，唐蒙发现甘蔗完全帮不上忙。她只是个小姑娘，从来没进过南越王宫，对庖厨的运作茫然无知。唐蒙暗自叹了口气，就知道不会这么容易：“你阿姆可在宫中有何熟人朋友？”

甘蔗歪着脑袋想了片刻，说似乎有一个。

“似乎？”

“她是和我阿姆同在宫里做事的老乡，叫梅耶。阿姆死后，就是她帮我介绍来做酱仔的，不过我们好久没见过了……”

“她现在还在宫里吗？”

“不在了，她大概一年前从宫中放归，现在番禺城里开了个酒肆，专卖梅香酌。”
“梅香酌？”

“那是一种用林邑山中所产梅子酿的果酒，番禺城里的贵人们都爱喝……”甘蔗还没说完，唐蒙起身拍拍衣衫：“走，走，咱们去品品这梅香酌的味道。”言语间颇有些迫不及待。

只是甘蔗不知道他迫不及待的，到底是线索还是喝酒。

梅耶的酒肆，坐落于番禺城东北偏南的里坊一角。当街是个曲尺柜台，恰好正对两边大街。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斜倚在酒垆前，头上梳了个简单的螺髻，无精打采地逗弄着膝边的一头黄犬。

“老板娘，你这里可还有梅香酌吗？”一个客人走到酒垆。梅耶摆正了身子，客人这才看到，她的右手短了一截，像是被齐腕斩断。梅耶对这种目光早习惯了，淡淡一笑：“有的，有的。客家是第一次来么？咱家的梅香酌，用的都是林邑山中所产上等梅子，口味绝美，无论是自家用还是宴请都是上品。”

“先来二两尝尝，如果真好，大概得要订个十坛。”客人大大咧咧踏进酒肆，寻了张席子跪坐下来。

梅耶眼睛一亮，这是大主顾，用左手筛了一碗，又把一枚新鲜梅子剖成两半，泡入其中。她手脚麻利，动作不输双手齐全的正常人。

“您看，这就是林邑山的梅子，大如杯碗，青时极酸，但成熟之后味如崖蜜，酿出来的酒是又醇又甜。我给您碗里放了一枚，这叫原酒化原果，喝完三天都有余味……”

梅耶对这套辞熟极而流，一口气说完，还配上一个微笑。那客人不住频频点头，然后举起酒碗，先是小口啜饮，然后一饮而尽，忍不住喉咙里发出一阵爽快的呼噜声。梅耶对他的反应见怪不怪，问是否要再筛一碗来？

客人连声说好，又喝了一大碗，咂了咂嘴：“你这酒味道很别致，除了青梅味，似乎还有其他酒料

？”梅耶眼睛一亮：“想不到您还是个行家。没错，我家酿酒不用麦麴，只用枸杞叶子攒腌出酒药，不止能增加醇香，还可以补肝益肾哟。”说完她暧昧地捂嘴轻笑起来。

客人端起一碗，送到嘴边，忽又放下：“老板娘这酒肆几时开的？之前我怎么没见过。”梅耶道：“我先前在宫里做事，后来得蒙国主放归，出来做了个小买卖，承蒙街坊关照，这一年多来，生意还不错。”几句话下来，她不露痕迹地把身价又抬了抬。

客人哈哈一笑：“原来美酒和美人，都与南越王宫有渊源，怪不得气度非凡。”这恭维让梅耶很是受用，捂口谦逊道：“哪里哪里，只是在宫里偷学了点方子而已。”

“你既在宫中，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她也在南越王宫里，说不定你们还认识。”梅耶问是谁？客人道：“有个厨娘叫甘叶，不知你听过没有。”

原本满脸殷勤的梅耶听到这名字，面色陡变：“你为什么要打听她？”客人道：“哦，我是她一个远房亲戚，这次来番禺，给她们母女俩捎了点东西”

话没说完，梅耶把酒碗一把抢回来，冷冷道：“一枚半两，麻烦结账。”客人似乎不太高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怎么就要结账了？”梅耶冷笑起来：“她一个罗浮山的姑娘，哪里来的北人口音的亲戚！你想跟老娘套话还嫩了点！”

她声音很大，引起了酒肆里其他酒客的注意。尤其是“北人”两个字，让几道目光变得不那么善意。客人的肥脸抖了抖，似乎想要辩解。梅耶猛地一把揪住他的衣襟：“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

“啊？”客人有些惊慌。

“你跟卓长生说，他抛妻弃女，别再派人来假惺惺地关心了！”

唐蒙霎时一脸茫然，他只是想试探一下梅耶对甘家母女的态度，她这是在说什么？

“还在装傻！”梅耶的眼神越加不屑，她松开衣襟，喊了一嗓子，几个酒客起身凑过

来。梅耶一指唐蒙：“这个北人想要占老娘便宜，几位帮我逮住！”

一听是北人捣乱，好几个热心酒客挺身而出，骂骂咧咧围上来。唐蒙见势不妙，想要拔剑，才发现自己是素服出行，只好倒退着朝酒肆门口撤去，谁知门槛一绊，一下子仰面跌倒在地上。

酒肆内一阵哄笑，梅耶大笑到一半，却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小身影斜里冲过来，把那个北人搀扶起来。

1 “甘蔗？”

11 梅耶眉头一皱，拦住那几个酒客，走上前道：“甘蔗，你怎么跑来这里了？”甘蔗费力地拽起唐蒙，对她气道：“梅姨，你干嘛打他啊？”梅耶看看一脸狼狈的唐蒙，脸色愕然：“原来你们早见过了。”

此时酒肆内外都有人围观，梅耶一挥手，说都是误会散了吧！然后把他们两个人带到了酒肆后院。

这个后院是一个酿酒的小作坊，弥漫着淡淡的酸味。梅耶把他们带到制曲的小屋里，先看看唐蒙，又看看甘蔗，忽有些心疼：“甘蔗，你可又瘦了。”甘蔗看着她，抿紧嘴唇不言语。梅耶下巴一抬，看向唐蒙：“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2 唐蒙清了清嗓子，上前郑重道：“我乃是大汉副使唐蒙，这次找你，其实是为了她母亲的事。”梅耶更加迷惑了：“甘叶……你们北人找她做什么？”

唐蒙当然不会明说原因，只含糊说来寻访一味叫枸酱的酱料，听闻与甘叶有关。梅耶将信将疑：“甘叶都死了三年了，你们现在才想起来找她？”唐蒙端起官架子，脸色一沉：“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南越王已经准许。”

13 今天汉使和南越王同车入城之事，早就传遍整个番禺城，想必梅耶也注意到了。果然，她不敢再质疑什么，低声道：“甘叶为什么而死的，你们汉使都该知道的吧？”

唐蒙点头，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了，不过嘛——他刻意拉长腔调，盯着梅耶道：“你刚才说的卓长生是谁？”梅耶看了眼甘蔗，叹了口气：“本来我是不该说的，可既然贵使问起来……”

“我和甘叶是同乡，都是来自罗浮山下。我比较笨，只能在宫里做个浆洗衣物的婢女。她是个聪明姑娘，擅长烹饪之道，什么食材到她手里，都能做出花样来。她原先在砵头的食肆，后来机缘巧合，被选去了王宫做宫厨。同乡都说，五色雀飞上了榕树头。”

说到这里，梅耶语气忽然变得有些微妙：

“甘叶她人又漂亮，性格也好，又是宫厨。许多小伙子都想娶她为妻，可这个傻姑娘偏偏看上了一个北人。那个北人叫卓长生，是来南越做生意的——哦，对了，他俩认识的时候，北边的商人还能来番禺做生意——这人不知给甘叶吃了什么毒菌子，把她的魂都摄走了。我们都劝她想清楚，可她却死心塌地，一门心思跟定卓长生。哎呀，这姑娘倔起来是真愁人。”

“本来呢，若两人就此成亲，从此过日子也好。没想到官府忽然颁布了一个法令，叫什么转运策，一下子，番禺港内所有的北商都被驱逐出境，包括那个卓长生。他临走时信誓旦旦，说会尽快赶回去娶甘叶。他走了以后，甘叶发现自己竟已怀了孩子。她不顾我们劝阻，坚持把孩子生下来，一心等他回来。谁知这一等，就是十几年渺无音信。她也不肯再嫁，就一个人含辛茹苦拉扯孩子，真是傻到家了。每次我说她，甘叶还替那个没良心的辩解，说他肯定有苦衷。要我说啊，男人都一个德性，玩够了就回家，哪管女人的苦，肯定是把甘叶给忘啦。”

梅耶开始还说得很谨慎，讲到后来，自己先激动起来。

“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她犯了大错，投了珠水，唉，到死也没等到卓长生回来，只剩下一个小甘蔗孤苦伶仃……”梅耶说到这里，用衣袖擦了擦眼角，“你跑来打听甘叶的事，我一听是中原口音，想起那个卓长生，这才误以为是他派来的。”

唐蒙看了一眼甘蔗，想不到她还是个南北的混血。梅耶面露歉疚：“小甘蔗，其实我本
想收养你的，可你阿姆害死的是大王，这罪太大了，没人敢帮忙……”

“大王不是阿姆害死的！这个北人说的！”

甘蔗昂起头来，攥紧双拳尖叫。梅耶只当她是孩子脾气，伸出左手想要按抚，却被一
把甩开。梅耶无奈地转过头来，对唐蒙道：“这位贵人，如果你们是想寻访枸酱的来历，
可找错地方啦。”

“哦？”唐蒙眉毛一扬。

“枸酱是甘叶爱用的调料不假，但这东西不是她发明的，而是那个杀千刀的卓长生送
给她的，而且它的名字也不叫枸酱，而是叫做蜀枸酱。”

11

3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唐蒙看了一眼甘蔗，想不到她还是个南北的混血。梅耶面露歉疚：“小甘蔗，其实我本想收养你的，可你阿姆害死的是大王，这罪太大了，没人敢帮忙……”

“大王不是阿姆害死的！这个北人说的！”

甘蔗昂起头来，攥紧双拳尖叫。梅耶只当她是孩子脾气，伸出左手想要按抚，却被一把甩开。梅耶无奈地转过头来，对唐蒙道：“这位贵人，如果你们是想寻访枸酱的来历，可找错地方啦。”

“哦？”唐蒙眉毛一扬。

“枸酱是甘叶爱用的调料不假，但这东西不是她发明的，而是那个杀千刀的卓长生送给她的，而且它的名字也不叫枸酱，而是叫做蜀枸酱。”

第八章

唐蒙在听到“蜀枸酱”这个名字的同时，庄助正在品香。

他眼前的这一尊铜制熏炉造型颇为古怪。一根夔足底座之上，四个小铜盒并成一个田字。四盒俱是方口圆底，盖上带有镂空云纹。即使是在未央宫内，也没见过这样的器物。

一缕清凉幽香之气，正从其中一个盒子的镂空里徐徐飘出。先在半空幻成矫矫烟龙，然后缭绕于熏炉旁的两人周身，久久不散。庄助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紧闭双眼良久，方轻声吟道：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此两句出自《离骚》，江离、芷草、秋兰皆是君子随身携带的香草。对面的吕嘉熟读中原典籍，不由笑道：“不知三闾大夫闻到这沉光香，还能写出什么样的佳句来。”

庄助缓缓睁开双眼，神色醺醺，如醉酒一般沉醉。吕嘉伸出一根香钩，把另外三个铜盒依次打开：“这尊四方熏炉，一次可以盛放四种不同的香料，除沉光香之外，回头我让人送一些果布婆律、苏合与乳香来。单熏亦可，调和亦妙，各种组合随君之意。这尊炉子就放在这里，让庄大夫逐一试试。”

庄助闻言，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不喜欢珍馐车马，唯对熏香一道十分痴迷，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君子所好。他双手按在熏炉上摩玩片刻，忍不住感叹：“跟这些海外奇香一比，中原的香料稍嫌淡泊。在这方面，南越国真是得天独厚，羡慕不来。”

吕嘉捋髯轻笑：“我南越南接广海，东临深洋，这些东西确实比中原易得。说句僭越的话，未央宫中王侯才有资格享用的熏香料，在番禺城里，就是小富之家也用得起。至于大户人家，都是自己豢养调香师，独占一味。我们在朝堂议事，不必看人，光是一闻，就知道谁来了。”

“确实如此，吕丞相身上的味道中正平和，不呛不冲，可见是个稳重之人；那橙字身上的熏香味道却苦辣压过幽香，脾性一定偏激险狭。”

吕嘉击节赞道：“闻香识人，庄大夫果然是解人。不过我和橙字虽是敌对，也得替他分辨一句。他那对黄眼你也看到了，乃是湿热入体，郁结病邪所致，身上那股苦味，其实是长期服药所致。”

“你们岭南无论什么毛病，最后总是湿气太重。”庄助小小地嘲讽了一句，两人相视大笑。

吕嘉又换了一味香，一边低头小心侍弄，一边缓缓道：“香料物以稀为贵，倘若这些奇香每年能多运去中原几百石，更多如庄大夫这样的爱香之人，也能得偿所愿，不失为一桩雅事。”

庄助原本沉醉的眼神，“唰”地一下凝成锐利。这位左丞相此来拜访馆驿，又是熏香，又是送炉子，终于说到正题了。

“吕丞相若有想法，不妨直说。”

吕嘉知道对面是个极聪明的人，也不掩饰：“希望使者能够说服朝廷，把大限令提高五成。”庄助眉头一抬，露出不出所料的表情。

大汉朝廷有一道针对南越的大限令，每年与南越的往来货殖，总值不得超过五百万金。对南越来说，这个大限令如同一道桎梏，只要能稍稍抬升一点，便能赚到更多钱。

庄助修长的手指抚过熏炉，语气不疾不徐：“我记得在船上，吕丞相说有一个计划，

可以打消南越王称帝的念头——莫非这就是您的计划？”

吕嘉道：“正是如此。再过几日，王宫就要例行议事，橙宇势必会再提称帝之事。只要贵使拿出些许诚意，老夫在朝堂上便有了斧钺，可以一举斩断橙氏的野心。”

庄助嘴角流出一丝冷笑：“吕丞相好算计，什么都没做，就先问本使要起诚意了。您比我年长，应该记得朝廷为何在十六年前设下这个大限吧？”

此事说来有些荒唐。

原本大汉与南越的贸易没有限制，两国商人可以自由来往。十六年前，南越武王赵佗突然颁布了一道“转运策”，不准中原商人入境，一应货物只能由本地商队转运。赵佗为何做出这个决策，没人知道，很多人说他年老昏聩，平白去招惹北方大国，只怕要招致强烈报复。

果然，孝景帝闻之勃然大怒，下旨出兵讨伐。可有巍巍五岭挡着，这次讨伐终究不了了之。赵佗趁机上表请罪，孝景帝考虑到“让实守虚”的国策，无奈之下，遂改设一条“大限令”，把两国贸易规模限制在五百万金。

接下来几年的贸易证明，虽说“大限令”让货殖量减少，但“转运策”却让本地商贾独得利润，算下来南越得利反而更多。至此所有人才明白赵佗的手段，他每一步都精准地踏在朝廷容忍的极限，再稍退半步——毕竟是曾与秦皇、汉祖打过交道的枭雄，与之相比，孝景帝还是稚嫩了些。

吕嘉虽不及赵佗狡猾，可同样是一条成精的狐狸。他们吕氏把持着对外贸易，只要把大限令稍微放松一点，他们就能获得更多好处。

庄助故意不遮掩自己的怒气：“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南越国一味要求大汉出示诚意，那你们的诚意又在哪里？你要求大汉提高大限令，那贵国的转运策为何不废？”

吕嘉不去接这个茬儿：“眼下最迫切的，便是阻止橙氏，避免国主称帝，余者可以慢慢再论。”庄助愈加不满，身子挺直，几乎是俯瞰着吕嘉：“明明是你南越国内部折腾，却要大汉朝来让利安抚，这算什么道理？是不是以后你们秦人、土人每次起了争端，都得我们付出代价？”

面对威压，吕嘉依旧跪坐得一丝不苟，连一根须眉都不颤动：“五岭险峻，汉军难逾，我这也是为了大汉着想啊。”

庄助一时为之气结。吕嘉动辄抬出“五岭”来拿捏自己，偏偏自己又无法驳斥，因为他说的是事实。只要愚公没把这几座碍事的玩意儿移走，汉军便无法在军事上采取行动。而在军事上无能为力，政治上施展的空间也会受限。

吕嘉笑盈盈盯着庄助，他的策略很简单，就是把“废令”与“称帝”深度绑定，只有确保秦人得势，才能保证大汉的利益不受损失——这是一次开诚布公的绑架。

庄助心里恨恨，面上却不露任何痕迹，大袖一拂，淡淡笑道：“说起这个。这一代南越王精熟汉典，慕尚文教，适才与本使聊得颇为投机。也许，他能体谅陛下的苦衷吧。”

说白了，我可不一定要跟你们秦人联手，只要说服了赵昧，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吕嘉无奈地一摊手：“国主的性子您也知道，对先王极为尊崇。他登基以来，只要是先王生前的规矩，一点都不敢改。”庄助“啧”了一声。这些南越人好生狡黠，一说大限令，就各种委屈不满；一说转运策，便拿出赵佗当招牌，坚决不肯让一步。

“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开赵佗啊。”他忍不住感叹。吕嘉见他如此直白地称呼先王名讳，面上微微浮起一丝怒容，但稍现即逝，随即起身推开窗户，看向庭中的那棵苍虬榕树：

“我出生时，他是南越的王；我幼年玩耍时，他是南越的王；我读书时，他是南越的王。我从小官一步步爬到丞相的位置，他还是南越的王——绝大多数南越人，和我一样，整个人生都在先王治下渡过。即使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你说我们怎么绕得开他？武王，

就是南越的天呐。”

庄助缓缓走到窗边，与吕嘉并肩而立。只见那榕树的树冠遮天蔽日，几乎占据了整个视野，只有丝丝缕缕的碎光漏下来。他微眯双眼，再一次品了品浓香，吐出一口气：

“大限令和转运策，我们可以议一议；但作为交换。你来安排我进宫，为南越王当面讲一讲孝道。”

“枸酱，原来竟叫做蜀枸酱？”

梅耶透露出的信息，让唐蒙霎时陷入震惊。

枸酱不是南越原产，这个唐蒙早就知道。但他没想到，这东西居然叫蜀枸酱。难道说，这东西竟是蜀地所产吗？唐蒙从来没去过蜀地。风闻那里山河四闭，自成一片天地，有一些独特食材，倒也属正常。

倘若甘叶的蜀枸酱是卓长生所送，那么此人很可能来自于临邛卓氏。这个家族在秦末以冶铁致富，如今已是蜀地数一数二的商贾大族，商队遍布各地。

想到这里，唐蒙瞥向甘蔗，眼神一时变得复杂。如果梅耶所言无差，他只要归国之后，找个蜀地商人询问便是，无需从甘蔗这里讨要，更不必蹚南越王宫那滩浑水，

单这一个“蜀”字，便足以废掉甘蔗手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小姑娘大概也意识到了危险，垂下头揪住粗布衣角，指节弯得发白。唐蒙看到她干瘦的身板微微瑟动，不知为何，自己的心脏也随之震颤起来。那种律动，似曾相识，许多年前站在雪地里一个同样瘦弱无助的身影，与眼前的小姑娘渐渐重叠……

罢了，罢了，庄大夫还指望我查出点东西呢，万一半途而废，他又要啰嗦。唐蒙在内心找了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双手用力拍了拍肉乎乎的脸颊，紧盯住梅耶，一字一顿道：“你在撒谎！”

梅耶柳眉一蹙：“我哪里撒谎，那东西确实是叫蜀枸酱啊。”唐蒙道：“我不是说这酱的名字，而是你之前的话。你说卓长生离开番禺之后，十几年来渺无音信。但据我所知，甘叶在生前熬过的绰菜粥里，就用枸酱汁调味，她女儿甘蔗至今仍旧会定期收到枸酱——请问这从何得来？”

梅耶没想到汉使连这个细节都掌握了，一下子楞在原地，半晌方才勉强笑道：“她也许从别处买来也说不定，枸酱又不是只有卓长生才有。”

“大汉出口南越的所有货品，都要登记造册的，里面可从来没有蜀枸酱。”唐蒙紧盯着梅耶的眼睛。梅耶掩嘴不屑道：“明面上没有，不代表私下没有。难道贩私这种事，汉使使你都不曾听过么？”唐蒙笑了，他就等着这一句：

“比如你的梅香酌吗？”

梅耶像被蝎子蜇了一下，精致的脸上冒出惊慌。

唐蒙舔了舔舌头：“适才我说你那酒味道别致，可不是夸奖。你切了个梅子在酒里，想蒙混成梅香酌，却不知这梅子味和酒甜味根本融不到一处。别的酒客一听可以补肾，也许顾不得，但可别想瞒过我。”

“你……你在胡说什么？我这酒可是货真价实的！”

“我没说你这酒是假的。酒是好酒，只是这其中的甘甜味道，根本不是青梅所出。”唐蒙随手拿起一件制曲木斗：“你这酒里有一分青梅、一分枸橼、一分蔗汁，还有七分酒水，我说的没错吧？”

梅耶没想到他能一口气讲出成分，口气赶紧变了：“我在酒里调入瓜果汁水，有何不可？谁也没说梅香酌一定是梅子酿制。”

唐蒙道：“你放别的我不管，但你这基酒，自家可酿不出来。因为这是中原所产的酒，叫做仙藏酒。”梅耶冷笑：“汉使这就狭隘了，我南越物产丰饶，比北边多多了，凭什么说这就是中原产的？”

唐蒙不慌不忙：“仙藏酒是枣酒，须是用陈枣发酵而成。你们南越物产确实丰饶，但

唯独不产枣子。请问你哪里来的原料酿枣酒？”

梅耶顿时面色大变。贩卖私酒乃是重罪。她这酒确实是走私进来，为了掩人耳目，才加了个“梅香酌”的噱头，没想到被这个汉使一语道破。

“人会骗人，但食物从来不会。”唐蒙淡淡地点了一句，然后趁热打铁，回到正题：“你最好重新讲讲，你和甘叶到底是什么关系？和卓长生又是什么关系？”

梅耶倒退几步，脊背“咣”地撞在拌曲的木斗之上，不复之前的从容。

“其实最早看中卓长生的人，是我啦……我去番禺港采购北货，正遇到他的商队来做生意。卓长生是那个商队的管事，相貌英俊，身家丰厚，如果能寻他做个女婿，我也不必在王宫为奴为婢了。”梅耶讲到这里，居然露出一丝少女般的羞涩。

“我听说他特别爱吃，为了讨好他，就请甘叶现场烧了一顿嘉鱼。谁想到他吃完鱼，说味道不差，只是尚存一丝腥味，便拿出一种自称是他发明的酱料，浇在釜内可以解腥。甘叶那个人平时温柔低调，可在烹饪方面却心高气傲，绝不容忍别人指手画脚，跟他大吵了一架，互不相让。谁知道，那两个人天天在庖厨里吵架，一来二去，他们倒看对眼了……”

唐蒙和甘蔗面面相觑，没想到听到这么一段。

“我很生气，觉得甘叶抢走了我的姻缘。所以官府宣布转运策之后，卓长生被迫离境，我心里很是解恨。贵人猜得对，其实卓长生一直和甘叶还有联系，会定期委托南越商人捎来酱料，还给那酱起了个名字，叫做蜀枸酱。每次甘叶收到蜀枸酱，都会抱着罐子哭上一夜，第二天我看到她双眼红肿，这心里啊，说不出地痛快……”

梅耶咬着牙，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情。

“这些蜀枸酱，甘叶是用于宫内烹饪吗？”

“对，她本来厨艺就好，再加上蜀枸酱，在宫里混得更加风生水起。很多人都想打听她这东西的来源，可惜甘叶嘴巴很严，从来不肯说，就连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商家帮她捎来的。”

“对了，甘叶给武王熬的那碗粥，那个枣核其实是你偷放进去的吧？”唐蒙似是不经意地提了一句

梅耶感觉自己高速奔跑迎头撞上一堵墙，一瞬间有些晕头转向——怎么突然就跳到这个话题来了？旁边甘蔗听了，也是身子一震，吃惊不小。唐蒙随即紧跟一句：“壶枣睡菜粥按正常流程烹制，是绝无可能混入枣核的，只能是旁人放入。你既然对甘叶心怀嫉恨，又在宫里当职，害死她的动机和手段都不缺。”

他讲到这里，故意闭口不言，只是盯着对方。这下子梅耶彻底慌了神，这个指控这么严重了，她不顾仪态地喊出声：“我是嫉恨他们两个没错，可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何况我只是心里想想，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她的事。”

梅耶见唐蒙面无表情，更加慌神，转向甘蔗，讨好似地伸手抓住她胳膊：“你还记得吗？梅姨从前每次去你家里，都带石蜜给你吃的，把你养成了一个甜口娃。甘蔗这名字，可不就是这么来的？梅姨像是会害你的人吗？”

甘蔗有些不知所措，她犹豫再三，这才扯了扯唐蒙的袖子，小声道：“梅姨对我不差的。没她介绍我去码头做酱仔，我早就饿死了。”

唐蒙不为所动，有如一个冷酷的审吏：“那你说说，武王去世当晚你做了什么？”

“我之前在宫里，是在负责王室服饰的尚方局，哪里有机会去宫厨害她？”梅耶脸色煞白，试图解释，孰不知完全落入了唐蒙的节奏中去。

倘若唐蒙一上来就询问赵佗去世当晚之事，一定会引起对方疑惧。所以他煞费苦心绕了一大圈，从梅香酌的真假问到卓甘二人的风流韵事，再引到梅耶的嫉恨心上，这才逼入角落，让她以为这一切是和当年旧情有关，不会联想到别的。

慢火温炖，才能炖得透，唐蒙在心里得意地想，继续板着脸道：“尚方和宫厨，不都

是在宫里伺候王室的吗？怎么会没机会？”

梅耶唯恐引火烧身，急忙辩白道：“汉使有所不知，我所在的尚方局，是在外围，与王室居住的甘泉宫之间隔着数道关防，随意走动可是要挨罚的。”她苦笑着举起自己残缺的右肢：“我就是两年前误闯了不该去的区域，被斩去一手，从宫里被赶了出来。”

这南越王宫，居然还保持着秦律苛酷啊，唐蒙暗自吐了吐舌头。梅耶又道：“先王在最后几年，连甘泉宫也不住了，只在独舍待着。我们这些普通下人，更没机会接近了。”

唐蒙眉头一拧，敏锐地抓到这个关键词：“独舍？”

“对的，他年纪大了，喜欢清静，就在王宫宫苑内起了一座独舍，四面围墙围住。除了他之外，独舍里只有两个人陪着：一个贴身护卫，还有一个是甘叶——你说我就算有心，又如何害她？”

“也就是说，当晚除了甘叶，赵佗身边还有一个贴身护卫？”

“对，那护卫叫任延寿，是先王最信任的人，不仅常年警卫，甚至还负责武王的膳食检验。”

“连吃的都交给他先尝啊？那是够信任的。”唐蒙对这个细节格外敏感，连忙追问道：“这个任延寿，如今在哪里？”梅耶巴不得把话题转开：“任氏子弟，自然是在任家坞喽。”

听梅耶的口气，这个家族和地名似乎在番禺很有名。唐蒙知道再问下去，大概她要走疑心了，于是随便敷衍了两句，便要带甘蔗离开。

梅耶如释重负，她望着甘蔗要离开的身影，忽然开口喊了一声。甘蔗转过头来，定定看向她。梅耶露出一个复杂的笑容，半是挣扎，半是感怀：“你知道吗？你……你的眉眼和卓长生可真像。”

甘蔗的步伐猛然顿了一下，随即继续向外走去。但唐蒙看得出，她听到那个名字，脚步有些虚浮踉跄，似是一条承载了过多货物的小舟，在风浪中狼狈颠簸。

这可以理解。一个反感北人的人，忽然发现自己有北人血统，难免心情复杂，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

他们走过酒肆前的几个路口，甘蔗忽然抬眼向前，双眼盈盈闪动。唐蒙循着她的视线看去，注意到对面坊墙下是一处摊棚，摊棚里的大甑热气腾腾，似乎在蒸着什么东西。

“我想吃这个，但我没钱。”甘蔗抬手一指。

唐蒙心想她估计饿了好几天，赶忙说我请你好了，于是两人走到摊棚前。老板很是热情，转身从甑里拿出两个热气腾腾的蒸物，放在半个胥余果的空壳里，还送了两碗浮着几滴油星的清汤。

唐蒙仔细一看，咳，这不就是角黍嘛。可他再仔细一看，又不太一样，这个“角黍”的形状更像枕头，个头更大，外面裹的叶子也不是芦苇叶。

甘蔗拿起一个粽子，说这叫裹蒸糕，是阿姆家乡的吃食。她熟练地拿起一个，解开水草绳，剥开叶子，露出里面绿澄澄的糕肉。唐蒙注意到，这鲜绿色似乎来自于外面裹的那片叶子。

“这边气候太热。我阿姆说，只有用野冬叶裹住饵糕，才不会坏得快。”甘蔗双手捧着裹蒸，先咬去糕身的几个角，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唐蒙学着她的模样，也拿起一个，先咬角。甘蔗“噗嗤”一声笑起来：“只有小孩子才会先吃角啦，能快快长高长大。你都这么大人了，还想再胖一点吗？”

唐蒙尴尬一笑，张嘴咬下去，小眼睛霎时瞪得溜圆。

糯米的甘甜自不必说，这糕里居然还掺杂着一点猪肥膏的碎渣。这些碎膏大部分都融为热油，充分渗入到糕间，但口感并没变得油腻，因为有一股清香始终萦绕左右。那感觉，就像一群妩媚舞姬混入军阵，将杀气腾腾的攻伐之气安抚下去。

这清香应该是来自于甘蔗说的野冬叶。以叶压油，以油润糕，搭配堪称绝妙。凭他的

经验，这裹蒸糕没有十几个时辰，恐怕蒸不了那么透。

“这个好吃，好吃！”唐蒙鼓着眼睛，吭哧吭哧大快朵颐。甘蔗见唐蒙吃得开心，捧着糕喃喃道：“我每次问我的阿翁在哪里？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她都会笑，也不回答，就给我包一个裹蒸，说要黏住我的嘴。”

唐蒙咀嚼的动作，突然变缓了。

“那一天晚上，我想吃裹蒸糕，阿母急着去宫里当值，就安慰我说等她回来，多给我包几个。可到了第二天早上，阿母没回来，却来了很多奇怪的人，一个个都很凶，问了我很多奇怪的问题，带走了很多东西。我在家里等了好几天，也没见阿母回来。我饿得受不了，跑到外面去，才知道阿母熬的枣粥噎死了武王，畏罪投了珠水。阿母不要我了，自己走了……”

甘蔗的声音隐然多了一丝哭腔。唐蒙把手掌按在腹部，感觉胃里在微微痉挛。

“阿母没了，我就只剩一个人了。没人敢帮一个杀了大王的罪人的女儿，连房子也被占走了。只有梅姨好心，偷偷帮我安排做了酱仔。从那以后，我就每天背着酱篓，就在番禺港里转悠，听说阿母就是在这里投江。从前我想吃东西，只要一喊，阿母就会立刻做给我吃，所以我想到去江边告诉她，我想吃冬叶糯米糕，说不定她听说以后，还会回来找我，也许不会再抛下我了……”

说到这里，泪水吧嗒吧嗒滴在裹蒸上面，顺着摊开的冬叶流下去，嘶哑的叫卖声响起：“卖酱咧，上好的肉酱鱼酱米酱芥末酱咧，吃完回家找阿母咧。”

声音哀哀，如同一只巢中雏鸟在鸣叫，但大鸟不可能再飞回来了。

唐蒙把手里的裹蒸放下，他知道甘蔗说的“也许”是什么——卓长生在甘叶去世之后，并没有停止蜀枸酱的供货，仍旧委托那一条渠道定期送到甘蔗手里。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女儿的存在。甘蔗一直在番禺港叫卖，一是为了陪伴母亲，二来也许一直期盼着，哪一天能见到父亲吧？

怪不得别人一打听枸酱来源，她反应就特别强烈。如果这个渠道被人占走，就等于斩断了她与父亲的唯一联系。

奇怪的是，卓长生既然知道女儿孤身一人，为何不想办法把她接走？哪怕捎来只言片语，女儿也能稍得慰藉。这三年来，他就闷头往这边送枸酱，却始终保持着沉默。这人到底关心不关心自己的女儿？

这些疑问，唐蒙都回答不了，只好默默递过一方绢帛，让甘蔗擦一下脸。甘蔗撇撇嘴：“我对你已经没用了，你还在这里干嘛？”唐蒙苦笑，这姑娘性子倔，脑子可不笨，说道：“这个蜀枸酱，是卓长生独家酿制，我就算回蜀地也未必能找到，还不如在这里打听。”

“我可不会说出去的，打死也不会说。”甘蔗咬着嘴唇。唐蒙笑起来：“咱们不是说好的吗？等我为你娘还了清白之后，你再说不迟。在这之前，你就算讲了，我打死也不会听。”

甘蔗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忽然目光一凝，似是下了什么决心。她一指路口，说你去旁边那棵木棉树下等我一下。唐蒙有点莫名其妙，依言走过去，在树下站定。

甘蔗不知跑去哪里，过了好一阵，才抱着一个胥余果壳跑回来，双手递给唐蒙：“喏，我拿枸酱的渠道，就放在这里面，你拿回去好了。但得等我娘还了清白，你再打开来看。”

唐蒙先是一怔，不知这姑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双手接过果壳之后，看到上头扣着个木盖，才反应不过，不由得大为感慨。

这甘蔗看似柔弱，性倒却颇有决断。她知道“蜀枸酱”这名字一曝露，自己便失去了与唐蒙交易的独有价值。与其保守秘密，不如以退为进，坦坦荡荡地把秘密交出去，把对方当成君子来看待，还能博得一丝希望。

“你不要偷看。就算偷偷打开，也看不明白的。”

甘蔗把胥余果壳推给唐蒙，表情认真地提醒了一句。唐蒙看到她的喉咙滚动了一下，知道小姑娘到底还是很紧张。没办法，她太弱小了，弱小到只能彻底放弃挣扎，袒露一切，才能换取对方的怜悯。

“我知道了……虽然我不是君子吧，但守信多少还是能做到的。”唐蒙收下果壳，郑重其事举起右手，“皇天后土为证，我唐蒙在此立誓，不还甘叶清白，不开此壳。如有违者，终生进食无味，如嚼白土。”

听到这起誓的词儿，甘蔗忍不住破涕而笑，这还是唐蒙第一次见到她笑。

唐蒙返回驿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甘蔗的胥余壳放进随身藤箱之内。

这箱子里放的，都是他沿途绘下来的绢帛地图，平时挂一把锁头，最为稳妥。可惜的是，他绘制的白云山地势图，不知何时遗失了，还得找时间重绘。

忙完这个，唐蒙找到庄助，后者正悠然自得地擦拭着佩剑，看来跟吕嘉谈得不错。唐蒙把调查结果如实汇报，庄助听完之后沉思片刻：“所以你下一步，就是去查这个任延寿？”

“对。赵佗死之前只有四个人在身边，吕嘉、橙宇、甘叶，还有一个就是任延寿。吕嘉和橙宇是同时去的，以他们两人的关系，如果有什么不轨，早嚷出来的，暂时没什么可疑的。甘叶又死了，只有他是突破口。”

庄助道：“但你打算怎么查？此人是赵佗的贴身侍卫，可不像梅耶一个宫婢那么好骗。”言语之间，竟是要跃跃欲试，亲自去查。唐蒙一听，赶紧劝阻说区区一个侍卫，还用不着您出场，我去就得了。

“区区一个侍卫？”庄助似笑非笑，“你大概还不知道任氏在南越的地位吧？”

关于这点，唐蒙之前问过甘蔗。可惜她一个小姑娘，所知并不多，只知道任氏拥有番禺附近最肥沃的一块平整田地，无须缴纳税赋，在南越国地位超然。番禺城流传着一句话：“任氏坞，半城输”——半个番禺城跟任氏比，也比不过。

庄助道：“任氏当得起这个待遇。要知道，这南越国，原本就是他们任家的。”他在长安出发前，对南越着实研究了一阵，对此颇熟。唐蒙既然问起，他一时技痒，索性开讲起来。

当初四十万秦军进入岭南之时，真正的统帅叫做任嚣，赵佗其时只是其麾下一名副将。任嚣扫平百粤部落，创建了岭南三郡，又平地建起一座番禺大城，号称“东南一尉”。中原大乱之时，任嚣酝酿着割据岭南，可惜事尚未成，便中途病亡。他临死之前，委托副手赵佗代行政事，这才有了后面的赵佗建国南越之事。

从道理上来说，第一任南越王本该是任嚣或其子嗣。但任嚣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一死，任氏后人肯定斗不过赵佗。与其坐等别人来斩草除根，不如早早托孤让位，还能换个阖族平安。

赵佗上位之后，果然信守承诺，对任家后人优容以待，在番禺城旁划了一片膏腴之地，供其繁衍生息，完全是异姓王的待遇。任氏家族也颇懂进退，从不参政，只在自己一亩三分地生养。像任延寿这种出身任氏的子弟，还会被赵佗当成心腹，随侍左右，连膳食检验都放心交给他。

“任嚣和赵佗这两个人，真是比许多中原王侯要聪明多了。”

唐蒙暗自感慨，想起了多年之前的七王之乱。那些刘氏王被逍遥日子蒙蔽了心智，还以为凭一隅之地，就能与朝廷对抗，结果倾覆国除。

一个人最要紧的，就是认清自己的实力，以及这份实力在大局中的位置。任嚣也罢，甘蔗也罢，他们的举动虽有大小之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预感到绝对劣势之后，提前输诚，以换取最好的结果。

甘蔗这丫头，真够聪明的。唐蒙再次感慨。

这时庄助道：“你说的也有道理，我若前去，难免会引起吕嘉和橙宇的疑心。罢了，这几天我要跟他们周旋大限令和转运策的事，这件事还是你去查好了。”

“大限令和转运策？”唐蒙连忙提醒道，“就怕吕氏打着对付橙氏的旗号，趁机给自己捞好处，您可要小心。”

庄助不以为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许些好处，这些南越人怎么会尽心帮忙？只要能为我所用，让他们占点便宜，也是无妨——倒是唐副使你，你查到的东西越多，我让给吕氏的好处就可以越少。”

“我，我尽力吧……”唐蒙可不敢把话说满。不料庄助又道：“对了，沿途的这些地图，你也别忘了整理出来。这几日我要用的。”

唐蒙眼前一黑，怎么你还记得这茬儿啊？

手

丁

手

手

丁

手

手

手

手

这时庄助道：“你说的也有道理，我若前去，难免会引起吕嘉和橙宇的疑心。罢了，这几天我要跟他们周旋大限令和转运策的事，这件事还是你去查好了。”

“大限令和转运策？”唐蒙连忙提醒道，“就怕吕氏打着对付橙氏的旗号，趁机给自己捞好处，您可要小心。”

庄助不以为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许些好处，这些南越人怎么会尽心帮忙？只要能为我所用，让他们占点便宜，也是无妨——倒是唐副使你，你查到的东西越多，我让给吕氏的好处就可以越少。”

“我，我尽力吧……”唐蒙可不敢把话说满。不料庄助又道：“对了，沿途的这些地图，你也别忘了整理出来。这几日我要用的。”

唐蒙眼前一黑，怎么你还记得这茬儿啊？

第九章

可怜唐蒙熬了一夜，好歹把舆图重新补完，次日盯着两个黑眼圈早早出门。他先与甘蔗在城门口汇合，然后从番禺港乘上一条渡船。任氏坞位于番禺城外十里，坐落于一条狭长的江心大洲之上，四面环水，只能通过舟船往来。

舟行至半路，天色缓缓黯淡下来，开始落雨。岭南的雨水绵密而黏稠，像无数条藤蔓自铅云上端倒垂下，搅动着江水。整个江面泛起密密麻麻的小泡，仿佛一釜正“咕嘟咕嘟”熬煮的稻米羹。三伏的暑气非但没被雨水浇散，反而更加闷蒸起来，令舟上的乘客油然而生一种“造化为厨，天地为釜”的错觉，至于自己，只是被日月煎熬的小小一粒米罢了。

直到小舟行至一条狭长如柳叶的沙洲附近，雨势才稍稍收住，天边露出半个日头。渡船上的乘客纷纷走出船篷，望见一片江中土地徐徐接近。这沙洲的边缘是一圈细腻的砂白色，形状被水流勾勒得十分柔顺。越往内陆延伸，颜色越深。东侧黄绿相间的是一块块纵横田垄，西侧杂绿斑驳的是一片片塘草。而在沙洲最浓密最中央的小丘之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庄园。

这庄园四面皆是黄色的夯土大墙，高逾两丈，四角各自建起一座比胥余树还要高的木制角楼，俯瞰整个沙洲，俨然一座小城的规模。

唐蒙对于地理最为敏感，一看到这个格局，便对赵佗佩服得五体投地。

将任氏安排在蕉洲之上，可谓绝妙。这里的土质细腻，皆是上品良田，对得起他向佗的承诺；而四周环水的环境，又隐隐把任氏家族限制在一隅之地，无从扩张，安心做个地位尊崇、无足轻重的客卿。

唐蒙一边感叹，一边与甘蔗沿着一条平整大路，朝着坞堡门口走去。他们这次前来，是扮成外来客商，前来洽谈购买稻米之事，为此唐蒙还改换成了凉冠、丝绸短袍和一双卷边薄靴。

他们眼看要接近坞堡，唐蒙突然顿住脚步，鼻翼两侧的肉抖了抖。甘蔗问他怎么了，唐蒙双眼四下搜寻，口中喃喃道：“好香，好香，这是在炖肉吗？”

除了昨天吃了一个裹蒸之外，甘蔗许久未闻肉味。她仰起头来，也贪婪地吸了吸。这香气从坞堡方向传来，醇厚浓郁。唐蒙闭着眼睛细细分辨了一阵，嘴唇蠕动：“嗯，里面应该有八角，好家伙，真舍得下料哇。”

所谓“八角”，乃是一种香料，以果形八出而得名。这种香料，是炖肉炖菜的调味上品，只在南越国的桂林郡出产，数量有限，出口到中原都是天价。只有达官贵人，才会在宴宾时放上一点在肉里。

这炖肉里的八角香味，浓郁到隔那么远都能闻到，放的数量一定很多。任氏的富庶奢靡，可见一斑。

他们循着肉味走到大门口，看到在坞堡大门二十步开外的一棵榕树之下，摆着一尊饕餮纹的四足大鼎。那鼎里正咕嘟咕嘟炖着东西，香气顺着江风飘向四方。

“这么大庄园，难道没有庖厨吗？干嘛搁在门外做菜？”唐蒙这个念头刚一产生，便看到了答案。

只见一个脸涂白垩土、身披薜荔、腰束藤萝的巫师，正围着大鼎念念有词。周围的房屋上方，四五个踩在屋檐高处的人，各自手持一件衣物不断扬动，口中呼喊。不过口音有

些怪，听不太懂。在外围的空地上，还有二十多个人在围观，男女老少都有。

这是……在招魂吧？唐蒙猜测。

中原也有类似习俗，家中亲人去世，家人要站在屋檐之上，挥舞死者生前所穿衣物——所谓“腹衣”——呼唤死者名字，希望借此把魂魄召回。至于那尊炖着肉的大鼎，大概是因为南越信奉楚巫的缘故。楚地招魂，除了扬腹衣之外，还要把死者生前最喜欢的吃食、用具都陈列摆出，诱惑魂魄归来。

三闾大夫在《招魂》里就描写过诱惑死者的楚地美食：“肥牛之腱，腍若芳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粃收蜜餌，有餠餠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这是唐蒙最喜欢的楚辞作品，一想到，就忍不住摇头晃脑背诵起来。哎，如果我死了，有这么多好吃的，拼死也要从九泉爬回来啊。

甘蔗突然拽了一下唐蒙的袖子，打断他的遐想：“北人，你仔细听听，他们喊的名字，好像是任延寿哎。”

唐蒙一个激灵，什么？他仔细听了一下，还是听不懂，但三个音节还是能分出来的。

甘蔗又仔细听了听，十分确定：“确实喊的是任延寿。”

唐蒙眼前一黑，要不要这么巧啊，刚要找任延寿，他就死了？他情急之下，径直走到旁边观礼的人群中，看看其中一个老者面相和善，过去拱手道：“请教这位老丈，贵府是在为何人招魂？”

老者转头发现是个生人，上下打量，满是疑惑。唐蒙忙解释道：“我是来采购粮食的客商，适见贵府在做招魂。于情于理，该捐一笔贖金，故来询问老丈和死者什么关系？”

说完他主动掏出几枚半两，塞到老者手里。老者脸色稍缓：“我是任府的庄丁，这里祭祀的，是家主的第三子，叫任延寿。”唐蒙又问：“敢问因何故去？”老者叹了口气：“夜里睡觉的时候，被一条白花蛇给咬死啦。”

唐蒙倒吸一口凉气。南越多毒虫，经常穿梁进屋，乃至枕旁榻侧。沙洲这里卑湿土地软，蛙鼠俱多，想来蛇类也不少。

“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年纪轻轻遭此厄运。”他感慨了一句。

“也不算年轻吧，三公子死的时候都四十七了。”老庄丁道。唐蒙先“嗯”了一声，然后觉得有点古怪，什么叫死的时候四十七岁？老头不耐烦地摆摆手：“他是三年前去世的，可不是按死的年纪算？”

“什么？”唐蒙这下彻底糊涂了，“三年前死的？为何现在才招魂？”

“谁跟你说是招魂了？”老头嗤笑一声，这些外地人真是没见识，一指那楚巫：“你听他念的是啥？”唐蒙侧耳细听，还好，这个楚巫讲的是中原音，而且只一段话反复念诵：“苦莫相念，乐莫相思。从别以后，无令死者注于生人。祠腊社伏，徼于泰山狱。千年万岁，乃复得会。”

这段话唐蒙是听过的，大概意思是请死者不要作祟。我们为你提供祭品，请你老老实实呆在泰山底下的冥府，不要回来——这种祭词，一般用于祭祀横死之人，是为“诀祭”，诀者，别也。

“我们这里，被毒蛇咬死最不吉利，魂魄会怨毒作祟，为害生人。所以三公子死后，庄里每年都会办两次诀祭，用他生前最爱的吃食，安抚魂魄。”老庄丁直勾勾盯着鼎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祭得这么频繁，任延寿死得要多惨？唐蒙微微惊叹，他本想再详细询问，但那边楚巫的腔调已经再度响起。

“苦莫相念，乐莫相思……千年万岁，乃复得会。”楚巫的腔调似说如唱，声音因为喊得太过卖力而显得嘶哑，别有一番苍凉悲怆。唐蒙站在人群里，望着他绕着大鼎一遍遍地念着这永诀之辞，忽然陷入一种莫名的忧伤。

正自发呆，忽然眼前一黑，似是被什么东西遮住，然后耳畔传来一阵哄笑声。

唐蒙怔怔呆了片刻，这才抬起手臂，把盖住脑袋的东西扯下来——原来这是一件对襟麻质襦衣，很是破旧，前襟还有大片深黑色的污渍。旁边甘蔗气不过，抬头骂道：“哪个遭狗瘟的烂仔，怎么拿衣服的，咒你全家吗！”

原来屋顶有一个人挥动腹衣时，手一下滑了，掉落的腹衣被江风一吹，恰好盖在唐蒙头顶。这是死人生前的衣物，砸到生人头上，可是大大的不吉。周围观礼的视线齐刷刷扫射过来，想看看这倒霉鬼是谁。

唐蒙倒不甚在意，他把襦衣扯下来一抖，心里盘算着这是个借口跟任氏的人交谈。可无意间这么一瞥，唐蒙眉头陡皱，似乎看到什么古怪之处。

还没等他张嘴说出什么，一条毒蛇在背后阴恻恻地吐出信子：“唐副使不在驿馆安歇，跑来蕉洲做什么？”唐蒙浑身一哆嗦，立刻辨认出了这声音。他回过头去，强做镇定：“我乃汉使，去哪里应该不必跟橙中尉你报备吧？”

站在后背之人，居然是橙水。

橙水今天换了一身斜肩素白披装，没有束冠，任由头发披散下来，只用一根细绳箍住，俨然一副部落野民的样子——不过讲话风格倒没变：“我听说中原最重衣冠礼节。大汉使臣无论去哪里，从来都是着正袍、持旄节，要保持泱泱大国气度。阁下这身藏头露尾的装扮，恐怕不是真正的汉使吧？”

唐蒙暗暗叫苦，谁能想到会在这里撞见橙水。若被他查知自己在调查赵佗之死，恐怕要闹出大地震了。唐蒙往后退了一步，口中辩解：“我这是嫌天气热，所以穿得清凉了一点。你们瘦子可不知胖子苦。”

橙水朝前逼了一步，他肤色黝黑，更衬出两个醒目的白眼球：“对不起，我只看到一个北人鬼鬼祟祟，闯入我生前好友的祭礼窥探。”

唐蒙心下一沉。橙水这是抓住了自己改换身份的痛脚，要大做一篇文章啊。这地方不能久留！唐蒙心一横，伸手猛地一推橙水肩膀。他膀大腰圆，橙水身躯瘦小吃不住力，当即趑趄着后退了七、八步，唐蒙趁势转身就走。

不料橙水大声发出命令，他虽非任氏之人，但在这里颇有威信，当即就跳出十来个庄丁，朝唐蒙合围过去。

唐蒙一看这架势，高声道：“我乃汉使，你们谁敢动我？”庄丁们吃了一吓，都有些犹豫。不料刚才那老庄丁却在人群里喊：“他就是个买粮食的客商，刚才还给我钱哩。”唐蒙眼前一黑，看来人真不能随意扯谎，报应来得太快。

这下子庄丁们再无犹豫，过去七手八脚把唐蒙给按住了。橙水瞥了一眼楚巫：“不要耽搁延寿的诀祭，先把这人暂时押寄在坞内仓库里。等我回番禺时一并押走。”他随手从唐蒙手臂上扯下那件腹衣，仍还给屋檐上的人，一比手势，庄丁们把唐蒙双臂一剪，朝着坞内送去。

甘蔗在人群里急得不行，要冲出来阻拦。唐蒙挣扎着抬起头，用眼神制止住她，嘴唇动了动。甘蔗迟疑片刻，到底还是退回到人群里。

待得唐蒙被押走，楚巫重新开始舞动，咿咿呀呀的声音响起。橙水双手抱臂，凝视着那尊飘着肉香的大鼎之上，死板的五官之间重新浮起一丝忧伤。

庄丁们把唐蒙粗暴地推到坞堡的西北角，那里矗立着一间古怪建筑。整个屋子悬空而起，离地约有一丈左右，四周不与任何建筑相联。建筑底部用数十根粗大的木柱支撑，木柱与粮仓之间，还用个鼓凸的陶制圆坛垫住，好似树枝中间多出一节膨大的瘤子，很是古怪。

他们把唐蒙推进屋子，咣当一声关紧大门，外面铁链子一缠，然后就走了。唐蒙揉了揉脖子和手腕，环顾四周，仓库里堆放着几大堆尚未脱壳的稻米，金灿灿的分外好看，空气中弥漫着新粮特有的清香。

这种新米，煮成炊饭会格外香甜呢。唐蒙沮丧的心情，被这个小发现莫名地治愈了。

分。他索性合身躺倒在谷堆里，双手枕头，整个人陷入松软的包围。

他不担心橙水会杀自己，最多是羞辱一通罢了。唯一可虑的是，这么一折腾，不要想从任氏这里打听到什么线索了。可是……唐蒙环顾四周，忽然注意到一样东西，不由得眸光一凝。他一骨碌从粮食堆里爬起来，扑过去仔细观察。

这一看之下，他的脑海里突然迸出一点火星，就像火镰狠狠敲在燧石之上，立刻引燃了满腹疑惑，让整个思绪熊熊烧起来。

不知过去多久，仓库里光线一黯。原来屋顶的气窗位置，多了一个小巧的人影挡住光线。那人影纵身跳下，直接落到谷堆之中，挣扎了半天才起来。甘蔗拍了拍头发上沾的粃屑，小声喊道：“北人，你在哪里？”

谷仓里没有回应，甘蔗楞了楞，朝前走了几步，这才看见那个胖子正趴在谷堆的另外一侧地板上，像只狸猫似的，鼻子贴地寻找着什么。直到甘蔗走到近前，唐蒙才发现她的存在。

“你怎么跑进仓库了？”唐蒙问。甘蔗拽他起来：“不是你让我来救你吗？”唐蒙一抚额头：“我是让你去找黄同，他有办法捞我……”甘蔗“呃”了一声，她一心只想着救人，可没想那么多弯弯绕绕。她愣怔片刻，一跺脚：“那我现在把你救出去，不是一样吗？快走吧！”

唐蒙摇头道：“我现在还不能走，有些事还没琢磨明白。”他一指粮仓下方的柱子：“你说，这个砌在底柱和仓库之间的圆坛是干嘛用的？”

甘蔗有点莫名其妙，这北人莫不是吓傻了，耐着性子道：“这是防老鼠的呀。我们这里，老鼠可多可凶了，顺着人腿往上爬。怕它们偷吃粮食，所以粮仓都是悬空架起来。夹一个外鼓的圆坛子，这样老鼠就没办法从柱子下面爬上来了。”

仿佛为了打脸的，几只小小的黑影突然横掠过两人视线，迅速从谷堆跑到另外一处角落。

唐蒙尴尬地看向甘蔗，甘蔗却不以为然：“老鼠、甲由、花蚊，这在我们这里叫做三不防，别想防得住，只能尽人事……哎呀，你跟老鼠较什么劲？快走啦！”唐蒙伸出双手扳住她肩膀：“你不是想还你母亲一个清白吗？赶紧去把黄同找来。他到了，我才有办法！”

唐蒙讲这话时，表情特别严肃。甘蔗迟疑片刻，双肩不情愿地松垮下来：“好吧……”唐蒙又叮嘱道：“你通知黄同之后，千万不要自己跟过来。橙水眼睛很贼，一看到你，很容易会联想到咱们真正的目的。你就在番禺城等我。”

“你们这些人，心思真多……”甘蔗抱怨了一声，灵巧地顺着气窗爬出去，很快消失。

唐蒙目视她离开之后，继续趴在地上，小心翼翼从地上拈起一粒东西，缓缓放进嘴里，却只敢用牙齿轻轻磕一下，神情一霎时变得比刚才还严肃。他爬回谷堆，舒舒服服地躺下去，任凭松软的谷粒把自己掩埋，整个人陷入某种沉思。

只见他嘴里轻声嘟囔，手指不住勾画着什么，带起一片片流动的金黄，沙沙作响。随着光线渐渐从气窗外消失，整个仓库陷入一片深沉的黑暗……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忽然铁链“哗哗”一阵响动。先是七八个庄丁提着灯笼进来，为首的正是白天唐蒙问话的老头，然后是黄同和橙水并肩步入仓库，两个人互别苗头，唯恐比对方慢上一步。

他们一进门，就见到大汉副使唐蒙四仰八叉躺在谷堆中间，发出香甜的呼噜声，大肚胸有节奏地起伏着，每次都让几粒稻米从顶端滚落。

黄同一见这情景，脸色更差了。这唐蒙真是自己的霉星，从骑田岭开始，只要一跟他有关系，肯定没好事。昨天这混蛋借口买五棱甩脱了跟踪，今天又跑到蕉洲捅了这么大一个娄子，连累自己一路狂奔过来——他倒好，居然睡得这么香！

橙水斜瞥黄同一眼，语带讥讽：“这都能睡着，看来是一点都不心虚嘛。”黄同冷哼

一声，不去接这个话。橙水催促道：“请黄左将你仔细验明正身，看是不是骗子冒充汉使。这两者可不太好分辨。”

黄同提着灯笼走过去，照了照唐蒙的脸，闷闷一点头：“正是汉使无疑。”然后他伸出手掌，轻轻拍那个胖子的脸颊：“唐副使，唐副使，醒来了！”唐蒙迷迷糊糊睁开眼，一看是黄同，先打了个大大的呵欠，然后睡眼惺忪地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咱们什么时候回去？”

黄同的嘴角抽搐一下，橙水已经拿出一块木牍递过去：“这是供述书，汉使承认自己易服乔装，擅闯蕉洲，私窥诀祭。阁下按了手印就可以走了。”

唐蒙还有点迷糊，伸手就要去接，黄同赶忙拦在中间：“汉使只是无意中旁观了一场祭礼而已，何必弄得像个罪臣似的？”橙水冷笑：“身为汉使，既要观礼，就该堂堂正正前来。他改换服色，变化身份，分明是内心有鬼。他不是什么都没做，是没来得及做吧？”

黄同哑口无言，唐蒙改换身份这事，实在不知该如何解释。但他知道，若这份供述书落到土人手里，橙水一定会趁机大做文章，把这事往吕丞相身上联系。吕丞相正在和汉使做大事，绝不能被干扰。

想到这里，黄同只得硬着头皮道：“汉使目前所作所为，并无逾越违制之处。你让他签供述书，就不怕引起大汉不满吗？”

橙水丝毫不惧：“黄同，此人窥探的可是任延寿的诀祭现场。你觉得为了一个汉使的脸面，让延寿冥福有损也无关紧要，对吧？”一听这说辞，黄同猛地炸开：“橙水！你别太过分！少拿延寿来说事！说得好像只有你关心他似的。”橙水悠悠然道：“延寿这几年的诀祭，我每次必到，你哪一次来了？”

“我是有事在身……”黄同的气势弱了几分。橙水晃了晃那块木牍：“总之，不留下凭据，我不能放人。万一任氏向国主告状，说我故意放走扰乱祭礼的细作，我怎么解释？总不能说我收了大汉的好处吧？”

这一顿夹枪带棍，让黄同气得面皮涨紫。可惜他嘴比较笨，跟橙水对抗从来没赢过。

“总之，签了这供述书，你们可以走；不签，就让国主亲自下旨，我再放人。”橙水说罢，把木牍往黄同和唐蒙面前“啪嗒”一扔，双手抱臂。

这时一直迷迷糊糊的唐蒙，似乎总算恢复了清醒：“你们两个人，与那个任延寿都熟识？”

橙水哼了一声，没理睬。黄同心里直冒火，都什么时候了，还扯这种闲话？他强行压抑住怒意：“我们三个……呃，算是旧识吧。哎，不说这个，唐副使，要不你解释解释，为何易服前来任氏坞堡？”

唐蒙似乎没听见他后半句，继续追问道：“那个任延寿死前是什么状况，你们可知道？”橙水眉头微皱，不知他怎么问起这个了。

唐蒙却很执著：“任延寿死前，是不是大口大口吐过血？”

黄同和橙水闻言俱是一僵，两人骇异地看向唐蒙。橙水有些失态地揪住唐蒙衣襟，厉声喝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唐蒙比橙水高出一头，轻松便把他的手给拨开了：“掉在我头上那件腹衣，虽说过去三年，前襟上还是能依稀看到一圈黑污的轮廓，形状如伞似山，一看就知道是喷血溅成的痕迹。”

橙水双眼一眯：“即便如此，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唐蒙却没听见似的，继续追问：“任延寿之死，我觉得颇有不解之处，两位既然都是他的朋友，是否能略微解惑？”

橙水眼皮一抖，没有回答。黄同忽然道：“橙水，延寿临死前最后见的是你，你说说看？”橙水沉下脸色：“不要被这个囚犯牵着鼻子走。”黄同却坚持道：“为了你的面子，难道让好兄弟死得不明不白也无所谓？”

这是橙水刚才讥讽黄同的话，这次被后者反加诸自己身上。“任延寿”这个名字，似乎对他们两个人有着奇妙的影响，一旦抛出，对方便不得不让步。

橙水的牙齿狠狠锉磨了一番，开口道：“好！我姑且告诉你们，省得说闲话。”

“三年之前，武王意外身亡，延寿作为唯一一位贴身护卫，自惭有责，返回到任氏坞闭门待罪。很快宫里搞清楚了武王死因，是甘叶那个厨娘粗心所致，与他无关。我与延寿是结义兄弟，当即赶到任氏坞，把调查结论通知延寿，让他不必自责。延寿却一点也不高兴，一直说嘴里发苦，只让我陪他喝酒。我们一口气喝到大半夜，我还得回城执勤，就先走了，他自己又继续喝了一阵。到了次日，我听说他醉倒在榻上，被游进来的毒蛇咬伤而死。”

“当时伤情如何？”

“根据事后爰书的说法，他肌肤泛紫，左臂肿胀，臂上有咬痕，胸口衣物上全是喷出来的血。任家庄丁在附近搜查，最后在榻下盘着一条毒蛇。”

这时唐蒙悠悠开口道：“两位都是岭南人，对毒蛇的了解比我要多。想请教一下，哪一种蛇，能做到令人吐血而亡？”黄同常年带兵，对山林诸物了解甚多，立刻回答：“岭南有两种毒蛇，可以让人吐血，一种是五步蛇，一种是恶乌子。”

“那么咬死任延寿的，是什么蛇？”

黄同看向橙水，橙水回忆了一下，摇摇头：“爰书上只说是毒蛇。”唐蒙笑道：“如果是秦朝的爰书，肯定会事无巨细，悉数记录，你们南越学得还是不够精细啊。那位负责写爰书的令史，大概觉得这个细节无关紧要，所以偷了个懒——好在有人还记得。”

“谁？”

唐蒙一指那个老庄丁：“我之前听这位老丈讲，说咬死三公子的，乃是一条白花蛇。”橙水转头厉声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庄丁哆嗦着身子，老实回答：“当时正是我在床榻下搜到那条蛇的。我与搜查的人说了一声，待他们确认之后，就挑着蛇出去打死了。”橙水微眯着眼睛，如同一条毒蛇一样冷冷盯着。老庄丁承受不住这种目光，“噗通”一声跪下：“我其实……我其实把它打死之后，下锅炖煮吃了。我这也是为任氏考虑，咬死人的蛇是大不吉，留下来会变邪祟，不如吃了……”

唐蒙问道：“好吃吗？”老庄丁啊了一声，没料到他会问出这么一个问题。黄同把话题赶紧拉回来：“被白花蛇咬过的人，症状一般是伤口肿胀发黑，面青浮血，呼吸艰难，与延寿死前的症状也符合。”

“白花蛇也能致人吐血吗？”唐蒙道。

黄同与橙水同时一震，终于觉察到哪里不对劲了。唐蒙冷笑道：“你们一看到尸体肿胀，面皮浮紫，而床下又有毒蛇，就想当然地以为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却忽略了死者身上出现了一个不该有的症状。”

黄同喃喃道：“确实，白花蛇是伤神之毒，与五步蛇、恶乌子、竹叶青那种伤血之毒不太一样……我怎么给忘啦。”橙水顾不上计较这些细节：“若不是因蛇而伤，那你说说看，延寿为何吐血？”

唐蒙道：“他大口吐血，可能是胃部受了绝大刺激，比如说……食物里有毒。”橙水双眉不由得绞紧：“胡说，我当日与他喝过酒，但我可没有任何不适。”

“那么你走之后，任延寿还吃喝过其他东西吗？”

“他又叫了一小罐杂炖当夜宵吃。”

“杂炖？”

这次轮到黄同开口解释：“延寿那个人无肉不欢，尤其喜欢把猪、犬、鸟、鱼各色肉类和下水掺在一起乱炖，多加豆瓣酱与鱼露。这菜口味太重，别人都吃不惯，厨子向来是给他单独炖一小釜，每天晚上睡觉前吃。”——听得出来，黄同对任延寿的生活习惯很了

解，尤其是饮食这一块。

“是不是和诀祭时大鼎里炖的肉一样？”唐蒙追问。

“对，事死如事生嘛，用杂炖来供奉延寿，他的魂魄也会安宁了吧。”黄同眼圈微微发红。旁边橙水不耐烦道：“都是三年前的旧事了，你绕来绕去，到底想表达什么？”

唐蒙扫视他们两人一眼：“我猜了，任延寿恐怕先是吃了那一釜杂炖中毒，然后才被毒蛇咬中。吐血是因为杂炖里的毒。但这种毒并不立即致死，他在浑浑噩噩中，又被白花蛇咬中，才有浑身青紫肿胀的症状。”

“空口无凭！你可有证据吗？”橙水觉得这人简直信口开河。都是三年前的事了，怎么能一张嘴就说杂炖有毒？

唐蒙道：“我今天观礼，闻到鼎里的杂炖味道奇香，应该放了不少八角吧？”黄同道：“任氏在桂林郡也有几处庄园，所以八角这东西别人吃不起，他们家却敞开了吃。我们几个年轻时，就喜欢来他家打打牙祭。”橙水哼了一声，没出言否认。

唐蒙羡慕地舔了舔嘴唇，旋即道：“以我揣测，杂炖本身没问题，问题就出在这八角上面。”

“胡说！任家坞向来是这么做杂炖的，没听说过八角会把人吃死的。”橙水断然否定。

“八角不会，但另一种东西却会。”

唐蒙缓缓抬起右手，食指和拇指之间夹着一粒东西。橙水和黄同定睛一看，只见汉使手里捏着的，是一粒东西，干巴巴的枯黄颜色，像一个旋轮儿，向四周展现出十几个尖尖的角，不是八角是什么？

“你们再看看。”唐蒙提示。

两人闻言，又看了一回，橙水最先发现异常：“这个东西角好像比八角多几个尖，十，十一……有十二个角。”黄同不甘示弱，很快也指出一点不同：“八角的角是直的，这个东西的角头是弯的，像个勾子。”

“两位说的都没错。这东西不是八角，而是莽草果，两者样子差不多，非常容易搞混。一旦搞混，就要出大乱子。”唐蒙把这东西摊开在手心，一字一句道。

“八角是上好的香料，而莽草果却有剧毒。倘若误把莽草果当八角炖了食物，人很容易抽搐惊厥，倘若这个人常年酗酒的话，还会让胃部痉挛，吐血……而亡。”

听到最后一句，两人悚然一惊，这岂不正是任延寿临死前的表现？橙水猛然抓住他的手腕，厉声中带着一丝惶急：“既是剧毒，你手里这莽草果，又是从哪里弄来的？”唐蒙道：“我就在这粮仓里捡的啊。”

橙水双眼一凛，这可是整个任氏囤积粮食的地方，难道有人处心积虑要害死全族不成？唐蒙却笑着摇摇头：“在我们豫章，莽草果也叫做鼠莽，可以用来灭鼠。你们岭南那么多老鼠，想来也是同样的办法。

两个人皆为岭南大族子弟，对于灭鼠这种琐碎庶务，反而不如唐蒙了解得多。橙水出于谨慎，转头去问那个老庄丁。老头“咳”了一声，说确实如这位小贼……呃，小人所说，坞堡每个月都会用油膏煎一些莽草果，洒在仓库附近，用来毒杀老鼠。

黄同张大了嘴：“这么说来，延寿是误食了杂炖里的莽草果，毒发吐血，然后又被蛇咬了？”他讲到一半，发现对面橙水的面孔煞白，顿时意识到哪里不对。

这两件事前后赶得太巧了，不可能是什么误食。

“我看呐，应该是有人先给任延寿的夜宵投入莽草果，待其毒发之后，再放进一条活蛇咬他。任家人一见到床下有蛇，症状也像，便先入为主认为是蛇咬致死，便没人会去追究他吐血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这是一桩处心积虑的谋杀。莽草是杀招，蛇咬是遮掩。”

黄同与橙水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哆嗦。

“这个人应该很熟悉任延寿的饮食习惯：爱喝酒，爱吃夜宵，吃杂炖都是单独一釜。”唐蒙分析道。橙水颌首表示赞同，又补充了一句：“此人应该也熟知任氏好用八角烹饪，刻意选择了样子相似的莽草果。这东西在任氏坞里随处可见，根本无法追查其来源。”

黄同脑子有点跟不上，只好乖乖听着两个人交流。

“坞里的厨子！”两人忽然异口同声。能符合所有这些条件的，做杂炖的厨子嫌疑最大。

黄同愤怒地抄起刀来，大骂了一句：“那杀千刀的狗奴！待我去砍了他！”橙水伸手拦住他，回身问身旁的老庄丁：“你们坞里三年前的厨子是谁？现在何处？”老庄丁挠了挠头：“三年前应该是一个姓齐的厨子，不过早就离开了。”

“这齐厨子，和任延寿是否有什么过节？”橙水又问，眼神里也冒出杀机。

老庄丁把其他庄丁叫过去，交头接耳了一番，方才犹豫回道：“大的过节应该没有，不过很多人听过他抱怨，说三公子夜夜都要炖肉夜宵，忙得他心力交瘁。”

“只有这么点事儿？”橙水疑惑。唐蒙“啧”了一声：“橙中尉，想必你不下厨吧？要做一釜杂炖，从宰杀分肉，到备菜调料，少说也得忙活一个时辰。而且岭南气候炎热，不能提前预备，都得现杀现做，每天搞这么一釜，确实很容易让人崩溃。”

黄同道：“再怎么说明，为这个原因下手，也太牵强了。”唐蒙道：“那如果是别人买通这个有积怨的厨子呢？”

这句话像一条沾了冷水的牛皮鞭，抽得黄同和橙水同时一激灵。顺着这个说法再往下联想，水可就更深不可测了。所幸唐蒙哈哈一笑，说我随便瞎说说，姑且一听，然后闭上了嘴。

“这个人应该很熟悉任延寿的饮食习惯：爱喝酒，爱吃夜宵，吃杂炖都是单独一釜。”唐蒙分析道。橙水颌首表示赞同，又补充了一句：“此人应该也熟知任氏好用八角烹饪，刻意选择了样子相似的莽草果。这东西在任氏坞里随处可见，根本无法追查其来源。”

黄同脑子有点跟不上，只好乖乖听着两个人交流。

“坞里的厨子！”两人忽然异口同声。能符合所有这些条件的，做杂炖的厨子嫌疑最大。

黄同愤怒地抄起刀来，大骂了一句：“那杀千刀的狗奴！待我去砍了他！”橙水伸手拦住他，回身问身旁的老庄丁：“你们坞里三年前的厨子是谁？现在何处？”老庄丁挠了挠头：“三年前应该是一个姓齐的厨子，不过早就离开了。”

“这齐厨子，和任延寿是否有什么过节？”橙水又问，眼神里也冒出杀机。

老庄丁把其他庄丁叫过去，交头接耳了一番，方才犹豫回道：“大的过节应该没有，不过很多人听过他抱怨，说三公子夜夜都要炖肉夜宵，忙得他心力交瘁。”

“只有这么点事儿？”橙水疑惑。唐蒙“啧”了一声：“橙中尉，想必你不下厨吧？要做一釜杂炖，从宰杀分肉，到备菜调料，少说也得忙活一个时辰。而且岭南气候炎热，不能提前预备，都得现杀现做，每天搞这么一釜，确实很容易让人崩溃。”

黄同道：“再怎么说明，为这个原因下手，也太牵强了。”唐蒙道：“那如果是别人买通这个有积怨的厨子呢？”

这句话像一条沾了冷水的牛皮鞭，抽得黄同和橙水同时一激灵。顺着这个说法再往下联想，水可就更深不可测了。所幸唐蒙哈哈一笑，说我随便瞎说说，姑且一听，然后闭上了嘴。

第十章

黄同和橙水看向唐蒙的眼神，有了微妙变化。这个汉使看似贪婪好吃，眼光倒犀利得紧，仅凭着祭鼎里的一缕杂炖味道和一件腹衣的喷血痕迹，便抽丝剥茧，一步步还原出了三年前的旧事。

“不是我看得准，是因为食物最是诚实，什么东西吃起来什么反应，断然做不得假。”唐蒙谦逊地摆了摆手。

橙水突然开口道：“我再问你一次，你为什么今日会来任氏坞堡？”

唐蒙没想到，他还惦记这件事呢。好在他刚才在仓库里闲着，已经打磨好了托辞，这从容答道：“任氏在南越地位超然。我此来任氏坞，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家关于称帝的立场。”

他说得很直白，本以为橙水会趁机阴阳怪气一下。没想到对方只是略一点头，又问道：“那你为什么会对任延寿之死有兴趣？”

唐蒙苦笑：“我来蕉洲之前，连任延寿是谁都不知道，能有什么兴趣？我只是恰好闻到大鼎里的肉香，想来探讨一下炖肉的秘方罢了。”那个老庄丁也主动证实，说这个人之前甚至不知祭主是三年前死的——看来那几枚半两钱，还是起了点作用。

橙水对此没起疑心。汉使为了一条嘉鱼就敢跳江，干出这种事也不奇怪。他打量了唐蒙一番，把地上的木牍捡起来，从腰间摸出笔来，改动几下，依旧递过来：“你签了字，就可以走了。”

唐蒙一看，这份供述书的内容改动了几处关键：“擅闯”改为“误闯”、“私窥”改为“偶遇”，“乔装易服”改成了“避暑更衣”，这样一来，就消除了任何主观上的恶意，只是纯粹的一场误会罢了。

这算是委婉表示感谢？

唐蒙欣然提笔在上面签了名字，橙水面无表情地拿回去：“这不代表你可以在番禺城肆意妄为，我会一直盯着你。”唐蒙好奇道：“你接下来会怎么做？追查那个齐厨子吗？”橙水脸色更冷：“此乃南越国之事，便与汉使无关了。”

黄同嘴唇一动，正要说什么，橙水又抢先一步道：“延寿是我的至交好友。不管别人良心如何，反正我一定彻查到底！”

他说得皮里阳秋，黄同脸色一阵难堪，可终究没再说什么，一跺脚，转身带唐蒙离开了粮仓。

在返回番禺城的路上，黄同全程保持着沉默，伏在马背上如同一尊没表情的石像，身体前弓，似有重重沉郁之气压在头顶。趁着他郁闷不语的机会，唐蒙趁机梳理了一下在蕉洲的收获。

甘叶和任延寿，是赵佗生前最后见到的两个人。在他去世之后不久，一个畏罪投水自杀，一个意外被蛇咬死，这本身就是一桩不寻常的巧合。今天又得以确认，任延寿是被人投毒而死，看来三年前赵佗之死，越发扑朔迷离。

唐蒙实在没料到，这件事越牵扯越复杂，真如同白云山上缠绕山岩的藤蔓似的，看似细长，往下越捋越粗，越捋越盘根错节。好在橙水并没觉察到自己的真实目的，反而主动去查任延寿之死，倒是省了很多麻烦。

想到这里，唐蒙抬头看向黄同的背影，忽然对他和橙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

橙水一对上黄同，总是夹枪带棍，不假辞色，而且每次总能准确地戳中某个痛点，令他哑口无言。这种关系，可不是一般仇人能做到的。而且刚才看他们听到任延寿死因的各自反应，更是有趣，很值得玩味。

眼看快要回到番禺城中，唐蒙摸了摸肚子忽道：“我折腾了一天，啥也没吃上。黄左将，咱们先去寻个吃饭的地方可好？”

黄同闷声说汉使今日烦扰不少，还是尽快回驿馆歇息为好。唐蒙笑道：“今日能顺利回来，黄左将当记首功，不如我顺便请你去喝一顿酒。长安有句俗语，叫做一醉解千愁，没有什么事是几杯酒化解不开。如果有，那就再加一顿夜宵。”

黄同依旧摇头，唐蒙道：“我昨天去过一家卖梅香酌的酒肆，酒味甘而不冲，味道极美。我跟你讲，那酒味辛辣醇厚，一杯下去，从舌头尖一直挂到喉咙眼儿，别提多爽快了。”黄同听他说得神采飞扬，怔了怔：“莫非是梅娘开的那一家？”唐蒙一拍手：“正是。今日我观礼诀祭，原也该喝些清酒，去去晦气，如何？”

黄同心情此时非常郁闷，而一个郁闷之人，贪杯乃是最本能的欲望。唐蒙接连不断地抛出理由，一点点撬动对方心中的块垒。果然，黄同到底还是“勉强”答应下来：“番禺城有夜禁，就以三杯为限。”

他们进城赶到酒肆门口，梅耶正忙着上门板，一看到唐蒙复来，脸色骤变。唐蒙翻身下马，满面笑容：“放心好了，我这次纯粹是来喝梅香酌。”

他重重咬住三个字，梅耶哪里敢违抗，只好乖乖卸下半扇门板，让两人进来，亲自去后炉烫酒，还端来一碟盐渍乌榄，权做下酒小菜。黄同拿起酒壶来，二话没说，先咕咚咕咚倒满一杯，一饮而尽。

酒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自粮而生，因曲而化，变成一种物性截然不同的液体。人喝酒的过程，就像把一枚鸡子泡入醋中，看似坚硬顽固的外壳，很快就会被软化。酒过三巡，黄同神情缓缓松弛下来，双眼有些涣散。唐蒙见时机已到，不经意间问道：“你们三个人，感情可真是不错啊。”

黄同一阵苦笑：“我和橙水那厮都吵成什么样了，你哪里看出感情不错？”唐蒙给他又斟满一杯：“你自己可能都没觉察到。适才一提到任延寿的死因，你们俩态度可真默契，一唱一和，配合无间，连震惊和起急的点都一样，好似两个乐工敲同一套编钟似的。”

一声长长的叹息，从黄同喉咙里发出来。他重重把酒杯搁下，砸得案子一震，吓得柜台后的梅耶一哆嗦。

“橙水呐，他原来可不是这样……”黄同痛惜地感慨了一句。唐蒙知道，这老蚌已经张开一角了，急忙垫了一句：“那是怎么样的？”

黄同道：“我和橙水、延寿仨人，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玩伴。橙水鬼主意最多，延寿体格最好，而我最擅长找好吃的。我们在番禺附近一同捅蜂窝，一起下河摸鱼，一起挖蛇洞捉青蛙，向来是橙水拟定方略，延寿去执行，弄回食材来我烹熟，是番禺城里最能折腾的三人组。长到十来岁时，我们偷偷跑到白云山里面，结拜为异姓兄弟，我老大，橙水排行二，延寿年级最小。”

黄同讲到这里，语气郁郁起来：“可等到我们成年之后，秦、土两派的冲突越发激烈。我家是秦人军官出身，和橙氏是天然敌对。我俩都要为家族效命，身不由己。橙水那个人呐，又特别轴，脑子一根筋，对我态度越来越偏激，关系也越来越僵。”

“那么你们和任延寿的关系呢？”

“任氏常年只在蕉洲闭门经营，不担任任何官职。他家既不算秦人，也不算土人。所以任延寿跟我们两个都很好，也一直想弥补我们之间的关系。但……始终没办法。哎，至了十六年前，情况更糟了。”

唐蒙对这个年份很敏锐。十六年前，那不正是南越驱逐汉商，颁布转运策的时间么？

黄同晃了晃酒壶，突然笑了：“嗯，这酒里有枣味，嘿嘿，又是壶枣。”

看来梅耶的酒是什么来历，黄同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说破罢了。唐蒙很好奇，为何他说“又是壶枣”？

黄同大概是真喝得有点上头了，唐蒙稍一撩拨，他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十六年前，南越王忽然召见我父亲，交给他一项机密任务，让他带人潜回中原，前往恒山郡真定县。”

“赵佗的老家。”唐蒙双目一闪。

“对，反正都是十六年前的事情了，也没什么不能讲……”黄同醉醺醺道，“武王交给我父亲的任务是，设法从那边弄一批壶枣树回来，而且指名，一定要真定当地的、已生栉成株的树苗，一定要秘密运回，不要惊动大汉朝廷。”

唐蒙眉头一皱，这个命令够古怪的。赵佗派这些精锐深入中原，不为舆图军情，不为农铁技艺，居然只是为了几株壶枣树？

“我父亲不太理解，但军人总要执行命令。他开始召集人手，准备冒充客商，北去中原，结果我祖父得知之后，也要跟着去。我家老爷子，当年是跟随武王到岭南的老秦兵，籍贯在涿郡，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听说有这么个机会，要求回去看看。父亲听到这要求，吓了一跳，祖父都快九十了，哪里受得了舟车劳顿？更何况，他是南越国所剩不多的几个老秦兵，武王很看重他们，每隔几日就召见去宫里讲话，又怎么能瞒得过？”

“可祖父铁了心，说他从小离开家，无论如何也要回去看一眼。父亲拗不过他，只好对外谎称老爷子生病，偷偷把他放进队伍里去，一起出发。”说到这里，黄同拿起酒杯，又一饮而尽，眼神更加迷离，话里的情绪浓厚起来。

“祖父体格是真好，八十多岁的人了，硬着跟随队伍跨越几千里，来到了北方。我父亲先到真定县，把壶枣树苗采集好，然后绕了点路，前往涿郡涿县附近一个叫娄桑的村里。祖父原先常常给我讲，说他们村口有一棵大如天子冠盖的桑树，那就是乡梓所在。他回到村里，家里亲戚早就没有了，只有那棵大桑树还在。他抱着大树嚎啕大哭了很久，然后就在树下咽了气。结果因为这一场大哭，惊动了当地官府，身份便暴露了。”

唐蒙一惊，几个南越人在涿郡被发现，这可是严重的外交事件。

黄同的表情却耐人寻味：“我父亲也觉得这一次完蛋了，没想到当地官府非但没有将他们下狱治罪，反而好酒好肉招待。没过多久，朝廷派了一位专使过来，为我祖父在涿郡修了一座墓，主持祭拜，然后陪同我父亲返回南越。那一百株壶枣树苗也一并运回，沿途郡县，都以礼相待，主动协助运输。”

这个意外的转折，让唐蒙愕然不已。

“我们返回南越之后，专使去觐见武王，拿出一道圣旨，说天子听闻我祖父之事，深为触动，特许南越老秦士兵及亲眷返汉省亲，如欲归骨乡梓者，悉听其便，朝廷还会给予钱粮支持。圣旨还说，天子御赐南越王百株壶枣树苗，以全什么狐死首丘之德——唉，你说送树就送树，何必辱骂武王是老狐狸呢？”

“喂……不是这意思啦。”唐蒙知道黄同不熟中原典故，特意解释了一下。狐狸临死之前，头一定冲着出生的洞穴，这是一种归恋故土之意。孝景帝此举，意在劝说赵佗回乡看看，怎么也不算是辱骂。

黄同听完解释，神情怔怔，喃喃道：“竟然是这样吗？我还以为是骂他老人家呢……反正吧，当时汉使的消息哄传整个南越，人人都在谈论。第一代老秦兵里，还有十几个人活着。他们听说汉廷允许探亲，一起上书恳请回乡。没想到武王勃然大怒，将请求一并驳回，转天就颁布了转运策，还赶走了所有驻在番禺的中原商人。”

唐蒙心中一阵感慨，原来十六年前的汉、南越交恶，居然是这么个前因后果。甘蔗的父亲卓长生，也恰是那个时候被迫返回中原的。看来冥冥之中，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交错的。

“转运策颁布之后，武王深恼我祖父和我父亲。橙水那个一根筋，坚持认为我祖父与父亲有内通中原的嫌疑，背叛了武王，背叛了南越，跑上门来让我表态，说什么忠孝你只能选一个，说得好像我们家罪名已经坐实了似的。我气得跟他大吵了一架，从此分道扬镳。”

黄同一杯接一杯地斟着酒，他已经不是在品，而是往嘴里倒，讲话变得含混不堪：“我们家从此失势，我也被远远发配去了边关，做个没前途的左将。骑田岭那鬼地方，汉军喊我做蛮人，身边的土人同僚叫我秦人，背地里喊我北人。就算是吕氏，也不把我当自己人，直唤我做寒人。我如今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算什么人了……”

黄同含含糊糊嘟囔着，终于醉伏在了桌案之上。剩下唐蒙一个人坐在对面，想起还有一个问题忘了问。

“那一百株枣树，后来怎么样了？”

、

1
2
3

β
3

5
R

3

、
3

7

“转运策颁布之后，武王深恼我祖父和我父亲。橙水那个一根筋，坚持认为我祖父与父亲有内通中原的嫌疑，背叛了武王，背叛了南越，跑上门来让我表态，说什么忠孝你只能选一个，说得好像我们家罪名已经坐实了似的。我气得跟他大吵了一架，从此分道扬镳。”

黄同一杯接一杯地斟着酒，他已经不是在品，而是往嘴里倒，讲话变得含混不堪：“我们家从此失势，我也被远远发配去了边关，做个没前途的左将。骑田岭那鬼地方，汉军喊我做蛮人，身边的土人同僚叫我秦人，背地里喊我北人。就算是吕氏，也不把我当自己人，直唤我做寒人。我如今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算什么人了……”

黄同含含糊糊嘟囔着，终于醉伏在了桌案之上。剩下唐蒙一个人坐在对面，想起还有一个问题忘了问。

“那一百株枣树，后来怎么样了？”

第十一章

“有意思，真有意思。”

庄助注视着铜镜，握住一把双股小剪，轻轻一捏。双刃交错，清除掉了唇边突出的一小截须疵。镜中那张俊朗的长脸，又规整了一点点。

在其身后跪坐的唐蒙，苦着脸揉了揉太阳穴。他昨天喝到很晚，一早起来强忍着宿醉头疼，先来给上司汇报工作。哪知庄助没提吃早饭的事，慢条斯理地先修起面来。他只好按住腹中饥荒，把昨天的调查成果一一讲出来。

没想到庄助最关心的，不是任延寿的离奇死亡，反倒是黄同醉酒后的那一通牢骚。

庄助随手从小盒里抠出一块油脂，双手揉搓开，一根根捋着须子，使之变得油亮顺滑：“我原来一直不解。十六年前大汉与南越明明关系很好，赵佗何以突然策令转向，原来竟是因为一个思乡的老兵。”

唐蒙一怔：“这未免夸张了吧？黄同的祖父何德何能，可以左右南越的政策。”

庄助把手里剩余的油脂涂在面颊上，边揉边转过身来：“区区一个老兵归乡，何足道哉？就算是全部老秦兵都回来省亲，也不过十儿人而已。关键是此例一开，意味着南越承认源流就在中原，老兵要归来，别的要不要一起归来？狐死首丘，狐是谁？丘在哪？这在名分上可是占了大便宜的。”

“怪不得赵佗对这四个字这么敏感。”唐蒙感慨，还是庄助分割得清楚。

“孝景皇帝英明睿断，从这么一个意外事件窥到机会，还搞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直接把赵佗置于两难境地：答应了老秦兵归乡，名分不保；如果拒绝，底下秦人不满，南越国同样会被分化。此乃堂堂正正的阳谋。”

庄助走前几步到衣架前，拿起几件锦袍，一件件往身上试：“换了我是赵佗，也要恼怒。本来是自己派人去北边偷偷弄几棵树，结果多年的老兄弟不告而别，还被汉廷堂而皇之做成招安的旗幡，公然来劝自己归降，就连那些树都变成了大汉皇帝的赏赐，以后队伍怎么带？”

唐蒙忽有所悟：“所以赵佗不是恼怒，而是心生警惕。”

“不错。赵佗到底是条老狐狸，一嗅出苗头不对，立刻壮士断腕，禁绝了中原商贾进入南越。比起商贸上损失的利益，他显然更惧怕汉廷的影响力渗进南越——这才是出台转运策的最根本原因。”

一边说着，庄助把头顶的束冠系好，得意洋洋道：“可惜啊，赵佗再狡黠，也不过是一人而已。中原淳淳文教，无远弗届，可不是一条转运策能屏蔽的。你看，他这个孙子走昧，就是个心慕中原的人。吕丞相已经安排好了，今日我会进宫讲学。这种教化的影响力，区区五岭可阻不住。”

唐蒙这才明白，为什么上司一大早不吃饭先装扮起来。他忽然想到什么，连忙趋近身子：“今日...我能不能跟庄大夫您一起进王宫？”庄助微微一皱，顿生警惕：“王宫里有什么好吃的？”

“您终于也开窍啦，终于知道找吃的啦.....”

庄助系腰带的动作一滞：“别废话！我是问你去王宫干嘛！”唐蒙忙解释道：“赵佗、任延寿、甘叶三个人的最后交集，就在南越王宫宫苑内的独舍。虽说事隔三年，我还是想去看看，或有所得。”

“那任延寿之死你不查啦？”

唐蒙道：“那条线自有橙水去查，他这种地头蛇能调动的资源比咱们多。”

“橙水？”庄助十分疑惑：“你何时跟他有了勾连？”唐蒙笑着摆了摆手：“他还是和从前一样讨厌北人。但我近距离观察过，橙水和任延寿感情甚笃，不似作伪。不用我们催促，他自然会挖个清楚，省掉我们一番手脚——反而是王宫独舍，非得自己亲见不可。”

庄助不太习惯他这么积极主动罢了，把腰带狠狠一勒：“也好，你随我一同进宫，到时候我设法制造个机会。但你千万谨慎，失陷了自己不足惜，影响到朝廷大事就不好了。”

“您可真会鼓舞士气啊！”唐蒙衷心称赞，随后又道：“要不要提前跟吕丞相那边通个气？”

庄助沉吟片刻，最后还是摇了摇头：“那头老狐狸，有自己的小算盘，不宜过早惊动。你先去查，查出来什么再说。”

“明白，那等您用过早餐，咱们立刻出发。”

庄助不悦道：“事不宜迟，还吃什么早餐，直接走！”

“啊？”

唐蒙顿时傻眼了。他昨晚只陪着黄同喝了几杯酒，没怎么吃正经东西，就指望早上能好好暖一下胃呢。可庄助已兴冲冲离开房间，他也只能愁眉苦脸跟上去。

王宫派来的牛车就在外面候着，黄同早早守在牛车旁。他脸上宿醉痕迹也很明显，一见到唐蒙，居然露出几丝扭捏，大概是想到昨晚的酒后胡言吧。

一听说唐蒙也要跟着觐见南越王，黄同露出一丝诧异，但也没多问，吩咐车夫开拔。

唐蒙扶住厢板，颇有点心慌意乱。他只要一少吃，就是这样。相比之下，同样没吃早餐的庄助却气定神闲，面不改色。唐蒙无法理解，这家伙从不正经吃东西，却总是神采奕奕，难道真是修仙不成。

牛车刚要启动，唐蒙转动脖颈，却忽然看到街边一个小脑袋探出头来。他赶紧跟黄同说稍等，然后跳下牛车，提起袍角快步走过去。

只见甘蔗站在街角，一脸担忧，两个黑眼圈都快要比脸盘大。一见到唐蒙走过来，她鼓起嘴委屈道：“我等了你一宿，都快要急死了。”

唐蒙暗叫惭愧，昨天回城太晚，跟黄同喝完酒后直接回了驿馆，竟忘记告诉甘蔗一声自己脱困。这孩子有点死心眼，估计在家里担惊受怕整整一晚。他正琢磨着怎么解释，甘蔗从身后抱起一个小胥余壳：“呐，给你的。”

唐蒙接过胥余壳，发现手感还有点烫，里面似乎盛着什么热乎乎的东西。他的胃似有直觉似的，发出“咕噜”一声响动。唐蒙心下感动，对甘蔗道：“我等一下是去南越王宫，想办法去看一眼你阿姆工作过的庖厨，也许能有收获，你先着急啊。”

甘蔗一听“王宫”二字，不由得瑟缩了一下。对于一个小酱仔来说，那大概是能想象到最可怕的地方，比任氏坞堡还要危险十倍。她迟疑片刻，小声说太危险了要不你别去了。唐蒙揉了揉她脏兮兮的乱发，大拇指往自己胸口一摆：“放心好啦，这次我可不微服了，堂堂的大汉副使，谁敢动我？”

甘蔗的神色稍微放松了一点。唐蒙哈哈一笑：“再说了，我还想要蜀枸酱呢，不去王宫，拿什么跟你换？”

那边庄助不耐烦地催促了一声，唐蒙捧着胥余壳回到牛车。车子一动，他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壳上的小盖子，里面满满皆是黄色的糊糊，旁边还很贴心地插了一根棕榈叶茎编成的木杓。

他先假惺惺地递给庄助，庄助唯恐弄污自己的长袍，摇了摇头，不动声色地把屁股朝反方向挪了挪。于是唐蒙心安理得地拿起草杓，舀了满满一杓放进嘴里。

这黄糊糊口感非常顺滑，甘甜绵软，还带有一丝丝酸味来调腻，热乎乎地落入胃袋，

十分熨帖。他细细品味了一番，应该是用薯蕷捣碎成泥，再拿甘蔗汁和五敛汁调匀去涩，甚至还有一丝奶香，大概是用的水牛乳——做法很简单，但要做到口感如此丝滑，非得把薯蕷磨到足够碎才行，可见甘蔗昨晚基本没睡，一直在忙活。

牛车抵达王宫大门的同时，唐蒙刚好狼吞虎咽喝完最后一口薯蕷羹。听到庄助催促，他赶紧掏出一块锦帕，一边擦去嘴边的糊痕，一边抬头望去，一瞬间浮起一种亲切的熟悉感。

只见王宫大门左右两侧，是两座巍巍高阙，矗立在大道两侧，形制布局一如中原。随着牛车逐渐深入宫内，这种熟悉感越加强烈起来。同样的长廊高台，同样的飞阁水榭，同样的直脊庑殿，就连宫墙格局都与长安几无二致，只是规模上缩水了一些。

两位客人对此并不奇怪。这座王宫本就是任嚣、赵佗两个秦人所建，自是以咸阳为样板，与中原诸侯王的宫城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这里毕竟是岭南之地，庭廊之间遍植奇花异草，分布着很多水榭和小池，彼此之间以一条人工挖掘的水道相联。那水道两侧以条石嵌边，渠底铺有一层纯白色的鹅卵石。整条水道宛若一条轻柔的白练，蜿蜒曲折，缭绕于诸多殿阁之间。

“可惜他们只得其形，细节上还是不成。”庄助随口指摘出一些细节上的疏漏。比如那两座石阙的摆放颇有参差，比如贵人步道与宫人便道居然不分开，比如丹陛的台阶边角不做磨圆……总之比起长乐、未央诸宫还差得远。

唐蒙没有搭腔，他正饶有兴趣地观察着那条水道。水道每隔几十步就有一个向上的缓坡，上面摆着十几块黑褐色的石头。待凑近了才能看清，原来那竟是一群乌龟，正舒舒服服趴在岸边晒太阳，说不出地惬意。

“真是人不如龟呀。”唐蒙扯起衣襟扇了扇风，羡慕地感叹，惹得庄助狠狠瞪了一眼。

牛车一直走到宫城深处的清凉殿，方才停住。两人被侍从引进殿内，发现地上没铺毯子，而是摆放了两块磨平的画石。这石头的纹理如画，平常摆在地窖里积蓄寒气，用时才搬过来。唐蒙跪坐于其上，只觉一股清凉之气缓缓从底下沁入身体，稍稍减轻了酷暑的煎熬，舒服得发出一声呻吟。

反倒是庄助，因为体质不易流汗的缘故，跪坐在画石之上反而很不舒服，只能尽力维持着仪态。

过不多时，赵昧也来到殿内。他身穿便袍，气色比起在白云山时好了一些，但眉宇间始终有恹恹之色。他身旁还跟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没到加冠的年纪，左右两束头发垂成总角。

“这是我儿子赵婴齐，特来与汉使相见。”

赵昧主动介绍道。庄助一听这名字，先是一怔，随即露出笑意，开口道：“这名字好啊。高祖麾下召平侯夏侯婴、颍阴侯灌婴；孝文皇帝麾下有魏其侯窦婴，皆是响当当的人物。以婴为名，是有封侯之志。”

赵婴齐见庄大夫开口称赞自己名字，很是激动，拱手拜谢。唐蒙在一旁暗暗发笑，一位国王世子，却夸人家有封侯之志，庄大夫这个口头便宜可占大了。

赵昧拍拍赵婴齐的脑袋：“我儿和我一样，也喜读中原典籍。今天叫他来，是想请教一下诗三百的奥义。”庄助颌首道：“《诗三百》的学问，如今在中原计有四家：鲁诗、齐诗、韩诗与毛诗，你想学哪一家？”

赵昧父子面面相觑，赵婴齐表示听老师的。庄助沉思片刻，大袖一摆：“其他三家不是注重训诂，就是阐发经义，不如就讲韩诗好了。这一脉乃是韩婴韩太傅所开创。韩太傅擅长以诗证史，眼界更宏阔一些。你听完了韩诗，对几百年来的中原史事也能顺便了解，对日后处理政事大有裨益。”

赵婴齐两眼放光，似乎很感兴趣，身子不由自主趋前。赵昧却拍拍他肩膀，对庄助

道：“还是讲讲毛诗吧。这孩子资质鲁钝，能稍解《诗》中的字句训诂，已是难得。”

庄助眉头一竖：“世子日后是要做南越王的，难道不该多学学？”赵昧焦黄的面孔，微微浮起一丝古怪的情绪：“只要他能如我一般遵从先王教诲，便足够了，又何必多学呢？”

庄助眼神一闪厉芒，似乎从中捕捉到什么。赵昧的神情不是自嘲，也不是讥讽，似是真心实意，而且还隐隐带着一种恐慌。他之前在武王祠就觉得不对劲了，吕嘉和橙宇斗得那么凶，赵昧身为上位者，却置若罔闻，这反应实在不太寻常。

现在又是如此。赵昧谈起别的话题，都和常人无异，唯独一提政事，便像个一只乌龟缩进壳里，就连自己儿子要学治国，都避之不及，这实在不像一个统治者的做派。

庄助双眼一眯，试探道：“可武王已然仙去，殿下您才是南越的王啊。”赵昧身体猛地哆嗦了一下，似乎被这句话狠狠蛰了一下，嗫嚅道：“萧规曹随，萧规曹随而已。”

赵昧果然深受中原风化，连躲避话题都用本朝典故，而且还无比贴切。庄助笑了笑，放弃了与他讨论国政的想法，转而给赵婴齐开始讲起毛诗，心中大概猜出了原因。

赵昧和吕嘉是一样的，从出生到长大，一直就在赵佗的羽翼之下。羽翼可以遮蔽风雨，同样也会

束缚手脚。以致于他如今年逾五十，本质上却还是个怯于风雨的婴孩。赵佗猝然离世之后，这位国主不知所措，只得“萧规曹随”，蜷缩在熟悉的阴影里，不敢挪出半步。

可是殿下啊，时移世易，形势已与当年不同。当年赵佗凭借威名，尚可以压制诸方。如今土人秦人相斗、吕氏橙氏纷争、还有大汉、闽越诸国的微妙关系，这些在赵佗时代并不存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摆在赵昧面前。“萧规”没有答案，又如何“曹随”？赵昧只得本能地回避，怪不得常年焦虑失眠……

橙氏和吕氏斗得这么厉害，某种意义上也是强臣欺压弱主，无所忌惮。赵昧的懦弱是真心诚意，态度暧昧更是无可奈何。

当然，这对大汉王朝来说并非坏事。一个暗弱懦弱的南越国主，总好过一个刚强有主见的。只要解决橙氏，国主自然就会倒向亲汉一面。庄助一边在心里盘算，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毛诗精义来。

唐蒙在旁边百无聊赖，东张西望，看到仆从忽然端上四个小盘子，每人案前放下一个。盘子里搁着一堆细碎的小东西，像是什么东西的种子，青黄色外壳。赵昧和赵婴齐看都不看，很自然地把手伸过去，不时抓起一粒放入嘴里，咔吧咔吧咀嚼起来。

唐蒙有样学样，也学着抓起一粒在嘴里，觉得有点扎嘴，跟嚼带壳燕麦饭差不多。赵婴齐侧过头来，关切道：“这叫千岁子，是千岁藤结的子，不能直接吃，要磕一下。”说完他拿起一粒，一头放在牙齿之间，轻轻一磕，只听一声脆响，外壳分为两半，舌头灵巧地把子仁卷进口里，随即吐出残壳。

唐蒙也如法炮制，这子仁的口感有点像栗肉，虽说小了点，可一嚼满口生香，忍不住会再拿一粒，真是打发时辰的利器。赵昧见唐蒙吃得高兴，便把自己那一盘推过来给他，又转过身去认真听讲。

抛去政治上的怯懦不说，赵昧和赵婴齐父子的待人待物还挺和善的，如果是个平民百姓，应该是很受欢迎的好朋友。唐蒙暗自感慨，谁让他们生在帝王家，而且生在这么长寿的帝王家呢？

庄助一讲就是一上午。他确实腹有才学，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一直讲到日上中天，方才停下来。赵昧、赵婴齐父子听得津津有味，只苦了唐蒙，无聊到把四个盘子里的千岁子都磕光了。

庄助又讲完一段之后，见赵昧精神有些萎靡，关切道：“国主最近睡得可好？”

赵昧揉揉眼袋：“勉强，勉强而已。之前那釜睡菜壶枣粥效果甚好，只是原料不易得，还要再等些时日才能再喝到。”庄助把视线转向唐蒙：“其实安眠之法，不止一种。

我这位副使对庖厨颇有研究，也有个办法。”

赵昧眼睛一亮，他最关心的就是安眠良方，胜过一切。唐蒙放下千岁子，不失时机道：“我知道一道寒鸡的做法，同样有助眠功效，国主不妨一试。”

“寒鸡？”赵昧完全没听过这个古怪菜名，“是说生鸡肉吗？那也能吃？”

唐蒙哈哈一笑：“中原有一句古话，叫做‘燕腍羊残、鸡寒狗热’——飞禽最好拿来熬羹，羊肉最好是烹煮，狗肉趁热吃，鸡肉放凉吃，如此方得至味。”

赵婴齐好奇道：“鸡肉凉了，岂不是没味道吗？”唐蒙道：“世子有所不知，所谓寒鸡，并非只是把鸡肉煮熟，而是用酱汁把肉卤透再放凉，肉质内敛，锁住汁水，不以热伤害味……”

唐蒙一提吃的，便说得眉飞色舞。赵昧忙问烹饪之法，唐蒙说：“耳闻不如眼见，眼见不如口尝。臣愿亲下庖厨，为殿下调和五味。”赵昧大喜，祖父赵佗见过那么多次汉使，可都没这么大面子。

“只是这寒鸡烹制起来，至少要两个时辰，须得晚食……”唐蒙故作为难。赵昧道：“尊使不妨就用宫中庖厨，各种厨具食材都还算齐备。”

唐蒙和庄助对视一眼，彼此轻轻点了一下头。赵昧立刻叫来一个侍卫，把唐蒙带到位于王宫东侧的宫厨所在。赵婴齐本来还想跟着看看，可想到庄大夫似乎还要上课，便老老实实跪坐回来。

南越王宫不算大，这座宫厨的规模却不小，足足占了一间偏殿的大小。唐蒙一进门，就兴奋得两眼发光。只见宫厨的西侧是加工间，食材山积，酱料斗量，还有鸡鸭鹅蛙等活物，在笼子里聒噪；而在东侧，则摆着一溜鼎、鬲、甑、釜，各色厨具一应俱全。

在东南殿角，座落着一个陶制大灶，足有十步见方。灶上有三个大灶眼和三个小灶眼，一根斜竖的烟突伸向殿外。如果仔细观察，发现设计得十分巧妙，大灶在火膛正上方，尽收火力，适合烹煮煎熬；小灶设在烟突旁，可以利用余热，适合燠煨温存。

唐蒙一眼就看出其中妙处，可以把粥羹糜汤之类搁在小灶上保温，南越王想吃，可以立刻奉上，温度不失。他油然想起宫苑里那条给乌龟晒太阳的水道斜坡，南越人别的不说，在享受这方面实在是用心到了极致。

此刻灶内的火苗子烧得正旺，每个灶上都咕嘟咕嘟煮着东西，整个殿内蒸汽弥漫，气味虽香，可在酷暑的天气里，下厨之人可是够难熬的。唐蒙擦擦额头的汗水，走出到殿外，把厨官叫过来。

厨官是个胖乎乎的秦人，比唐蒙还胖，不知平日里偷吃了多少东西。他一听这位汉使要亲自下厨给国主烹饪，大为惊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

唐蒙又好气又好笑：“我不会抢你的位子。我只把食谱做法讲出来，具体上手还是你们的人。”厨官这才如释重负，赶紧把庖厨里的几个帮厨都叫过来，聆听指示。

唐蒙清了清嗓子，说先准备五只三岁的肥公鸡，放完血之后，去掉所有内脏、头、脖以及屁股，斩成大块待用；同时备好五斤猪棒骨和一只老母鸡，大块清水下釜，佐以葱泥姜醋，用来熬制高汤；还要准备良姜、桂皮、肉蔻、小茴香、丁香等料，统统擦碎调匀……

他嘴唇翻飞，说得极快，几个厨子忙不迭地记录，生怕有所遗漏。这些东西虽然繁琐，都是寻常之物，宫厨里常年有备。这时唐蒙又道：“白云山下有个张记酱园，去那里买两罐豆酱来。”厨官眉头一皱：“大使，老张头家的东西太咸了，先王还偶尔吃点，如今国主根本碰也不碰。”

唐蒙点点头：“那东西确实咸得齁人。但寒鸡的关键在于先卤，卤汁用他家的熬正好。”厨官正要吩咐手下去取，唐蒙又道：“寒鸡是你家国主点名要吃的，经手之人，还是小心点为好。”

厨官一听这话，没办法，只得自己亲自去一趟。他走之前，吩咐帮厨们听从唐蒙安

排，别让汉使有找茬的机会。

唐蒙背着手，继续给帮厨们分派任务。他对每一道工序都要求足够精细，譬如良姜要去皮再擦，猪棒骨焯的时候必须随时撇沫，不要见半点血水在上面……总之这十来个帮厨都被支使得团团转，每个人都忙得无暇他顾。

看着这么多人影在蒸汽中忙碌，身边再无闲人。唐蒙这才不动声色地离开宫厨，信步朝着宫苑方向走去。

他事先已经打听清楚了独舍的方位，一路走过去。梅耶说南越王宫的宫禁森严，可不知为何，这条路沿途只有零星几个卫兵，防卫很是松懈，唐蒙轻而易举就绕了过去。

一直走到独舍的外墙边缘，唐蒙才明白原因。眼前那一面夯土高墙，几乎被疯长的墨绿色藤蔓爬满，伸展得全无章法，几乎把整个墙面包住。看来赵佗一死，这里便被彻底封闭，无人打理，久而久之，便破败成这副荒凉模样——怪不得没什么警卫，谁会在意一座废园呢？

唐蒙沿着外墙转了一圈，发现一处小木门，门边结满蜘蛛网，轻轻一推，门枢发出生涩的吱呀声，居然没锁。

唐蒙迈步走进院子，先展现在眼前是一片荒芜的园苑。园内枯树林立，残枝向天空伸展，恍如垂死的骸骨在乞求宽恕，与外界郁郁葱葱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条笔直的小路穿过枯林，向着园中深处延伸，路面几乎覆满了腐败的落叶，让他总觉得哪里不对。

小路不长，唐蒙很快走到尽头，发现在几十棵树皮灰褐，条裂如皴的枯树林间，坐落着一间屋舍。这屋舍不是宫阙形制，而是最寻常的夯土民舍，斜脊叠瓦，短檐无枋，只分出正厅与左右两厢，比武王祠大不了多少。

观察了一阵，唐蒙才恍然惊觉，那种古怪感从何而来。

这间民舍不是南越样式，而是典型的燕地风格。比如屋舍的烟囱和灶台位于两侧，很显然屋内必有土炕，需要灶台把热力送过去，再通过另外一侧烟囱排出。这是苦寒之地特有的设计，常年酷热的岭南，根本用不着这东西。

再看屋舍旁边的枯树，那分明是成片成片枯萎的壶枣树！只有几棵勉强还活着，可枝头稀疏，只怕也产不出几枚枣子了。其实唐蒙一入园时看到腐叶满地时，就该有所觉察，岭南何曾会有落叶？这正是北方初冬特有的景象。壶枣树、土炕屋舍……赵佗这是硬生生在南越王宫里造出一片家乡真定的景象啊。

唐蒙屏住呼吸，围着独舍转了几圈。他先前听了黄同的自述，一直很好奇。赵佗如果想吃枣子，直接进口干枣不就行了？为何大费周章去北方采集树种。看到此情此景，他才隐约触摸到真正的答案。

赵佗这是犯了思乡病啊。

唐蒙见过很多老者，无论何种性格，立下何等功业，年纪大了之后都会不由自主思念故土，想回到幼时生长的环境。赵佗纵然一代枭雄，大概也逃不过这情绪。他自己回不去家乡，就只好把家乡的景物搬过来，聊以自慰。

这独舍周围的景色，应该就是赵佗在真定年轻时住的环境。他三十岁离开家乡，来到岭南，一待就是七十多年。思乡之情该是何等浓重，所以他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宁可不住华美的宫殿，也要搬到这种北方民宅里来。

唐蒙现在有点明白，赵佗对于孝景皇帝那句“狐死首丘”的用典为何如此愤怒。不是怒其污蔑，而是因为这四个字，正正戳中了心思，恼羞成怒。

堂堂南越武王，居然思乡，这若是传出去，成什么样子？

唐蒙忍不住好奇，赵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抗拒内附，却又不禁子孙学习中原典籍；他警惕大汉，却对北方来的使者优待有加；他颁下“转运策”，极力排斥汉人在南越的影响，却在宫苑内建起这么一座燕地独舍。他对黄同祖父和其他老秦兵如此愤怒，一方面是因为其在政治上造成了被动；另外一方面，大概也带有一点难以言喻的嫉妒。

身为南越王的赵佗，和身为真定子弟的赵佗，交替在唐蒙脑海里浮现。两者皆真，两者皆有。

仿佛被某种哀伤的思绪所引导似的，唐蒙信步在枣林中漫步起来。明明是酷热天气，这里却凭空生出一种晚秋的萧索之意。枯树残枝，腐叶空舍，仿佛一个垂垂老矣的枭雄，正坦率地敞开自己的心境。种种矛盾，种种迷惑，答案就藏在这片破败枯朽的枣林之中。

唐蒙走到独舍里，推开房门。里面的陈设颇为简陋，一个炕头一个灶，挂着几件农具，没别的了。所有的东西上都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霉味十足。这间独舍的门窗都很小，通风不良，在湿热环境下极易生霉。北方的屋舍结构，终究不适宜岭南风土。

他环顾四周，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可一无所获。唐蒙走出独舍，发现附近还有一座小庖厨。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藏在枣林之中，距离独舍大约几十步。三年之前，甘叶应该就是呆在这间屋子里，随时为赵佗准备吃食。

赵佗意外身死之后，这里早被上上下下搜捕了一遍。唐蒙踏进屋里，只在地上几个残破陶碗而已。本来他还想找点遗物带回给甘蔗，但转了一圈，真的什么有价值的都没剩下。

唐蒙转了几圈，正要出来，忽然注意到窗下内侧靠近灶台的地方，有一个小石槽。槽体狭长，中间下凹，旁边还有一个凹口，地下附近还有一条条朽烂的竹条。唐蒙从窗子探出头去，看到一条水道流经窗下，一架转轮水车的残骸依稀可见。

那架水车的功能，应该是把清水从水道汲起，顺着竹轨注入石槽。如此一来，厨官做饭洗碗时，手边清水俯首可得，源源不断，省去井绳摇辘之苦。他不得不再一次发出感慨，南越人实在是太会享受了。

唐蒙看了一遭，正要把头收回去，不防右肩之上突然多了一只手，同时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背后道：

“唐副使，你跑来这里做什么？”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身为南越王的赵佗，和身为真定子弟的赵佗，交替在唐蒙脑海里浮现。两者皆真，两者皆有。

仿佛被某种哀伤的思绪所引导似的，唐蒙信步在枣林中漫步起来。明明是酷热天气，这里却凭空生出一种晚秋的萧索之意。枯树残枝，腐叶空舍，仿佛一个垂垂老矣的枭雄，正坦率地敞开自己的心境。种种矛盾，种种迷惑，答案就藏在这片破败枯朽的枣林之中。

唐蒙走到独舍里，推开房门。里面的陈设颇为简陋，一个炕头一个灶，挂着几件农具，没别的了。所有的东西上都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霉味十足。这间独舍的门窗都很小，通风不良，在湿热环境下极易生霉。北方的屋舍结构，终究不适宜岭南风土。

他环顾四周，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可一无所获。唐蒙走出独舍，发现附近还有一座小庖厨。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藏在枣林之中，距离独舍大约几十步。三年之前，甘叶应该就是呆在这间屋子里，随时为赵佗准备吃食。

赵佗意外身死之后，这里早被上上下下搜捕了一遍。唐蒙踏进屋里，只在地上几个残破陶碗而已。本来他还想找点遗物带回给甘蔗，但转了一圈，真的什么有价值的都没剩下。

唐蒙转了几圈，正要出来，忽然注意到窗下内侧靠近灶台的地方，有一个小石槽。槽体狭长，中间下凹，旁边还有一个凹口，地下附近还有一条条朽烂的竹条。唐蒙从窗子探出头去，看到一条水道流经窗下，一架转轮水车的残骸依稀可见。

那架水车的功能，应该是把清水从水道汲起，顺着竹轨注入石槽。如此一来，厨官做饭洗碗时，手边清水俯首可得，源源不断，省去井绳摇辘之苦。他不得不再一次发出感慨，南越人实在是太会享受了。

唐蒙看了一遭，正要把头收回去，不防右肩之上突然多了一只手，同时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背后道：

“唐副使，你跑来这里做什么？”

第十二章

唐蒙看了一遭，正要把头收回去，不防右肩之上突然多了一只手，同时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背后道：

“唐副使，你跑来这里做什么？”

唐蒙下意识侧过头去，看到橙水站在身后，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他顿觉浑身冰凉，糟糕，糟糕，怎么会被这家伙盯上？

再一想，之前在武王祠，橙宇把吕氏的中车尉交给橙水，他便负担起宫城宿卫，出现在这里也不奇怪。唐蒙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你们南越王宫太大了，我本来是要为国主做寒鸡，想在宫苑里找点食材，不知不觉便走到这里来了。”

橙水讥讽道：“你们北人真是出口成谎。”唐蒙挺直了脖子，奋力辩解：“这是真的，我要给国主与世子烹饪寒鸡。寒鸡制卤需要十几味配料，我唯恐别人弄错，只得亲自寻找。”

橙水只是冷笑：“独舍偏在宫城一隅，而且还是封禁状态，你能无意闯入？只怕是别有用心吧？”

唐蒙大叫：“我当然是别有用心，烹制寒鸡最重要的一味食材是枣子，整个王宫只有这里才有。”橙水慢悠悠道：“之前在蕉洲，你说你只是去任氏那里探听立场，我起初还信了。如今你偷偷跑来独舍这边，还说是找枣子？”

他上前一步，阴恻恻道：“你，是在查武王当年身死之事吧？”

唐蒙没想到橙水一句废话没有，直接戳破了自己的底，顿时大为惊慌。这事太过敏感，若被橙氏掀出来可要闹出大麻烦。他心脏狂跳，眼光游移，恨不得把脑子像甘蔗条一样压碎拧榨，找出破局之法。

橙水稳稳盯着这位狼狈的汉使，如同一条毒蛇注视着洞穴尽头的老鼠。唐蒙悄悄瞥了他一眼，突然发现了什么，一瞬间情绪恢复了平静：“哎，大哥不说二哥啦橙中尉。”

“我可没跟你结拜过，别叫得这么亲热。”橙水皱眉。

“这是中原俗话，意思是一只喜鹊落在猪臀上，谁也别嫌谁黑。”唐蒙耐心地做了文字训诂。

橙水脸色一沉：“巧言令色！你以为这样就能逃脱罪责？”唐蒙笑嘻嘻道：“我逃不脱，你也逃不脱，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橙水不由得失笑：“我乃是负责宫城宿卫的中车尉，来这里巡查乃是天经地义，有什么要逃的？”

唐蒙笑眯眯道：“我进门的时候，蜘蛛网都结了几十层了，可见多年来根本没人进来过。你怎么突然起意，巡查至此？只怕也是别有用心吧？”

橙水见他的态度有恃无恐，颇觉古怪，不由得沉声道：“你不怕我抓你走么？”唐蒙笑嘻嘻道：“橙中尉，你既是来抓我，为何孤身一人？身边连个侍卫也不带？”

“我现在一声呼唤，有会几十名护卫前来。”

“你喊，你喊，你不喊就是我们北人养的。”唐蒙索性双手抱臂，一脸光棍神情。橙水一时有些坐蜡，右手举起又放下，终究没有喊人来。唐蒙趁势得意洋洋道：“你说的没错，我是偷偷闯入，想要查一下武王去世之事——而你，也是同样的心思，对不对？”

看着橙水一脸见了鬼的神情，唐蒙知道自己说中了。他一张大脸几乎怼到橙水的对面，逼得后者后退了几步：“任延寿之死，与武王之死之间千丝万缕。你应该有了疑心，

才跑来独舍，看看是否还有线索可循。”

“我来这里做什么，与你无关。”

一张狸猫般的大脸，在橙水面前得意洋洋：“……是不是因为你怀疑南越高层有什么人脱不开干系？宁可暗中调查，不想打草惊蛇？”

橙水冷哼一声，终于没有否认。这个汉使看似蠢胖贪吃，眼光的穿透力堪比最犀利的弩箭，再做掩饰也没用处。唐蒙如释重负，亲热地拍了拍他肩膀：“你看，大家都是一般心思，大哥不说二哥。”

“谁和你一般心思！”橙水狠狠瞪了胖子一眼，把他的手从肩上拨开，语气却微微有了变化：“武王乃我主君，延寿乃我兄弟。我身为南越国人，查明真相乃是天经地义；你一个北人又为什么关心这些事？”

唐蒙道：“我查这个，是为了一个小姑娘。”他见橙水眼神不对，意识到表达有误，赶紧摆摆手：“不对，准确地说，我是为了她娘。”然后又觉得不妥，赶紧找补：“哎，我是为了还她娘一个清白。”

“甘叶、甘蔗母子？”橙水立刻联想到武王祠那个奇怪的女孩。她阿姆和任延寿是武王临死前在身旁唯二的两个人。

唐蒙道：“不错，就是甘蔗。她答应我办成了，会告诉我蜀枸酱的来历。”

“就为了这个？”橙水压根不相信。

“你一个生在岭南之人，怎么也跟庄大夫似的？总是把吃饭当成负担。”唐蒙痛惜地摇摇头，“佳肴之美，远胜随侯珠；口感之妙，堪比万户侯，怎么你们就不能理解呢？”

他见橙水仍旧不为所动，知道说了也是白说，遂换了话题：“总之吧，南越国主身死之后不久，这两个人一个自尽而死、一个毒发身亡，怎么想都太巧合了。我们各自都掌握了一些消息，不妨互通有无。”

橙水沉吟不语，唐蒙知道此人疑心病太重，索性主动开口，先把自己这边掌握的消息简单说了说。橙水听到“壶枣粥的厨序不可能混入枣核”之后，双目寒芒大冒，伸手握住旁边一棵垂死的壶枣树：“你是说，那枣核是别人放进去的？”

唐蒙说对。橙水思忖片刻，却忽然摇了摇头：“不对，不对。如果这人是为了杀武王，但他怎么保证武王恰好吃到那一口粥里的枣核，又恰好被卡在咽喉噎死？”

“倘若武王不是死于枣核噎死呢？”唐蒙反问。

橙水沉声道：“武王死后，宫中仵作做了仔细检查，身体没有任何外伤，也没有任何中毒迹象，唯是右手抓胸，脖颈充血。这说明死前呼吸困难，以致胸闷难耐，确实像是噎死。”

“那我问你，噎死武王的枣核，后来找到了吗？”

橙水记忆力很好：“根据仵作出具的爱书，那枚枣核是在地上找到的，沾满粥液。爱书猜测，也许是武王拼命把它咳出来，可惜为时已晚。他老人家一百多岁，本来就偶有心脏病，难受时总要抓几下胸口。这么一折腾，没撑过去也属正常。”

“所以你们并没有确切地、清楚地在武王咽喉里，找到那枚枣核，一切只是事后猜测。”唐蒙追问不放。

“是的。”橙水只好承认。

唐蒙蹲下身子，用手指在枣树根下翻找起来，连续找了七八棵，终于在一棵树根下的土里，翻出一枚朽烂枣核。他摊开手心，把它拿给橙水看。橙水端详了半天，不明所以。唐蒙道：“壶枣产于北方，南方物候不同。从北方把它移栽过来，想必很是麻烦。”

橙水想了想道：“王宫园林不归我管，但我确实听宫里面抱怨过，说枣树太难伺候，容易枯萎不说，难得结几个枣子，也干瘪得很。我吃过一个，味道一般，不知道武王为何觉得好吃。”唐蒙把枣核用双指捏住：“我跟你讲，真定产的壶枣，枣核起码比这个长半个指节。它在岭南水土不服，连核都生得比寻常要小，这个尺寸，武王就算刻意生吞，也

卡不住喉咙。”

橙水隐约摸到唐蒙的论点了：“你是说……”

“这枚壶枣核，不过是另一条咬死任延寿的毒蛇罢了。”

一听这比喻，橙水“腾”地升起一股杀气与恨意。

任延寿是被杂炖里的莽草果毒死，被刻意误导成蛇咬。枣核之于赵佗，恐怕也是伪装，以此遮掩真正的死因。两个手法，如出一辙。

“所以那枚枣核会不会碰巧噎死赵佗，根本不重要。那个凶手只要确保它沾了粥液，留在地上，就足以达到误导件作的目的。”

橙水咬紧牙关，脸色凝重，仿佛还在消化这个惊人的事实。唐蒙徐徐道：“我认为，武王去世当夜，除了任延寿、甘叶之外，还有别人来过独舍，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橙水立刻否认：“不可能。事发之后，中车尉仔细盘查过内外情况。那天晚上独舍里只有他们两人。”唐蒙淡淡道：“不对吧，当天夜里，左、右两位丞相不是也见过武王吗？”橙水目光陡然凝橙长矛，刺向唐蒙：“你在胡说什么！他们两位可是丞相，是被武王叫去议事的。”

“我没说他们俩有问题。但独舍当夜，来过的人至少有四个，这个说法总没错吧？”

橙水一时语塞，半晌方道：“左相和右相的关系势同水火。如果他们对武王有任何不轨举动，对方早就闹起来了。”

“如果这事是他们俩一起……”唐蒙话没说完，橙水勃然大怒，抽出腰间佩刀：“你敢胡说这种荒唐事，我就割掉你的舌头！”唐蒙缩了缩，小声嘟囔：“我只是探讨一种可能嘛，你反应怎么那么大？”

“我们土人本是茹毛饮血的野人，全靠武王一心栽培，才有今日之局面。他老人家活得越长，我们越好。怎么会有土人去害自家恩人？倒是吕嘉那些秦人，对武王扶植土人早有怨言。要说可能，吕丞相最有可能。”

唐蒙知道橙水习惯性陷入族群对立的思维，什么事都往身份上扯。他及时止住这个话题：“我够有诚意了吧？你的诚意呢？”

“毒死延寿那个厨子……我已经查到下落了。”橙水终于也讲出自家的调查情况，“他三年前离开任氏坞，去了别处，然后酒醉淹死在河里，对，酒醉。”

橙水刻意重复了一次，语气讥讽。唐蒙这才明白，他为何会只身前来独舍——这齐姓厨子居然也死了，几乎是明白地宣告，甘叶、任延寿乃至赵佗之死背后，藏着一只操控一切的黑手。一切相关人士，都被不动声色地灭口。

面对这种嘲笑，橙水意外地沉默不语。唐蒙知道他内心正在翻腾，顺势提出酝酿很久的问题：“任延寿为何被害？是不是当晚看到了什么？他跟你提过吗？”

大概是唐蒙表现敞亮，橙水也很痛快地讲出来。他跟任延寿关系莫逆，知道得相当详细。

原来在事发当晚，赵佗在独舍接见了吕嘉、橙宇两人，商谈国事。与此同时，任延寿守在独舍檐下，甘叶则在庖厨候命。大概子时之刻，任延寿去找甘叶，要端夜粥，却发现她不在。”

“壶枣睡菜粥？”

“对，这是武王多年以来的习惯，他睡眠不好，每晚子时必会喝一小碗壶枣睡菜粥。任延寿负责传递膳食与试菜，他到了时辰，就会去庖厨里端粥。”唐蒙敏锐地抓住了关键：“这夜粥里面，应该也添加了蜀枸酱的酱汁吧？”橙水看了他一眼：“我正要讲到这里。”

“任延寿等了一会儿，甘叶才回来。他问甘叶去了哪里，甘叶说庖厨里的蜀枸酱用光了，刚才外出去取，带回一罐新酱。然后甘叶很快熬好了粥，让任延寿送到独舍里去。恰好那边刚刚谈完话，两位丞相起身告辞，武王自己开始进食。没过多久，任延寿听到屋里

有动静，冲进去时发现武王倒在榻上，粥碗打翻在地。”

“不对！”唐蒙忽然脱口而出，“甘叶怎么会缺少蜀枸酱？”

“庖厨里短了几味调料，不是很寻常么？”橙水不以为意。

唐蒙摇摇头：“她既知武王每晚子时要喝粥，应该都提前预算好，不可能临到熬粥才发现料用光了。而且这蜀枸酱的来源十分难得，两个月只得两罐，番禺城根本没得卖。即使甘叶手头用光了，也不是想补就能补到。”

橙水眼神一眯：“哦，这么说凶手竟是甘叶？”

“什么？”

“她借口外出取回毒药，掺入粥里，然后再偷偷放一枚枣核，岂不就可以谋害武王？只有她具备这个条件。”

唐蒙一时语塞，没想到推来演去，居然把甘叶绕进沟里去了。他只得辩解说：“甘叶若参与了此事，应该连夜潜逃啊，又何必留下来畏罪投江呢？”橙水冷哼一声：“死士也不是什么稀奇东西。换了是我，只要拿她女儿命做要挟，她也只能俯首听命。”

“果然只有恶人最知恶人手段。”唐蒙暗暗腹诽了一句，橙水冷冷道：“你这么急着为她辩白，又是图什么？”唐蒙见他似乎认定了凶手，不由高声道：“不对，不对。若依你所言，甘叶打算毒杀武王，然后自杀了事。那她何必多此一举，用枣核做遮掩？”

这个质疑，顿时让橙水无言以对。

唐蒙又道：“而且任延寿还要为武王试膳。如果是甘叶在粥里下毒，也要过任延寿那一关才行，除非，真正下毒的是……”

“胡说！延寿对武王忠心耿耿，绝无歹心！”

两人同时沉默下来。他们唯一取得的共识，就是这罐蜀枸酱肯定有问题。但甘叶和任延寿两个经手人，各有各的嫌疑与矛盾。最后还是唐蒙出言道：“现在下结论还太早，还需要更多线索来判断。当晚任延寿那边，是否还提过别的事情？”

橙水仰起头，迟疑了一下：“那天晚上在两位丞相造访之前，武王与延寿聊过几句，先是抱怨说自家儿孙都不成器，然后拍了拍他肩膀，说了一句‘乃祖之忧，今知之矣’——这话有点敏感，虽然爱书里记下了，但大家都装看不见。”

唐蒙一怔，赵佗这话意思可深了。什么叫“乃祖之忧”？任延寿的先祖任嚣，临终前担心子孙幼弱，果断让位给赵佗，换得家族几世平安。难道说赵佗如今，也有这样的忧虑？

确实，看赵昧那畏畏缩缩的样子，望之不似人君。无论是秦人还是土人，个个如狼似虎，他作为南越共主，很难像赵佗那样靠威望压平。赵佗拿任嚣做比喻，莫非也有让贤之意不成。

看来他与吕嘉、橙宇谈到深夜，聊的大概是托孤之事啊……

唐蒙突然一个激灵，看到远处宫厨飘起的炊烟，他一拍脑袋：“哎呀，我都忘了，那边还炖着寒鸡呢。南越王和世子还在等着用餐，我得先回去。”

橙水点点头，此事干系重大，还得细细揣摩才行，于是两人一同离开独舍。当他们迈出出院墙的小门后，橙水猛然一下拽住唐蒙。唐蒙一怔，以为他还有话要说，不料橙水却扭起头，冲远处的一队卫兵大喊：“有人擅闯宫禁，快快把他擒下！”

唐蒙大惊，明明两人刚才谈得那么好，怎么橙水瞬间翻脸？他想挣扎，可橙水的手如同钳子一般，死死抓牢唐蒙胳膊，直到卫兵们赶到，才缓缓松开。

“我是大汉副使，你们不能抓我！”唐蒙仰起头来，大声抗议。可这些卫兵都留着垂发，就知道是橙氏安排在王宫执勤的土人，对唐蒙的抗议毫无反应。

橙水走到唐蒙面前，阴沉沉道：“正因为你是汉使，才要将你抓起来。”

唐蒙愤怒地瞪向橙水，本以为对方会得意洋洋。不料他看到，那张古板的脸上居然划过一丝歉疚——这个发现，非但没让唐蒙略有安慰，反而浑身冰凉。

要知道，橙水本来也是暗中潜入独舍，不欲人知——这正是唐蒙有底气跟他联手的原

因——但他现在公然喊来卫兵，这说明什么？说明适才两人的推断，已开始接近于真相。而这个真相，橙水绝对不希望汉使深入挖掘，不惜暴露自己也要阻止。

橙水想要为任延寿报仇不假，但他毕竟是南越人，毕竟是土人，毕竟是橙氏子弟。

三方纹花小陶盘轻轻摆在了赵昧、赵婴齐和庄助面前。

盘中各有四块切好的鸡肉，拼成一个方形。肉块的外皮呈深棕色，泛起一层油津津的光泽，靠近皮下的部分则显现出淡黄色，似有卤汁浅浅渗入，越往下肉质越白，层次分明，赏心悦目。在餐案旁边还有一个小碟，里面装着盐梅与石蜜调的蘸料。

赵昧好奇地端详了一下，没感受到任何热气，果然如唐蒙说的，这道菜叫做“寒鸡”。忐忑不安的宫厨在旁边急忙解释：“是唐大使说的，出釜之后，一定要放入井中拔除热气，再端上来。”

赵昧点点头，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放入口中，眼睛不由一亮。寒鸡果然要冷吃，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咸卤的浓香——那张记的豆酱入口太齁，做卤倒恰到好处。鸡肉本身鲜嫩有嚼头，再蘸上一点点酸甜口儿的盐梅酱汁，微带果味，口感清爽不腻，如同一阵凉风吹过盛暑的林间。

庄助吃了一口，搁下筷子道：“《尚书》有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是殷王武丁的贤相传说所说，明说盐梅乃烹饪必备之调料，实则是在劝喻主上，要善用贤良之人为佐使，国政方可清明。”

赵氏父子嘴里嚼得正香，听到寒鸡还蕴含着如此深刻的大道理，味道霎时寡淡了几分，一时颇为尴尬。赵昧转动头颅，有些奇怪，那个一谈起吃的就喋喋不休的家伙，居然不在，如果换了他在旁边解说，吃起来应该会更开心些吧？

旁边宫厨忙道：“唐大使交代完烹饪工序之后，就不知跑哪里去了。我们找了一圈没找到，这才自作主张，把寒鸡先端上来。”

庄助听见两人交谈，暗暗有些焦虑。那家伙怎么搞的，这么半天还没回来，这里毕竟是南越王宫，不要出什么岔子才好。

一直到赵氏父子把盘中鸡肉吃了个精光，唐蒙仍旧没有出现。

就在这时，殿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三人转头望去，发现来的不是唐蒙，而是橙宇和橙水，前者双眼黄得几乎要放出光来。两人见过赵昧施礼之后，橙宇先瞪了庄助一眼，然后大声道：“大酋，宫里出事了！”

赵昧一怔，宫里出事了？他们如今不就是在宫里吗？

橙宇使了个眼色，橙水上前跪在地上：“出事的是武王独舍。”

“啊？怎么回事？”赵昧惊慌地从毯子上站起来，任何与武王有关的事，都会让他异常紧张。橙水顿首道：“适才卫队巡逻，发现有一人在武王独舍附近鬼鬼祟祟，上前抓住盘问，他自称是大汉副使，叫做唐蒙。经过搜查，我们发现他刚刚将一具桐木人偶埋入独舍旁边的枣树下方。”

橙水说完，从怀里拿出一具人偶。人偶长约一尺有余，雕刻得极为潦草，勉强可以分清头部和躯体。

“当啷”一声，蘸料碟被碰翻在地，庄助脸色铁青地站起身来。他厉声大喝：“橙宇！尔等好大的狗胆，居然敢在国主面前污蔑汉使？”橙宇凸着眼睛，看起来比庄助还义愤填膺：“这是中车尉亲眼所见，众目睽睽，人证物证俱在！”

赵昧一听是唐蒙，顿时疑惑起来：“他不是庖厨为本王烹制寒鸡吗？怎么跑到独舍那边去了？”宫厨慌张地摆了摆手：“唐大使说是去寻食材，中途离开了，我们也不敢拦阻呀。”

赵昧看向橙宇，仍旧不解：“他寻食材就去寻，干嘛在独舍埋什么人偶？”橙宇压低声音，气愤中带着几丝恐惧：“我问过几位大巫，都说这是中原的巫蛊之术。只要将人偶

埋入屋下土中，便可以诅咒户主。武王乃我南越的主心骨，在他生前独舍埋入人偶，这分明是在诅咒我南越国运啊！”

一

じ

ぢ
ぢ
ぢ

三

ぢ
ぢ

ぢ

ぢ
ぢ

ぢ

ぢ

埋入屋下土中，便可以诅咒户主。武王乃我南越的主心骨，在他生前独舍埋入人偶，这分明是在诅咒我南越国运啊！”

第十三章

赵昧看向橙宇，仍旧不解：“他寻食材就去寻，干嘛在独舍埋什么人偶？”橙宇压低声音，气愤中带着几丝恐惧：“我问过几位大巫，都说这是中原的巫蛊之术。只要将人偶埋入屋下土中，便可以诅咒户主。武王乃我南越的主心骨，在他生前独舍埋入人偶，这分明是在诅咒我南越国运啊！”

庄助知道南越国上下皆笃信巫术，立刻出言呵斥道：“荒谬！唐蒙是堂堂大汉副使谒者，根本不懂什么巫蛊之事。这是毫无凭据的栽赃！”

“毫无凭据？”

橙宇的双眼闪过一道得意的黄光，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绢帛：“武王祠堂奉牌当日，臣在地上捡到一样东西，正是从唐大使的袖口里滑落而出。”赵昧接过去展开一看，只见线段勾连交错，略无渲染，不明其意。橙宇解说道：“您看，这一道一道代表山势起伏，综合起来，便是一幅白云山的地势舆图。”

赵昧和庄助同时大惊。橙宇不待庄助说什么，又道：“橙水适才紧急搜查了驿馆，在唐大使的房间里搜出许多东西。”

他一挥手，橙水举过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一叠绢帛，里面绘制的线段与白云山舆图如出一辙。橙宇唯恐赵昧不解，还贴心地做了讲解：这是骑田岭的，这是番禺城的……每一幅都十分详尽，不是在短时间内画得出来。

“这些舆图之上，有我南越半壁江山。无论堪舆还是用兵，都大有用处啊。”橙宇别有深意地强调了一句。殿中气氛，一时变得无比凝重。赵昧拿着这些绢帛，手在微微发抖，仿佛正在承受恶毒的诅咒。

庄助脸色铁青，右手握住剑柄，恨不得一剑刺穿橙宇。巫蛊人偶是假，但唐蒙闯宫是真；诅咒王室是假，但绢帛舆图是真。橙宇把真真假假的证据掺在一起，由不得赵昧不相信。

接下来要怎么办才好？庄助心念电转，一时想不出什么扭转局势的好办法，只得先叫责道：“汉使持节，有如皇帝亲临。你们竟敢擅自搜查房间，这是僭越！”

橙宇皮笑肉不笑：“你们在宫中埋设人偶，难道不是僭越？私绘舆图，难道不是僭越？”他一转身，拱手对赵昧大声道：“咱们南越可以倚仗的，只有武王威名和五岭天险。这个汉使先窥虚实，再毁气运，如不严惩，恐怕后患无穷！”

赵昧看向仍旧跪在地上的橙水：“你所见的，确实属实？”

橙水的头保持低垂，闷声道：“是。”赵昧的嘴唇哆嗦起来：“那可是先王的独舍啊，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他忽然扔下绢帛，挥手把寒鸡盘子狠狠打碎，然后一脚踢翻桌案，冲着庄助大吼：“你们辱及先人，未免欺人太甚！什么仁义道德，君子品性，都是假的，假的！”

他最惧怕的就是祖父，最敬爱的也是祖父。眼见赵佗被巫蛊诅咒，心中硬生生逼出了一股上位者的凌厉。

庄助被吼得几乎抬不起头，正要解释，赵昧已转回橙宇，急切问道：“这个诅咒可有禳解之法？”橙宇不慌不忙道：“臣已问过大巫们。他们说，这巫蛊之术十分利害，乃是专为镇压王家之用。诅咒如水，气运如火，水泼火上，自然会把火浇熄。若要禳解，唯有一法，那便是把火烧得更旺，便可以反过来把水蒸干，不受其害。”

赵昧还没反应过来，庄助却第一时间醒悟。他一咬牙，做势拔剑，哪怕自己接下来会被砍为肉齏，也得先把眼前这家伙干掉，不然局面会一溃千里。他右手正要发力，却被一只苍老的手按住鞘口，长剑一时没拔出来。

这么稍一迟延，橙宇的话已经说出口：“只要变王家为帝家，气运定会高涨，诅咒自然也会被禳除，保得南越与大酋无虞。”

是言一处，殿内一片安静。庄助怒目转头，想看看谁拦着自己出剑，却发现竟是吕嘉。吕嘉胸口喘息起伏，可见是听到消息之后一路跑过来的。吕嘉抓住他手腕，扯到旁边小声抱怨道：“你那个副手怎么回事？惹出这么大一桩祸事！”

庄助心中也在骂唐蒙粗疏，可又不能对吕嘉直言是去查赵佗之死。他稍微镇定心神，开口道：“这件事分明是他们橙氏栽赃。而今之计，得先逼着橙氏把唐蒙捞出来，问明情况才是。”

吕嘉苦笑：“我知道这是橙宇栽赃，但眼下最急的不是捞他，而是止损！”

“止损？”庄助脸上闪过一丝异色。

“对，止损。你就说唐蒙有隐疾，突发癫疯或者头风……甭管什么借口，总之都是他自己肆意妄为。你褫夺其副使身份，表示此举与大汉朝廷无关。”

“那他不就死定了吗？”庄助终于冷静不下去。褫夺了唐蒙的副使身份，就意味着他将失去了大汉朝廷的庇护，变成一个普通北人。在如今的番禺城里，一个普通北人会是什么下场，不言可知。

吕嘉看了一眼赵昧，语气变得严厉起来：“国主如今正在气头上，若他一时兴起当场决定称帝，一切皆休。你把唐蒙先扔出去，让他消消气。我才好设法转圜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吕嘉“可是……”

“您当初在会稽怒斩司马，何等杀伐果断，怎么现在倒婆婆妈妈起来了？难道这唐蒙比一个司马还可怕吗？”

庄助握剑的手始终没有松开，可也没继续拔剑，整个人变得和翁仲石像一般僵硬，只有一滴微妙的汗水，从几乎从不出汗的额头沁出，沿着鼻梁缓缓滑落到鼻尖。

吕嘉见他不语，便当是默许，举步回到殿内。远远地，庄助看到他走到赵昧身旁，低声讲起话来。这一番交谈短暂而激烈，赵昧难得讲了很多话，动作很激烈，不时挥动手臂，还有橙宇在旁边扰乱。

可惜庄助站在殿外，听不太清楚，也不想听到。此刻他的五官五感，都深陷在尴尬的泥沼里，连呼吸都觉艰难。这时赵婴齐走了出来，好心地递来一方手帕。庄助木然接过去，把鼻尖上的那一滴汗水擦去。

赵婴齐问先生明日还来讲学吗？庄助想到自己刚才还在侃侃而谈君子之道，不由得自嘲地苦笑一声，没有回答。赵婴齐怔怔看了一阵，没有追问，恭敬地施了一礼，转身离开。

过不多时，吕嘉回转过来，一脸疲惫，可见刚才那一番争论极耗心神：“谈妥了，主上想问一下汉使，唐蒙所为可知情？”

吕嘉说完之后，盯着庄助。庄助知道他在等一句话，只要说出这句话，这场危机便可以暂时渡过。岭南如此潮湿的天气，他却感觉到咽喉无比干涩，像是被人扼住咽喉。吕嘉又催促了一句，庄助只好清了清嗓子，含着泥沙似地说道：“不知……”

短短两个字，仿佛抽去了庄助的筋骨和气力，令他几乎站立不住。吕嘉满意地回殿内复命，庄助一拂袖子，几乎如逃离一般地走下台阶。

回到驿馆之后，庄助屏退了所有人，只留黄同一人在侧。黄同已听说了宫中发生的事，心中忐忑不安。眼前这位汉使似乎比平时更爱干净，用一块麂子皮反复擦着佩剑，仿佛上面沾染了什么不得了污渍。

就在黄同以为他会迁怒杀人时，庄助突然开口：“黄左将，我听唐蒙说，你祖父葬在了中原？”黄同点了点头，庄助叹道：“无论什么人，终究得找到自己的根，方才踏实。乃祖叶落归根，也算可以瞑目，敢问黄左将，你的根又在哪里？”

黄同不知他用意，谨慎道：“我在南越出生，根自然在南越。”庄助斜乜他一眼：“南越人？那请问你是秦人还是土人，是北人还是吕家人？”一听这问题，黄同就知道那天的醉话肯定被唐蒙记下来了，但他实在不知如何回答，只好保持着沉默。

庄助冷笑一声，扔开麂子皮，爱怜地用修长的手指蹭了蹭剑刃，突然横剑于膝，振臂一掇。只听剑身发出一声哀鸣，竟断折成两截。黄同吓得往后退了三步，再抬头一看，发现这位无论何时都保持着仪态的翩翩佳公子，陡然露出一一种近乎崩溃的扭曲神情。

“黄左将，我把这柄断剑送给你，你须帮我做一件事。”庄助低声，双眼密布血丝，“你去把唐蒙救出来！”黄同一惊：“吕丞相知道吗？”

“我这不是求助吕丞相，我这是命令你！”庄助进逼一步，声音愈加严厉。

“大使不要为难在下了，我哪里有这个本事洗清他罪名……”黄同惶恐地摆了摆手。

庄助道：“我不是要洗清他的罪名。只要你把他活着弄出番禺城，送过骑田岭即可。”

眼下为了大局，唐蒙注定要被放弃。但堂堂一位大汉使节，居然被一个蕞尔小国逼逼着出卖同僚，这已是不堪忍受的屈辱。倘若唐蒙因此而死，那对于心高气傲的庄助将是一次极大的打击。

再者说，那些舆图绢帛虽被没收，但唐蒙脑子里肯定还记着，只要他能活着回去，一样可以复原出来。无论从德操还是功利角度出发，庄助都需要唐蒙活下去。

黄同双手捧着断剑，苦笑起来：“庄大夫何必为难我一个小人物。”庄助厉声道：“你自从被俘的那一刻起，在南越便已没有出路可寻了！你和唐蒙一同回去中原，凭这柄断剑，我保你重新寻回你们黄家的根！”

黄同知道，庄助这是算准了自己在南越的窘境，逼着站队。他犹豫再三，只好叹了口气，恭敬地把断剑奉还给庄助：“在下……只能尽力而为。”

庄助没有再叮嘱什么，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让他退下，一个人枯坐在屋内的阴影之中。

唐蒙痛苦地翻了一个身，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南越宫城的监牢并不阴森，恰恰相反，这里的采光非常充足。岭南的阳光如弓箭一样从四面八方攒射进来，刺穿着、烤灼着这个倒霉的囚犯。

唐蒙绝望地把衣袍全都脱光，可身上仍是一层一层地冒着汗，黏腻的暑气渗入肌肤，顺着血管和经络一路焖烧上去，皮肤上全是蒸干后白花花的盐渍，与蚊虫叮咬的一片片大包相映成趣。

唐蒙想伸出手去再喝一口水，可水盆早就空了。他只得勉强从口腔里挤出几滴口水，稍稍润一下咽喉。自己在这个蒸甑里呆了多久？他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水盆被填充了四次，每一次他都一口气喝光。

这点水分只能勉强吊住性命，却无法让头脑维持正常运转。无论是橙水突然的背叛，还是迟迟不来的庄助，唐蒙都已经无力思考。迷迷糊糊间，他感觉自己变成一条釜中的嘉鱼，在滚烫的釜中一遍遍煎熬，鳞皮透软，脂膏融化，意识也逐渐随之涣散，居然还带着点香味。

嗯，这釜里简直是个聚宝盆，蓬饵、髓饼、煮桃、炙串……还有笋尖牛腩、豚皮饼、鹌鹑拌橙丝、经霜的菜苔裹鲤鱼鲙，拌着肉酱的菰米饭，诸多滋味，交混一处，简直什么都有。唐蒙喜不自胜，挣扎着想抓住那些食物，大快朵颐。可釜下的炉火却越发旺盛，熏炙着他难受无比，几乎要消融在釜中。

“等一等，我还没吃完……”

唐蒙猛地大叫一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仍旧置身于监牢之中。他喘息片刻，侧过脸去，却发现身旁多了一双大眼睛，正焦虑地望着自己。

“甘蔗？你怎么在……这？”

“来救你啊！”甘蔗急躁地推动他的身躯，可惜她太瘦弱了，根本推不动。唐蒙挣扎着想自行爬起来，不料裸背被汗液紧紧黏在地板上，他用力一抬，脊背疼得撕心裂肺，像被一只狸猫用爪子从脖颈划到腰下。

唐蒙

，

且

一

一

1

二

三

二

1

三

三

、

三

、

唐蒙猛地大叫一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仍旧置身于监牢之中。他喘息片刻，侧过脸去，却发现身旁多了一双大眼睛，正焦虑地望着自己。

“甘蔗？你怎么在……这？”

“来救你啊！”甘蔗急躁地推动他的身躯，可惜她太瘦弱了，根本推不动。唐蒙挣扎着想自行爬起来，不料裸背被汗液紧紧黏在地板上，他用力一抬，脊背疼得撕心裂肺，像被一只狸猫用爪子从脖颈划到腰下。

第十四章

“甘蔗？你怎么在……这？”

“来救你啊！”甘蔗急躁地推动他的身躯，可惜她太瘦弱了，根本推不动。唐蒙挣扎着想自行爬起来，不料裸背被汗液紧紧黏在地板上，他用力一抬，脊背疼得撕心裂肺，像被一只狸猫用爪子从脖颈划到腰下。

唐蒙疼了好一阵才缓过来，甘蔗把脸偏过去，递来一个竹筒。唐蒙这才想起来自己是赤身裸体，连忙把旁边的衣袍捡起来穿上，咕咚咕咚把竹筒里的清水一口气喝光，一抹嘴才问道：“我这是关了多久了？”

“三天了。”甘蔗心疼地望着他，赶忙拿出两枚冬叶包的裹蒸。唐蒙饥肠辘辘，恨不得一口一个，一边咀嚼一边问道：“他们怎么会放你进来？”

“开始是不许的，但后来橙水准许我送点清水和裹蒸进来。说你是宫廷要犯，不能在审判前死了。”

唐蒙“嘿”了一声，也不知橙水这是有限地表达一点点歉意，还是要把自己利用到死。甘蔗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颊，责怪道：“你这个蠢北人。如果不是黄同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竟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跑去独舍。”

唐蒙先是苦笑，然后“咦”了一声，追问道：“是黄同跟你说的？”甘蔗点点头。唐蒙又问：“他没说别的？”甘蔗对黄同没什么好感，一撇嘴：“他一个秦人，还能说什么？”

有了食物补充，唐蒙的思维稍微恢复了一点敏锐。黄同如果真要来捞人，用不着通知一个孤弱女子。甘蔗出现在这里，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外面情况变得很严重，严重到庄助和吕嘉无法施救，只能通过甘蔗这种毫无威胁的小角色送点饮食，聊表关心。

也就是说，他已经被放弃了。

唐蒙摸了摸下巴，意外地并没多惊慌，大概也是因为没什么力气惊慌。他伸开双臂，重新躺倒在地，有些如释重负。

“为了一罐蜀枸酱，值得吗？”甘蔗盯着他。

“其实我不是为了蜀枸酱。”到了这个时候，唐蒙决定还是说实话的好。甘蔗似乎并不多惊讶，垂下头小声道：“我知道，我一个小酱仔，谁会平白无故关心呢？”

唐蒙歉疚地看了她一眼，这时外面传来卫兵的脚步声：“时辰到了，快点离开。”甘蔗扬声对外面喊道：“裹蒸不能吃得快，得慢慢嚼，再等一下吧。”卫兵骂了一声：“临死之人还这么多讲究！”甘蔗扬声道：“是橙水让我进来的。”

卫兵一听这名字，也只能悻悻踱步离开。唐蒙正要开口，甘蔗把手指放在唇边，“嘘”了一声，往下面一指。

顺着甘蔗的手势，唐蒙发现这个监牢的地板下方，隐约可以看到一个空洞。透过板条间隙，隐约可以看到空洞里盘踞着几条蟒蛇。

“这是要我主动被蛇咬死，体面自尽？”唐蒙冒出一个荒谬的念头。甘蔗也不多言，从胥余果壳里掏出一把小巧的石锤。真亏她藏得巧妙，卫兵恐怕想不到那个盛满清水的果壳底部，居然还能放下这东西。

甘蔗拿起锤子，狠狠朝地板颜色最深的地方一砸。这种高温湿热的环境，板条早已朽烂不堪，颜色越深说明烂得越彻底。只见锤头落处，碎屑飞溅，断口处还有不少白花花的木蛆爬出来。唐蒙见她挥动几下就满头大汗，接过手去帮忙一起砸，很快地板上就出现一

个洞。

“跳下去！”甘蔗催促道。

唐蒙心想，自己吃了一辈子肉，死于动物之手也算公平，一咬牙跳了下去。等到他跌到空洞底下，爬起来环顾四周，这才发现那些东西根本不是蛇，而是几条盘根错节的老树根。从树根走向能看得出来，它们应该同属于一棵巨大的榕树，伸展到监牢下方，生生在泥土里挤出一块空间。这些树根之间交错出一些空隙，似可勉强钻行。

真亏了甘蔗怎么发现这一条路的，唐蒙暗暗惊叹。这时他感觉脚下一阵吱吱声，几只大黑老鼠飞快地跳过脚背，钻入树根空隙消失了。他突然意识到，这棵榕树自己曾经见过的，应该就是甘蔗栖身的家！

唐蒙被关入监牢时就注意到了，这里位于宫城东南角，毗邻宫墙，而甘蔗住的榕树，恰好与宫城东南一墙之隔。他的脑子里稍做定位，立刻判明了两者的关系。榕树的根系极为发达，顺着宫墙下方侵入，变成一条天造地设的通道——当然，这根本不算巧合，宫城东南地势卑下，所以只有关押犯人的场所、排污区域和赤贫民众才会安置在这里。

这地板从下往上没法砸，所以甘蔗假借探监之名，从上往下开路。接下来，两个人只要从榕树根下钻过宫墙，就可以逃出生天。

唐蒙欣喜之余，仰起头来，伸出双臂，等着甘蔗跳下来。

可就在这时，卫兵的脚步再度接近监牢，又来催促。如果被他发现这个大洞，那就彻底完蛋了。甘蔗咬了咬嘴唇，抬起头对牢门外大喊道：“你等等，马上就好啦。”然后把头转回来，俯瞰着唐蒙，难得露出一个微笑。

唐蒙大惊，他一瞬间就看出来她要干嘛。甘蔗开口道：“你快走吧，钻过树根上去，会有人接应的。”

“快跳下来！现在走还来得及！”唐蒙大吼。

“来不及了，总得有人拦在门口才行。”甘蔗把枯黄的几缕头发撩上额头，眼神先是坚毅，然后忽又柔软起来：“你现在可以去打开那个胥余果壳啦，我当你完成承诺好了。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回到中原，找到我父亲，替我问问他，想不想我的阿姆，想不想我。”

说完之后，小姑娘的脸从洞口消失了。那一瞬间，她的脸和梦境中某一个人的脸重叠在一起，令唐蒙的脸颊剧烈地颤抖起来，仿佛被一根长矛戳中了最深的旧伤。

但这个时候，已容不得他拖延。唐蒙一咬牙，低头钻进树根底下去。他的体型比较臃肿，挤过根隙很费劲，必须要巧妙地调整角度，徐徐前进，才能避免蹭伤。

可唐蒙此时就像一头红了眼的野猪，不管不顾地猛冲硬闯。粗粝的根皮和岩块不时刮开皮肤，割破血肉，整个人很快遍体鳞伤，可冲劲却丝毫不减。

待得他顺着天光方向，拽着藤蔓爬上地面，发现出口恰好就在甘蔗在榕树下的家里。此刻等候在那里的，却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梅耶？”唐蒙一怔。

梅耶见一个浑身破破烂烂的血人钻出来，吓了一跳，旋即冷静下来，朝他身后看去：“甘蔗呢？”唐蒙低声道：“她去拦住守卫。”梅耶脸色陡变：“所以你就把她扔下不管了？”唐蒙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无言以对。

“果然一出事，你们北人跑得比谁都快。”梅耶讥讽了一句，“不过算了，甘蔗说用他爹的人情换一次遮掩，可没说遮掩谁——我们快走吧，她一个小姑娘，可挡不住多久。”

一辆牛车停在大榕树下，上面搁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酒瓮，众星拱月般地围着一个大酒缸。梅耶让唐蒙跳进缸中，盖好盖子，然后驾着牛车迅速离开。

唐蒙蜷缩在酒缸里，听见外面除了“咯吱咯吱”的车轮声之外，还能听见一片古怪的喧闹声。如江似潮，似是很多人的叫嚷声聚合在一起，不断变化和移动着，从牛车两侧呼啸而过。期间车子还停下来几次，隐约可以听见梅耶的声音，似乎是被阻拦了。

好在有惊无险，牛车很快顺利抵达了酒肆，直接开进了后院小酒坊。梅耶跳下车，敲了敲酒缸，却没动静。“不会死了吧？”她嘀咕着掀开盖子，发现唐蒙蜷缩在里面，整个人陷入一种呆滞状态。

“喂喂，快出来，你要在里面呆多久？”梅耶伸手抓住他的发髻，拼命摇晃。如是三次，唐蒙才缓缓抬起脖子，眼神恢复，仿佛刚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梅耶道：“我联系了相熟的私酒贩子，一会儿你从他们的渠道出番禺城，接下来，我可就不管了。”

唐蒙从缸里摇晃着站起身，脸颊带着潮红：“我不会走。”

“亏你之前还拿私酒的事威胁我，现在怎么着？还不得靠这个逃命？”梅耶讥讽道，讲到一半才反应过来，“什么？你不走？”

“对，我的事情还没查明白。”唐蒙语气坚定，肩膀微微开始发抖，整个人陷入一种古怪状态。梅耶大为恼火：“你知不知道，甘蔗为了救你，是怎么跑过来求我的。她现在连命都交代进去了，你就这么浪费？”

“正因为她把命都交代进去了，所以我才不能走。我得帮她阿姆洗清冤屈，说好的事情。”唐蒙喃喃道，推开梅耶朝外走去，“我要先回驿馆一趟。”

梅耶双手抄在胸口，只是冷笑：“我看你是在牢里被热糊涂了，不知道这几天整个番禺城都开了釜了——汉使埋设人偶，用巫蛊诅咒先王，这件事在城里简直要传疯了。”

唐蒙眉头微微扬起，人偶？巫蛊？这是什么。他被橙水扣押起来之后，直接投入监牢，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浑然不知。梅耶疑惑道：“难道你没做么？”她把外面听来的传言讲了一遍，唐蒙忍不住大为惊叹，橙字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

梅耶敲了敲木桶：“你来的路上也听见了，街上现在全是人。城民们都很愤怒，都纷纷朝着驿馆那边聚拢过去，要汉使滚回去，要为武帝报仇，严惩你这个恶毒的巫师，你敢现在露头，恐怕会被城民打死在街头。”

唐蒙愣了愣：“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梅耶道：“严惩你这个恶毒的巫师啊。”“上一句。”“为武帝报仇。”

唐蒙“嘿”了一声，暗暗钦佩。毫无疑问，这背后肯定有橙氏之人在煽动。巫蛊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虚无缥缈，偏偏大部分人都笃信无疑，流传极快极广。只要稍做挑唆，他们就能煽动起巨大的民意。等到万民皆高呼赵佗为“武帝”，橙氏再提称帝之议，赵昧也就从善如流了。

那个橙字，可真会一根甘蔗榨到干。唐蒙本以为橙氏抓到自己，最多是在朝堂上闹一闹，没想到橙字反手一记栽赃，竟能裹挟着民意，把自家的大事推进了一大步。

“你呢？你信不信我埋下人偶，诅咒赵佗？支不支持南越王改帝号？”唐蒙问梅耶。

梅耶一扬手腕，一脸无所谓：“我信不信，根本不重要。大酋称帝不称帝，与我有什么关系？是能减点税？还是能少服点徭役？”

“可惜番禺城的大部分百姓，没你看得明白。”唐蒙一边用井水洗脸，一边说。

梅耶冷笑着抬起残疾的右手：“如果他们像我一样，因为一点小错就被斩下手腕，赶出宫去，大概也就没什么心情掺和这种事了。天天嚷嚷着土人秦人，好像分清楚了能当饭吃似的，真以为自己能为朝廷分忧？到头来，还不是上头的几个人得利，我们这种升斗小臣该受苦还是受苦。”

唐蒙知道她那只断手，必然背后有一个悲惨故事，可眼下实在没有余裕去关心。

“我会尽量小心一点，但我必须要回去，我得把甘蔗救出来。”他的语气迟缓沉重，却有着一不容动摇的坚定。梅耶见他坚持，也不再说什么，拿出一套南越人常穿的凉服和一双木屐让他换上，又取了些酒糟抹在领口。

“你若被官府盘问说错了话，就推说自己喝多了，也许能遮掩一二。”梅耶顿了顿，又叮嘱道，“你可千万要把甘蔗救出来啊，她够苦的了，不要像她娘一样……”一提及甘叶，梅耶的声音微微颤抖了一下，眼神很是复杂。

“放心好了，她是为了救我，我岂能弃之而去。”
“如果真把她救出来……”梅耶又道，“能不能把她带去北边，送到她父亲手里？”
“呃，这个可不确定，但我尽力。”
梅耶犹豫了一下，露出一丝略带尴尬的笑容：“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你能找到卓长生，把甘蔗送到，能不能顺便问一句，是否还记得梅耶这个人吗？”
没等唐蒙答应，梅耶已迅速转过身去，推开了酒肆后院小门。

二

文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放心好了，她是为了救我，我岂能弃之而去。”

“如果真把她救出来.....”梅耶又道，“能不能把她带去北边，送到她父亲手里？”

“呃，这个可不确定，但我尽力。”

梅耶犹豫了一下，露出一丝略带尴尬的笑容：“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你能找到卓长生，把甘蔗送到，能不能顺便问一句，是否还记得梅耶这个人吗？”

没等唐蒙答应，梅耶已迅速转过身去，推开了酒肆后院小门。